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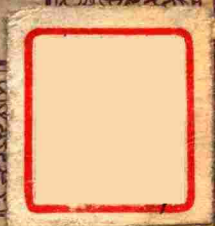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中國美術史

大村西崖著
陳彬蘇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美術史

大村西崖 著 陳彬蘇 譯

國學小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譯蘇彬陳 著崖西村大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 山 寶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NE ARTS
BY OMURA
TRANSLATED BY CHEN PIN HUO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別彬蘇纔三月，其間息耗時至，知方從事撰述。昨以書來，則所譯中國美術史，已殺青矣。吁！何其速也！夫東方之有美術，古已。伏義畫卦，爲書之始。有虞作繪，爲畫之始。近代流傳金玉龜甲諸器，類多殷周以前所作，則知制器尙象，世界實莫予先。顧自文藝復興以還，西方美術，日新月異。返觀東方，則時代愈降，美術進步愈少。此何以故？豈非以缺乏統系紀述，恣人探討，遂不免呈天闕黃萎之觀歟？雖然，近來學者亦知是事之重要，而亟亟美術史料之搜採是務。以余所見，此種撰著，已約略可數：如義寧陳氏書，溧陽姜氏書，衡陽馮氏書，浙杭葉氏書，皆其卓卓者。馮葉兩書，視前兩家之僅論大略者，尤爲精審，惜全書尙未脫稿，無以鑿學者之渴望。彬蘇迻譯之書，余雖未窺全豹，然觀其搜羅之富，體例之精，與其學問思想之博瞻銳敏，可決其毫無遺憾。說者謂希臘溫尼士（Venus）雕像之發掘，爲西方文藝復興之動機。學者果取彬蘇譯本，相率爲美術統系之研究，安知他日此書不爲東方文藝復興之椎輪耶？彬蘇漫徵余序，輒爲之說如此。因以諗夫提倡美術者，咸致力於是可也。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彬縣陳延齡序。

序

本書原著者，爲日本大村西崖氏。氏於東亞美術，曾經數十年之研究，今年逾古稀，猶主東京美術專門學校講座。彼都人士，固多好古敏求之士，重以政府之獎勵，公共學術機關之庇藏，蒐羅宏富，足資專門家研究之助，而氏之成就，得力於此者，正復不少。往者我國羅叔言氏，僑寓東都，得一精品，必邀氏互相鑒定，考訂金石，過從甚密，足以知其造詣之深已。氏於藝術方面，撰述頗多，而於佛教圖象，探討尤勤，頃又有佛像新集之刊布，愛好美術，老而彌篤。

本書之作，初爲美術學校諸生講授之用，其所研究之範圍，包含東亞各國之藝術；而東亞各國，實以中國、印度、日本爲最重要，故均有詳備之記述。後以卷帙浩繁，乃釐分爲三，於明治三十四年即國光緒二十七年單行刊布。今所迻譯者，僅限於中國之一部，雖非全璧，而實全書精神之所寄；蓋三國之中，其文化之年代最久，而文獻之材料，又最豐富，偉大藝術品之遺留於今者，亦以中國爲最多。

日本文化，在中古時代以前，實由中國所輸入，卽美術史之年歷，亦僅中國三分之一，故其作品，渲染中國之色彩最濃。印度雖爲古代文明國，自有其獨創之風格，然自唐代以後，佛教寂滅，藝術亦

漸趨消沉，延至近世，彼都有志之士，反須向中國探求，衰頹之象，概可想見。故敘述東亞之藝術，祇須注重於中國，即能綱舉目張，不涉支蔓。而關於工藝之敘述，尤爲本書所特別注意之點；蓋工藝之在當時，雖出於純粹技藝者之手，其目的亦在供生活上實際之用；然代易時移，歷劫幸存，吾人摩挲而撫玩之，彷彿神遊千載之上，因以溯往昔剏造之原，考先民製作之精，其裨益於考古之處實大。且當時之裝飾物，如挂軸，屏風，佛像之神龕，文房之用品，以及園亭臺榭之陳設，在在與美術有相聯之關係。即普通使用之事物，亦可考知當時社會之風俗，生活之狀態，豈可因其材料之貴賤，而遽加以軒輊。本書作者，對於工藝物詳述靡遺，意在斯乎！

考中古美術，以唐代最爲發達。而唐代藝術品，尤以雕刻與繪畫，具有特殊之風格。蓋自漢代以來，白馬傳經，印度佛典，漸次流傳中土；唐時玄奘法師，留學彼邦，交通益繁，於是佛教圖象，亦次第輸入，中印美術合併後，遂開美術界空前未有之大進步；而吳道子之繪畫，與楊惠之之雕塑，在當時胥有聖手之稱，惜時代隔離太久，且中經兵燹，遺物半多散佚。道子之畫，雖間有流傳，然真贋揉雜，魚目莫辨。而楊惠之作風，自經東坡讚賞而後，數百年間，轉辱沒於塵封鼠穴之間，與一二鄙僧僧徒，度其

寂寞無聊之生活，此固西崖氏所夢想冥索，而不能見者；迨至民國十三年，經顧頡剛氏之考訂，始知湮沒近千載之神物，尙巍然存於蘇州甬直鎮之破廟頽垣中，經風雨之侵蝕，行將與草木同腐；惟時氏方教授美專，乘假期之便，遠涉重洋，訪求遺物；其致譯者書云：

「承示楊惠之之瘞像，現存甬直鎮保聖寺。鄙人曾著中國雕塑史略，述惠之之事，擬以「塑聖」會聞惠之所作黃巢，尙存而不毀。竊思雕塑之風，至盛唐一變，如太原龍門新窟所刻諸像，姿態衣褶，委曲精詳，奕奕如生，必出惠之之手，及見保聖寺羅漢像影片，始得其確，何快如之！鄙人擬於四五月（今年）之交，重遊燕京，觀故宮博物院，并南下訪甬直鎮惠之之遺迹，爲之攝影……」

吾人於此，可以想見氏愛好藝術之篤，老年猶不憚跋涉風塵之勞，以尋求研究學術之資料；亦可見氏於考訂古物，不徒事餽釘舊籍，作模糊影響之譚，以僥倖得淹博之譽，尤須憑耳目之聞見，以資印證。——此種老而好學，與不敷衍苟且之精神，誠足以藥青年淺嘗卽止之病。而我國號稱聲名文物之邦，承受先民至豐富之遺業，匪特不能發揮，卽固有之物，亦聽其日就漸滅，反須從外國之撰述中，以考求本國之學術，把筆至此，不禁內愧無藝。雖然，輓近以來，袞袞諸公，祇沈醉於觸角之爭，而

蚩蚩小民，亦徒爲私利之務，舉國人士，幾全爲鄙俗之利欲所薰陶，無復高尚雅潔之思想，其弊在於主持教育者無純正之藝術，以涵養青年之德性，一任其萬馬奔騰之情性，以馳騁於嗜欲之場，於是蔡子民氏乃倡爲美術代宗教之說，思所以挽救之。然我國關於藝術界之著述，率多東鱗西爪，支離破碎，令人如處五里霧中，茫然不知所向，卽最近戴岳氏所譯英人 *S. W. Bushell* 著之中國美術，蒐羅雖稱宏富，而其撰述體裁，無甚系統，且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本書作者，能見及此，仿史家編年之例，其敘述自上古以至清代，元元本本，有條不紊，學術貧荒之中國，得此或不無小補。此不佞譯述戴事，所引以自慰者也。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十五日，陳彬龢識。

中國美術史

目次

第一章	太古	一
第二章	唐虞	一
第三章	夏	三
第四章	商	四
第五章	周	五
	繪畫	
	玉器	
	銅器	
	陶漆	
	雕刻	
	石文	
第六章	秦	一二
第七章	漢	一四
	前漢之繪畫	
	後漢之繪畫	
	石享堂	
	石闕及石人獸	
	碑碣	
	書及文房	
	廟像	
	明器	

瓦甃 陶漆 玉器 銅器 宮苑之裝飾

第八章 三國……………三三

第九章 晉……………三五

書畫 文房 雕刻 工藝

第十章 南北朝……………四一

書畫 文房 南方之佛教像 北方之石窟 造像 道教像 佛道像以外之雕刻及工

藝

第十一章 隋……………五七

書畫 佛道像 工藝

第十二章 唐……………六一

初唐之繪畫 盛唐之繪畫 中唐之繪畫 晚唐之繪畫 壁畫 功德幢及移動壁畫

屏風 掩障 鑒藏 印記 裝褫 畫估 畫品 畫史 論畫 書 論書 書品 刻

書 榻摹 文房 佛教像 道教像 廟祠像 陵墓之儀飾及碑碣 明器及俑 金工
漆工 窯工 織染 螺鈿 木畫鏤牙 雕石

第十三章 五代……………一二二

繪畫 鑒藏 文房 造像 粧璽 瓷器

第十四章 宋……………一二八

北宋之院人 專家及佛教畫 軒冕巖穴之繪畫 翰林圖書院 南宋之院畫 南宋之

佛教畫 書 法帖 圖章 鑒藏 裝褙 印記 挂軸與壁畫之興廢 扇畫及小幀

畫史 論畫 畫品 刻書 文房 古玩 佛道像 雜雕刻 漆工 窯工 錦綾 刻

絲

第十五章 元……………一七〇

書畫 鑒藏 裝褙及畫傳 論書畫 文房 造像 窯工 漆工等 氈罽及錦綾

第十六章 明……………一八二

院畫 浙派 士夫文人之山水竹石 花卉 人物 褶疊扇 畫圖之刻本 書 篆刻

鑒藏 冊頁 畫傳 論畫 文房 雕刻 金工 漆工 窯工 織繡

第十七章 清……………二一七

浙派 袁派及國初之南宗 雍正 乾隆之繪畫 嘉道間之繪畫 晚清之繪畫 書

篆刻 鑒藏 畫傳 論畫 畫圖之刻本 文房 雕刻及玉石 漆工 金工及織繡

窯工 建築

中國美術史

第一章 太古

中國本爲游牧民族，至有巢氏構木爲巢，神農氏教民稼穡，始漸易其俗，集於黃河流域，神農氏又嘗百草，製醫藥；伏羲氏製網罟，收漁利，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至黃帝軒轅氏，又造舟車，製兵器，興蠶桑之利，鎔銅鑄鼎，開算數之法；觀天文而立干支，造曆數；定五音十二律之音樂。自是而後，始可計年，文化發達，於是乎見。又有昆吾者，任爲陶正，陶器亦因之而起。其時創造文字與圖畫者，則有黃帝之臣蒼頡與史皇二人。蒼頡造文字，史皇造圖畫。文字之構造方法，稱爲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其象形字之與圖畫，在當時則幾相類者也。

第二章 唐虞

自黃帝以後歷四代，

少昊金天氏都於青陽（山東交州府窮桑）八十四年。顓頊高陽氏都於高陽（河南杞縣）七十八年。帝嚳高辛氏都於亳（河南偃師）七十年。

帝擊在位九年。西曆紀元前二五九七年至二三五八年。

文化已漸次發達。至帝堯陶唐氏，都於平陽（山西臨汾縣）百年。西曆紀元前二三五七年至二二五

六年。帝舜有虞氏，都於虞（山西平陸縣虞城）五十年。承其遺業，更發揮而光大之；於是漸脫茫昧

時代之習，而進於宗法社會之域。其尤有關於工藝品之進步者，厥爲制定氏姓，及祖宗之廟祀，起後

世宗廟明堂之制；序爵位禮制，以祭天地神祇；造五瑞五器之玉物，以序尊卑；成五采之繪，以明服章。

五瑞者，卽五等之圭璧；五器者，卽用於祭祀之物。在昔石器時代之雷斧石槌，已笨重不適用；雖各種

禮器，至周始更完備，而爲六瑞。王之鎮圭，公之桓圭，侯之信圭，六器（蒼璧（天）、黃琮（地）、青圭（北）、

玄璜（北）。等物；然追其創制之原，則帝舜時代已有琢飾之雕礪。服章之彩繪，卽後世所謂之袞冕十二

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可見文物之漸進於粲然矣。陶器爲舜在河濱所製者，皆非陋窳；禮器製成泰

尊，虎彝，雉彝，數種。尊爲盛酒之器，彝爲裸酒之器，其虎雉二彝，卽所以繪服章之宗彝。陶器及木製之

器，外繪以虎雉之形。考有虞之世，所以有如此之進步者，以能創造祭祀禮儀，故各種器物，亦因之而

發明。樂器在上古時雖已發明，然至唐虞之時，而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始完備。其後共工官名作鐘，因有祝，故

音木製之樂器，啟形之音樂。故音樂及鑄銅刻木之技，亦漸有進步，特以鐘爲金屬樂器之大宗。周代伏如虎，背有鈕，銛之遺品，至今尙可考見。鼎亦爲觀察古代藝術最切要之寶器；想自有虞之世，曾有鑄成幹蟲篆帶之文飾，亦未可定。黑漆之食器，亦虞舜時所成也。

第三章 夏

至於三代，夏商文化又大發達。夏都於河南陽翟（禹縣）。四百二十二年。西曆紀元前二二〇五年至一七八四年。禹之時始以文飾鑄之於鼎，圖成山川奇怪，魍魎魍魎。古銅器之文，與使用最廣之雲雷文，及囀之制，皆創於夏時。考囀字之缶，陶製之樂器。卽雷之重文之省畫，便可知雕刻文樣於大陶器矣。雞彝與黃彝，亦爲夏之創製，飾於瓦木之器，足以考見者：雞彝以雞之形，黃彝以龜之目，飾以黃金者也。或黃彝其初爲銅器；其龜目，用金錯鑲嵌，或塗金，亦未可知。斯時之織物，亦大進步。所織之物，以錦文爲多，亦有織成貝文者。漆器亦爲夏禹所造，其造成之祭器，外施黑漆，而以朱色畫於其內云。

第四章 商

及至於商初都於亳（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既而徙于相（河南彰德府）國號曰殷後又徙於亳（河南衛輝府洪縣）六百四十九年西曆紀元前一七八三年至一三五年工藝既興，分類益繁，六工各有專職。所謂六工，即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是也。土工爲陶瓦之器，金工則冶鑄銅器，石工，木工，獸工，則各爲石作，木作，及皮革細工之事。祭祀所用之禮器，至是亦新有創製。其較著者，則罍與著尊。著尊不加文飾，而罍則飾以禾稼。又此外之食器，雖杯觴之微，亦施以刻鏤。當時所作之銅器，雅有文飾，即其鼎彝，隨處可以考見。製造雖不及周代之多；然今所存之鼎，尊，彝，卣，觚，爵，盤等古器，文字漫漶，故周器商器，至易混淆，雖鑑別名家，亦難辨認。但其文飾，雅有古朴之趣，而銘文亦可識別；大抵款識悉爲古文，無有用籀文者；且字數極少，不若春秋所載周器銘文之長。若一字銘，則幾限於商器，古人曾有言之矣。即如庚，辛，癸，子，孫，舉，木，田，中，非等字，或爲當時帝王之名，或紀年代先後之序。更有立戈，橫戈，禾，斧，矢，車，兕，雌犀一角龍，虎獸之形，及人之持戈，戟，旂，刀，干等之款識，殆爲商器之特徵。器物之中，如有上記之文字或象形者，即宗廟之器。銘文中之人名，有「祖乙」，「小

乙，「武乙」，「天乙」等字者，亦可斷爲商器。其人名可據經傳而考證之。其器之年代及由來，可以推考而確知者則少。自晚清之季，殷墟河南彰德掘得刻有卜占文字之龜甲獸骨出，而商代文字，因以考知者數百字；又在同處發見牙角所作器物之斷片，有類銅器文字之雕刻，而古物學家鑒識商代銅器，乃得一有力之證明。關於繪畫之文獻，在商代甚少。僅史傳所記，湯因夢見天賜良弼，乃圖畫其姿容，遍求於天下，竟得良相伊尹。則其藝術之精絕，亦可以想見矣。

第五章 周

周以豐（鎬京，陝西長安縣西）爲西都，以洛邑（河南洛陽）爲東都，八百七十九年，西曆紀元前一一三四年至二五六年。則綜合夏商二代之美，以完

成郁郁乎之文化；其制度之精，典禮之備，固已燦然。周禮一書，原爲紀述當時實施行政之事；繪畫藝術，亦極注重。冬官有役人之官，地官有掌管地圖之吏。在太常，旂，旗，旒，皆旗之一種等之旗幟，則各畫之以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在王宮之正門，則畫之以虎；在射禮之侯，則畫之以雲氣；又於王座之後，則畫之以斧置似屏風，以示威；在明堂四門之墉，小則畫堯，舜，桀，紂之象；及周公抱成王以朝諸侯

之形。是蓋隨時隨地而施各種象徵之彩繪，使觀者觀茲善惡之狀，以爲興廢之戒也。且當時壁畫，非僅限於明堂，卽王侯公卿之家廟，亦極盛行。在楚則有圖成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及古聖賢與怪物之行事。屈原之天問，乃觀此而作者也。觀後人所繪之離騷圖，亦可想見當時壁畫之狀。相傳能畫之人，如穆天子傳之封膜，爲周君畫筮之人；宋元君之槃礴畫史之敬君，爲齊王畫九重臺；魯公輸班，能寫水神杼留之貌；此皆其卓著者也。時有爲齊王繪畫者，答王之問曰：畫犬馬實難，畫鬼魅則易。此殆論畫之曠矢歟？

各種工藝，至是亦漸發達。商之六工，增爲八材；八材者，卽珠，象，玉，石，木，金，革，羽是也。各有專職，以充國用；而玉工尤爲重要。玉府有玉人，雕人，以作服玉，佩玉，含玉，玉敦。六瑞六器之制，亦至周而始完備。六瑞之玉，用以示爵位之崇卑。鎮圭，則雕琢四鎮之山；桓圭，則雕琢宮室之象；信圭，躬圭，則雕琢人形；穀璧，則雕琢米粒；蒲璧，則雕琢編爲網目之蒲席文。六器亦多有雕琢之文飾。白琥，則有作虎形。此外如冒玉，四圭有邸，大圭，土圭，裸圭，珍圭，琬圭，琰圭，一圭有邸，璋，邸射，璧，琮，穀圭，大璋，中璋，邊璋，瑑圭，牙璋，駟琮，兩圭有邸，瑑琮，玦，琫，玦，琫，玦，帶鈎，玉几，玉案，玉爵等，爲用途各殊之種種玉器，大抵多爲琢

飾而施以雕碾者也。璧於圓板之中，有圓孔之玉，圭形似笏，璋則僅有其半，琮爲八角板，璜半璧，冒則爲諸侯入朝天子之時所用之玉，圭有邸，則爲圭之顯於璧者，璋邸圭，則爲半圭之顯於璧者，璜爲禱旱之用，狀若龍形，玦爲有缺之環，琫爲佩刀之上飾，琕則其下飾也。至今皆不可得矣。至於穆王西遊之事，雖似怪誕，然其時于闐崑崙之玉，輸入頗多，則亦非盡屬子虛也。但周漢古玉之存於今者，以與明清之新玉比較，則雞冠紅，蒸栗黃，甘青，翠碧，羊脂等美玉，不可多見，大抵是璫玉，蒼玉，其中雖有白玉碧玉，然其色多不純一，惟雕碾之巧，則有一種不可言喻之古趣，加以土鏽，血浸，銅浸，水銀浸等之古色，與化蝕之鬆面，更增人賞鑑之興味。如此玉器，不獨爲後人所珍重，即當春秋自平王東遷至考王時代戰國威烈王以後之際，亦極寶貴，觀於孔子答子貢之問，與史傳所記朝聘盟會之際，關於獻玉，納玉等事，記載甚詳，則其重視可知矣，其製作之發達，豈偶然哉！

銅器之製作，在周代，更有可驚異之成績。夷考金工分職之制，則鑿氏爲削，冶氏爲殺矢，戈，戟，甬氏爲鐘，栗氏爲量，鍛氏爲罇器，農具桃氏爲劍。周於祭祀賓客之禮之酒器，謂之六彝六尊，至是而始備。六彝者：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雉彝。六尊者：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各視其禮之用而異其

中虎，雖二彝與大尊，則爲有虞之遺制；雞，黃，二彝與山尊，卽則爲夏后之遺制；罍彝與著尊，則爲商代之遺制；犧象二尊，據經傳所載，則爲周代之創製無疑；鳥彝未聞於夏，商大抵亦至周而始有也。犧尊若牛形，象尊若象形。其器之全體，皆成動物之形；穿其背以盛酒於體內，亦能用以酌酒也。所謂鳥彝，雖未見於金石之著錄，然彝與尊，其名相通，故亦可謂之鳥尊；近年自山西新出土之陶製鴝尊，及銅器，卽此類也。鳧尊則穿其背而著提梁於其口邊，首尾兩足，悉成鳧形，以嘴爲流。鴝尊則亦全體如鴝形，以首爲蓋，與卣相類。其時寫生之妙，已可想見。虎彝，雖非虞夏之物，而其器之成爲虎，雖形，則據其名字，可以推知。雖彝，今已不可復見，但虎形之卣，至今猶有存者。壘，甗，甗，甗等，本爲陶器。豆爲木器。簠，簋，則望文生義，可知其爲竹器。然今之周代遺物，皆爲銅器，是則夏商之世，所有者爲瓦木之器，至周而始以銅鑄者也。如樂器之鼓，商代，鞀人以獸皮作之；周代亦罕有用銅鑄者。古代之祭器，樂器，迄今遺品尙多；當時冶鑄鐘鼎之盛，由此推之，思過半矣。茲特略舉其品目於下：

炊烹之器，則有鼎，爲和五味之器。圓者三，高似圓鼎，似斧而斂口。甗，上蒸下煮，有隔。盂，調味之器。有提梁或紐，如流。足，方者四，有兩耳。鬲，而款足，有兩耳與環。甗，款足與鬲同。盂，器有蓋。多之鳳，有提梁或紐，如流。足，方者四，有兩耳。鬲，而款足，有兩耳與環。甗，款足與鬲同。盂，器有蓋。等。盛酒之器，則有尊，如瓶而壘，而大彝，兩耳，似彝。卣，盛香酒之中尊，有蓋。等。

酒觴之屬，則有爵，有流，尾蓋兩觚，似尊而細，有侈解，侈口，似爵，無耳，似爵而大。其餘各飲食之器，則有簠，簋，皆熟食所用之器。簠爲方者，以盛加膳豆，以盛濡物，形敦，兩耳，有蓋，圈足，連方座，或三足。甗，似壺而低，盛酒漿，有方圓二種。等，盥滌之器，則有匜，注水之器，有流鑿，圈足，盤，有謂用以就甗，圈足，多貫耳，或有環。等，樂器則有鐘，鈞，鐘圓形，鈞方。等，樂器則有鈞，亦謂特鐘，獨懸，鐘，亦謂編鐘，十六之器，侈口，圈足，或有。等，量器則有鐘，鈞，鐘圓形，鈞方。等，樂器則有鈞，亦謂特鐘，獨懸，鐘，亦謂編鐘，十六兩耳，飾文多魚鱗。等，律各異，以口之兩角曰鈞，以唇曰于，于上曰鼓，鼓上曰鈺，鈺間之刻飾曰篆（鐘帶）。篆間曰枚（鐘乳），受擊之處曰騃，頂曰舞，柄曰甬（甬者通也），甬頂曰衡，甬旁之環曰旋，附于甬而銜旋者曰幹，幹之刻飾曰錡，錡小，無底，紐多，虎，雉，鐸，小甬，鏡，鈴，鐸似鐘而有舌。等，兵器則有劍，兩刃，以柄曰矛，比（熊龍等），曰蟲，錡，小，無底，紐多，虎，雉，鐸，小甬，鏡，鈴，鐸似鐘而有舌。等，兵器則有劍，兩刃，以柄曰矛，比劍短於戈，以刃向橫之處曰援，垂，似戈而刃向，戚，斧，等。其他又有投壺，爲主客相娛而投矢之器，似下有內，下之處曰胡，後端曰內，戟，上內亦有刃，戚，斧，等。其他又有投壺，爲主客相娛而投矢之器，似旂鈴，着於旂之削，削簡之曲尺，及輿輅之飾末，托轅，承轅，車轄等。此諸銅器，無非爲周器之尙文者。大抵於其器體，皆施以刻飾，或爲饕餮，可惡之螭，如龍而色，夔，龍而一角，如魚，龍，雲，雷，牛，羊，熊，虎，鳳，鳥，等狀。又於其提梁，蓋，紐，鑿，耳，流，足，往往鑲之以金銀。此種鑄品，其明淨勻整，觸手滑潤，不着些微模糊之痕跡，其技巧之精妙，誠後世所莫及。吾友香取秀真擅翻砂撥蠟之絕技，兼具考古之學識，然常竊歎商周吉金之不容摹擬，宜爲當世王侯，國家最重之寶器。觀其款識，皆有一「世世子孫，永寶用之」之

字，殆特選名工而作，視玉器更爲貴重。考諸經傳，記載特詳，蓋是器之作，所以銘記當時人物之事功。文之完整者，多至二三百字，與龜甲文並可據以考訂古史，實史學上切要之資料也。中國金石學者之重視銅器，意在斯乎？吾友高田竹山之古籀篇，其所以能成此曠古未有之鉅著者，實由精研龜版金文，以資借鏡也。自其鑑別而言之：三代之金文，皆用陰款，凹而陽款，凸則爲漢以後之物。今欲考一古銅器，除其冶鑄之技巧，與銘字之外，又在視乎其色。說者謂趙宋以來，已有土古，水古，傳世古之名。土古則色青，水古則色綠，其理似有未充。蓋以土之燥濕，與潛壤之狀態各殊，因而影響於其器之銅質，呈種種不可思議之變化。大抵出土之器，綠色最多；其綠色有稱之爲瓜皮，蝦蟆斑，雲頭片，芝蔴點，雨雪點等；且其間往往顯有紺青色，純青斑，亦有朱砂斑，朱砂堆者。此種銅器，青綠徹骨，澄瑩如玉，翠潤欲滴之古色美，非他物所可及；或有土蝕穿剝，而如蝸篆者，亦斷非人工所可爲，故有奇趣。若扣之有清脆之微聲，摩而嗅之，絕無腥氣者，是之謂水銀色，或謂由於墓中水銀所化；此銀色與鉛色有別。若鉛色更經變化，則成黑漆色也。其器如潛壤之時間極少，或全在人間，則多紫褐色，卽謂之傳世古色。銀，鉛，黑漆諸色之器，或顯有青綠之斑點。紫褐色之器，往往亦顯有朱砂斑。以上所述三代之金玉，

實爲世界最古人文之至寶。善鑑賞者，不僅取乎製作之技術，而在乎摩挲鐘鼎，如親觀商周之盛，因以稽先王制度法象之完備，徵聖賢經傳之精微，追溯往昔創造之艱，而歎後賢述守之不易，始得領其真趣，神與古會；縱後世贗物之多，而日常寢饋其作，則冷沖同鉛與蠟所補者，屑湊同古器之碎片者，諸僞品，無所逃於其鑒別之下矣。

漆器，至周則有文具，與螺鈿之仍几。息。晉車亦多用漆飾，觀於周禮，已有髹飾之語。搏埴之工，亦益備焉。舜之後裔虞閼父，則爲陶正；陶人則爲甗，炊器，鬲等；旅人則爲簠，豆等之禮器；可見周代之常用者，尚有瓦陶。以之作轆轤之用者，曰鈞。在戰國之際，已有萬室之國，一人陶之言，可爲當時需用各種陶器之確據。又有文飾瓦陶器之類，而遺存至今者，僅有豐宮四神青龍（東）、白虎（西）、玄武（南）、黃龍（北）。如其名形之瓦當，簡瓦之端，及近年由土掘出有如銅器文樣之半瓦當已耳。木工則有梓人之職，作鐘磬以玉石作之，十六器各異其律。之筍，橫木曰筍，鐘虞則刻虎豹以飾之，磬虞則刻鳥，筍則刻龍蛇之象。此等名工，謂之梓慶，其名獨存。有盛射禮之算器，刻以閭，似驢一虎，兕，鹿，皮樹，獸身之象。於此類物中，亦可一考其雕木之技也。在春秋戰國之際，觀其所用之物，已盛行刻鏤，雕飾，故諸子書中，已頻論

其奢靡矣。楚俗信鬼，多有造鬼神之像而祀之者，楚之南郢湘沅諸地，尤爲盛行。屈原之九歌，卽歌其所祭之神而作之詩也。於人之歿後，造其像而祀之者，有越王勾踐之鑄范蠡像，實導源於宋玉之招魂，而後乃大盛行。此卽尸禮廢而設像興云。以塗車芻靈，列於棺旁而葬之者，夏商之時，卽已有之。以土木爲俑者，起於春秋時厚葬之風，後世乃益盛焉。至墓上置石獸，石人，或建華表；墓中瘞藏種種之物，則起於東周之頃，後乃漸盛。若晉之靈公，吳之闔閭之墓，其風益加甚也。

周代之石文，存於今日可稱唯一完整之古物者，則有石鼓。石鼓在唐時，韓愈輩已考證爲有名之物；據多數學者之研究，謂係宣王巡狩岐陽，由史籀作頌紀功者，故又稱爲獵碣云。此種石刻文字，謂之籀文，與古文異體，春秋戰國時之銅器款識，間有用此文者。其石之剝泐雖甚，然尙多可識之字；久置於陳倉，陝西寶雞縣，鳳翔，陝西，今則存於北京舊國子監大成門內。

第六章 秦

東周亡後，至於秦併六國，趙、魏、燕、齊，稱始皇帝，其間三十四年，西曆紀元前二五五年至二二二年。天下無主。及始皇即帝位，十五年，始皇十二年，西曆紀元前二二一年至二一〇年，合卽王位共十七年。二世三年，西曆紀元前二一〇年至二〇七年。而國又亡。然時間雖促，其業已足可驚者。若阿房宮殿之建築，驪山陵寢之經營，十二金人及鐘鐻之鑄造，在藝術史上，永留無上之光榮。其後有仿之者，如咸陽之富室，雕琢刻畫，極其精緻。鐻者，與周之簋異焉，作鹿頭龍身，先以木刻，改用銅鑄，其文字亦變換矣。陵墓之儀衛表飾，與瘞藏之盛，以驪山爲極，實開後世帝王陵寢侈靡之端。宮苑之裝飾，始自金身鐘鐻及長池之石鯨。山川鎮壓之像，則有蜀郡太守李冰所刻之石牛。周代印鏤遺物至今尙存；然帝王之玉璽，實以始皇之螭虎紐爲嚆矢也。又命李斯作秦篆，程邈造隸書，而文字亦改革矣。當時有刻玉善畫之工人曰烈裔者，由鴛鴦之國而來，奏其妙技，在書畫雕刻史上，不能不謂爲秦代最著之名作也。李斯所書之泰山碑殘石，今尙遺留二三字在泰安府之東嶽廟。此外尙有會稽刻石，釋山刻石，瑯琊臺刻石，及少數之權斤等銅器，與鴻臺瓦耳。筆亦始於秦時，相傳蒙恬在中山宣城取兔毛以製成之。然漆書之筆，則虞舜時已有之矣。周公援筆寫龜圖，孔子繆筆簪，又曰獲麟絕筆，春秋時代，曰載於史筆，畫人吮筆和墨，趙簡子之臣周舍，以墨筆操文牘，從君之後

云云。是先秦之世，已有用筆墨者明矣。楚曰聿，吳曰不律，秦曰筆。蒙恬之作，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是爲改良之秦筆也。

第七章 漢

至於漢代，前漢（西）建都於長安（陝西）二百一十三年，西曆紀元前二〇六年至紀元後七十九年，西曆紀元前二〇六年至紀元後二一九年，合計四百文獻之遺物漸多。以言繪畫，則如文帝在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等。武帝使畫天地，太一，天諸鬼神於甘泉宮；使黃門畫者，畫周公助成王之圖，賜霍光。又始置祕閣，集圖書，此爲鑒藏書畫之濫觴也。宣帝以匈奴單于來朝，因思及功臣之偉績，乃畫其像於麒麟閣，並題其氏名官爵。成帝使畫趙充國之像於甘泉宮，匈奴休屠王后關氏，亦同被畫於宮壁。又於明光殿之省中粉壁上，以紫青色爲分界，畫正人烈士，並書贊之。廣川惠王之殿門，畫古勇士成慶之像。獻帝時所建之成都學周公禮殿，畫三皇，五帝，三代之君臣，及孔子七十二弟子於壁間。魯之靈光殿，有描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神靈等，皆壁畫也。可知壁畫，實已盛

行於世矣。沿及隋唐，亦極盛行；惟當時壁畫，非若後世專供裝飾鑒賞之用，乃寓有勸戒之意也。蓋在佛教未傳來以前，已有此帶宗教信仰之作品矣。此爲研究美術史者，不可不特別注意之。壁畫之外，有畫於布帛者，與當時之文書，同可任意卷舒；惟作裱褙之卷物，則不可能。此類圖，在前漢時，有天文圖、鹵簿圖，及種種之兵家圖、武帝之甘泉宮圖、黃帝明堂圖、五嶽眞形圖、宣帝之二卷麒麟閣圖等，至唐代尚有流傳。元帝時，有尙方畫工毛延壽等，因畫王昭君之像而坐罪之異聞。當時畫蹟，雖無遺留，然從石刻之品以摩挲之，其精神猶彷彿可見。今山東肥城縣西之孝堂山祠，乃前漢孝子郭巨墓上之享堂。其筆痕係陰刻之畫，與後漢之陽刻者不同。其圖爲車騎之行列，大王車，貫胸國人，戰爭，胡王獻俘，狩獵，駝象，成王，周公之故事，以及演戲，奏樂，庖廚等等，本係石刻之畫，雖不精巧，然可考見前漢之雕刻圖畫，有不可言喻之古趣也。

後漢明帝，最好文學圖畫，特設畫官，召班固、賈逵等博學之士，纂述經史故事，使畫工尙方描繪成圖，此卽漢明畫官圖五十卷是也。至唐代尙有遺傳。又收集天下之奇藝，若東平憲王入朝時，賜以列仙圖，嘉王景治水之功，賜以禹貢圖，山海經。永平中，追念前世之功臣，畫二十八將於南宮之雲台。

與馬后同觀堯舜圖意，傳爲畫史之美談。並遣使往月氏國，收集佛教經典；與畫於白氈上之佛倚像，仿造數本，置於南宮之清涼台，及顯節壽陵。又畫千乘萬騎遶塔三市圖於白馬寺之壁上，卽佛寺畫壁之濫觴也。順帝皇后梁氏，雅好美術，常置列女傳之畫於左右，以自觀省。靈帝於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之像於其壁；此圖與太學圖三卷，共傳至唐代；其畫工，卽尙方待詔劉旦，楊魯二人也。蜀郡之學堂，乃前漢太守文翁之所創，後漢高朕修繕之，畫聖賢及禮器瑞物於其壁；其圖十卷，與魯廟孔子弟子圖五卷，流傳至於唐代，傳世名畫之珍寶也。其他郡尉之府舍，亦皆畫山海神靈奇禽異獸於其壁，以示莊嚴。郡尹之廳舍，則畫歷代諸尹之事蹟，以爲炯戒。此外非畫於壁者，則有兵雲圖，三禮圖，及名士列女之畫象等，亦足徵其文獻矣。所可惜者，因董卓之亂，歷代皮藏之物，悉被車載西去，至七十餘乘之多，化爲灰燼。尙方而外之名畫工，在桓帝時，有蜀郡太守劉褒，其所畫之雲漢圖，傳至唐代猶存。人謂能致炎涼，此殆過神其技歟。太常卿趙岐，字弼高陽鄉侯蔡邕，字伯喈初平三年卒，年六十一。河間王相張衡，字平亦稱能畫，聲聞於世。張衡之地形圖一卷，尤最有名。後世以衣冠高士之畫，比職業畫工之畫更重視者，卽自此始也。今欲觀其名蹟，固無望矣。惟近年由朝鮮平壤附近之古墓墻壁，發見一四

神，人馬等之彩繪壁畫，係高句麗之遺物。高句麗，即前漢所置之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西曆紀元前一〇八年。後七十年物興者也。則是壁畫爲後漢物乎？即至遲亦不在晉代後也。且「四神」之形，與後述之後漢石刻畫相似，則謂爲後漢之畫，非無據也。又與此類似之古墓壁畫，他處亦有。即由此兩處之石刻畫，已不難想見漢畫之大概矣。

漢代藝術上之遺物，當以享堂碑闕之石刻畫爲主。享堂，即墓上所建立之石造祠堂，以供展墓享奠之用者也。故又曰墓廬云。壁畫最盛之時代，大抵皆刻圖畫於其壁石。所可異者，即其遺存之分布，幾屬古齊魯之境界，即今之山東是。此殆方土之遺風歟？上述之孝堂山祠，即其最古者。至於後漢中葉，其物益多；蓋和帝時代，有中山簡王之厚葬，至安帝順帝間，則因王符之提倡，其風益甚。故今所存留之刻石題記，多有永元，延平，永初，永建，建康等年號。如荊州刺史李剛，司隸校尉魯峻皆卒於嘉平元年。之墓是也。此外遺物尙多，雖無年代之記載，而從各面以考察之，可斷其爲同時代之物無疑。此種刻石，在濟南之明倫堂，金石保存所，曲阜之孔廟，汶上縣之石橋，城垣，及關帝廟，濟寧之兩城山，及山東各地之寺廟等處；即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皇室博物館中，亦保存不少；其私人所有者，以予所

知，尙有二百餘石。而新出土者之規模最闊，與雕刻最精，堪稱時代藝術之代表者，當首推山東嘉祥縣東南武宅山之武氏祠之壁石，蓋即順帝、桓帝時，光耀於世之任城名族武氏一家數墓之享堂是也。其中最顯著者，爲郡從事武梁，與執金吾武榮之祠。其他不明之殘石，尙多。而東西石闕，以及墓前之石獅子，則完整無缺。作獅子之石工爲孫宗；建立之時，則在建和元年也。闕四面之雕刻圖像，爲石工孟孚，李丁卯所作。武梁祠，係元嘉元年，梁歿後所造。其刻畫係良工衛改所作。武榮祠，想係永康元年所造。闕之刻畫，有天吳，八首人面虎身之水怪，三身，大荒怪物，龍，虎，周公輔成王圖，獸環之鋪首，栽環於門之金具，及車馬，人物，樓屋等等。獅子之製作頗巧，實勝刻畫之技術；此前人所未曾著錄，經吾友關野博士之辛勞搜羅，乃貢獻於世也。武梁祠之壁石，刻三皇，五帝，禹，桀，孝子，刺客，列女等故事，及神人，奇禽，異獸，車騎，人物，樓閣等。武榮祠之石，刻文王，武王，周公，秦王，齊王，桓公，孔子，及諸弟子，孝子，刺客，列女，神人，龍鳳，奇禽，異獸，玉兔，蟾蜍，雲氣，魚鳥，莫莢，生於帝堯階處之瑞草也，戰爭，燕飲，樂舞，庖廚，侍女，車騎，從導，及榮之閱歷等項。其他各石，亦有刻伏羲，女媧，周公，景公，始皇，信陵君等人物故事；海神，龍魚出戰，雲龍車，天馬，雷公，北斗星君，噉人鬼，狩獵，農耕，車馬，從導，舟車，交戰，樂舞，庖廚，及種種之祥瑞。黃易所謂之前石室，稱之爲

武榮祠者，乃余所創。左石室稱爲武斑，後石室稱爲武開明祠。又兩城山之石，稱爲任城貞王安。永寧元年之祠堂之物者，乃吾友葉浩吾之有根據之新說也。武氏祠以外諸石之刻畫，亦與上者相類似也。由此而觀，匪特可以推想漢代刻畫之製作，更能看出當時建築、車輿、器物等類之形式，及人物之服飾；故工藝物之保存，實爲歷史上最重要之參考資料也。刻法則與孝堂山祠有別。此係將畫像凸出之陽刻，而孝堂山則陰刻也。概觀古代之雕刻，應以兩城山之石爲第一，其高古、琦瑋、僑危之趣，誠如前人所言。且其臺閣竦崎，服飾容曳，使觀者將現世羽化爲義農之代，而神遊於華胥之國也。如讀騷之「九歌」，「天問」諸章，卽與屈原同抱憤鬱俯仰之慨焉。若夫淺見鄙俗之士，鑑別不精，而欲得心靈之安慰，享人間之清福，難矣！學者於此，其可不加之意乎！又鑒賞此物，原石不如墨拓本之較爲明確，且便攜帶；惟拓本之良窳，每隨拓印時代之先後而異，蓋原石所經之時代愈久，則漫漶之程度亦愈甚，此唐宋古拓，所以甚爲收藏家所珍貴也。

廟墓之石闕，自後漢時代，便有建造者。此種遺物分布之處，非若石刻享堂之僅限於山東。闕者，位在門之兩廂，左右成對，在神道或廟路之前。其四面多刻圖象；其殘石，與享堂之壁石，因其刻畫相

似，頗難分辨。前述武氏祠闕之外，會稽東部都尉路君之墓闕，係永平八年所造，刻有執杖負劍之人物。山東費縣南武陽平邑皇聖家之闕，係元和元年所造；同縣南武陽功曹之墓闕，係章和元年所造，皆刻有伏羲、女媧、四神、奏樂、演戲等圖象。在四川新都縣北之兗州刺史洛陽令王渙之墓闕，係元興元年所造，刻有神人、車馬、龍象、獅子、重屋等物。河南嵩山之太室廟闕，係元初五年所造，刻有龍鳳、牛、虎、人物、車馬。啓母廟闕，係延光二年所造，刻有龍馬、鹿兔、人物等類。少室廟闕，亦同時建造，刻有龍、虎、麟、鳳、象、馬、鹿、羊、鶴、兔、人物等等。四川渠縣交趾都尉沈君之墓闕，刻有四神、鋪首、玉器、龍形等。四川雅安益州太守高頤之墓闕，係建安十四年所造，刻有車馬、龍虎、人物等類。四川劍州梓潼縣沛相范君之墓闕，亦刻有車馬、人物。此與享堂之刻畫，足以鑒賞後漢之藝術矣。陵墓神道之石人獸，及華表、石柱，在前後漢均極多。其石獸，大概皆麒麟、辟邪、瑞獸、象、馬、羊、虎等類。然予所見之實物，及在影片上所見，寥寥無幾，僅如前漢陝西興平縣武帝茂陵側霍去病墓之石馬，與後漢太室廟及曲阜魯王墓之石人，前述之武氏祠，以及高頤墓之石獅子等耳。其石人之製作甚古樸，然終不及石獸之巧，此人獸製作之優劣，與近世有相同也；大率製作人物，在技術上較爲難耳。

碑在周世，立之于宮殿之前，以識日景，其用與土圭相同。再則碑之來源又有二：一，因報恩于廟前立石柱；二，葬時棺槨下壙所用之繩，須貫以木柱，此木柱一名豐碑。至漢以後，碑之形狀與用途，爲之一變，僅鐫刻文字，建於宮廟墳墓耳。

此在前漢僅少見，至後漢始流行，至今亦多存焉。碑頭有圓形與似圭之形者，大概圓首者大，圭首者小；前者謂之「碑」，後者謂之「碣」云。後至唐代，其制有一定焉。漢碑之在今日極多，惟西漢之蹟，據吾人所知者，以近年雲南昭通掘出之孟旋碑爲首屈一指。據吾異域老友羅叔言之考證，謂係前漢河平四年之物。碑面文之兩旁刻龍虎，下刻龜蛇。其次則後漢和帝時之物，如永建元年之山陽麟鳳碑，鐫麟鳳之形。永壽元年四川之益州太守無名碑，以朱雀爲額，下刻玄武，兩旁刻龍璧，碑陰刻五玉，三獸，及犧首。又永興二年，曲阜孔廟之孔謙碣；建寧三年，直隸廣平永年縣之北海淳于長夏丞碑；四年，曲阜孔廟之博陵太守孔彪碑；及熹平二年之司空宗俱碑；三年之玄儒先生婁壽碑；光和二年之太尉陳球碑；三年之義林碑；中平三年之南陽太守秦頡碑；初平元年之趙圍令碑等之碑頭皆圓者，刻有二三重量。此量由碑面之一方，轉而達於他方之碑陰。量之爲用，想係便於繩索之纏繞。

也。四川雅州之蜀郡造橋碑係延熹七年所建，額刻人物之圖。在四川渠州車騎將軍馮緄墓之二碑，係永康元年所造，一名「單排六玉碑」，一名「雙排六玉碑」云。後者，圭首刻三足鳥，九尾狐；碑面刻六玉，二驢，轆首；其陰，上刻朱雀，下刻玄武。前者，圭首刻朱雀；碑面刻六玉，下刻玄武。江蘇江寧西州之無名碑，圭首刻天祿，瑞獸下轆首；其陰，圭首刻朱雀，下刻玄武。又四川孝廉柳敏碑，係建寧二年所建，其圭首亦刻朱雀，下刻玄武；其陰，圭首刻鳳鳥，其下刻六玉轆首，再下刻麒麟。甘肅成縣澗池之五瑞磨崖，乃建寧四年所刻，有畫黃龍，白鹿，甘露降，嘉禾，木連理之圖。浙江湖州嘉平六年所置之堂邑令費鳳碑，於碑頭三暈之端作螭首，四川雲安之徐氏紀產碑，乃光和三年所建，碑面兩旁刻雙龍。直隸元氏縣之白石真君碑，亦光和六年所建，碑頭刻二龍。四川蘆山縣南之巴郡太守樊敏碑，乃建安十年所建，係石工劉盛之作，與高頤碑同稱於世；其頭皆刻雙螭盤纏之形。又樊敏碑，於題額處刻朱雀。二碑皆有穿空。以上諸碑，精細考察之，圓首之暈，與四神之陽刻，錯綜變化，暈變爲螭龍，玄武之龜，成爲趺座，卒成唐制之螭首，又名龜趺之碑。圭首方趺之舊形，不大改變，卒成唐制之碣。諸碑所刻之文字，皆屬漢隸，可作學隸書者之範模；其書法之精美，以永壽二年之孔廟禮器碑爲最著。

前漢元帝之世，黃門令史游作章草；及王莽，又作六體書，俱不足論。至後漢王次中作楷書，劉德昇作行書，左中郎將蔡邕作飛白，徵士張芝作草書，在當時碑碣上，亦未曾見有用過。書之名家，雖有齊相杜度，字伯度，濟北相崔瑗，字子玉，張芝，字伯英，蔡邕等。然其遺迹，今已不復有存，僅可由碑碣之拓本，以見漢代之隸書。雖近時新疆掘出之木札，偶有漢人墨迹之發見，然大抵模糊不辨，未足以供鑒賞也。今述文字之遞變，兼敘文具之大略；蓋漢代書法大進，古籀、篆、隸、分、楷、行、草，各體皆備；文字之傳播既廣，文具之需要愈繁，而其製作益以精也。筆之見於史傳者，漢代諸郡獻兔毫，以之書於鴻都門；趙國之毫最合用。漢制，天子之筆管，以錯寶爲附；太子用漆筆，及銅之博山筆牀；尚書令等，給予赤管筆。張芝作鼠鬚筆；蔡邕用冬季之兔毫，以文竹爲管。韋誕著筆經。墨於周書有涅墨之刑，史籀作墨寫帛；春秋有墨緣；宋元君之畫史，有云和墨；故自周代，便有用墨矣。至於漢時，使用石墨與松煙。石墨者，如黑石脂之物，磨之爲汁，用以書寫，世謂出於陝西之延州，廣東之始興云。晉陸雲謂曹公之石墨，先燒而用之，故或係石炭，亦未可知也。然南北朝以後，未嘗再聞及此，大率其用法已廢耶？松煙，卽終南山之松；以在扶風，鳳翔，隄，汧陽，與所製者爲貴。官用之墨，多取自隄，故墨迄今尙有名曰隄麩者。硯，無見

於九經；最初見於西京雜記，故知硯係漢代所出者；有玉硯、漆鐵硯等名目。紙一作帛。古時用帛。今之紙，卽和帝元興中龍亭侯蔡倫用樹膚、麻皮及敝布、魚網，以石臼擣抄而成；是爲首創，故曰蔡侯紙。倫之後，左伯氏亦能造之。故張芝之筆，左伯之紙，韋誕字仲將，官至侍中，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之墨，後世並稱焉。紙之種類，在當時已有赤紙、縹紅紙、麻紙、敕紙法等名目。然蔡邕自矜其書，非紈素不下筆云。畫則寫在絹素，晉唐遺物，猶可考見。——此筆、墨、硯、紙之大概也。

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頗多。國家之宗廟，亦有立像者；故造人之形像，祀於祠者益盛。匈奴亦有造金人身祭天之風。景帝之末，文翁命成都之學官，造石室設孔子之坐像，而七十二弟子侍焉。此殆孔子塑像之嚆矢乎？然此等神像，多以泥塑，不易傳久，故遺像之存留於今者絕少。明器，至於後漢，其品目點數，始有定制。如飲食器、樂器、役器等，凡四十二種，百九十七點。塗車九乘，俑三十六匹，爲其最完備之數。著名者，爲東園署之衙門，常供帝室之用，與賜功臣之葬。近年漢俑，常見掘出，其特徵爲着大袖之深衣，與隋唐之俑不同，而與上述石刻畫之人物相類，又與日本之古神像相似。間有左衽者，概係土偶，施以色彩。明器亦有瓦竈、瓦鐙、甕、甗、甗二器皆盛醢醢酒漿之物。壺、尊、鬲、鼎、博山鑪、奩盛食物之器，有蓋。等，或時亦

曾見瓦棺。其瓦竈，瓦棺之浮雕，甕，甗，壺，尊之彩繪，其人，獸，龍，鳳之形及花文，同有石刻畫之古趣。鋪首之獸面，由三代之饕餮變化之形式，較其刻畫及銅器，其特徵有令人信爲漢代之物而無疑者。彩飾甗，壺之所繪，有甚美且大者，大率係厚葬之風最盛時之物也。壙甗，亦前人所未有著錄之漢物也。按此物係供築墓壙及隧道之用者，有壁甗，有柱甗，其形頗大，內部透空，甗面有印出種種之圖畫文樣。後世瓷器之印花，謂發源於此，亦無不可，卽謂爲一種壁畫之變態亦宜也。其圖畫之人，獸，馬，車，鶴，樹木，花文等，亦有與石刻畫相似處，並與五銖，半兩之錢文亦相類，可審定爲漢物無疑。其所畫之筆法，頗有趣緻。屋瓦，自古惟知有甘泉宮瓦，白鹿觀瓦，及近年掘出之四神瓦當等耳。四神，在上述石刻畫屢有言及，大率在漢代極盛行。

近年出土之物，有用釉藥之陶器者，其中有白陶，有綠陶，多爲土化，而表面發現如貝，如珍珠，如雲母，如銀之光澤；察其器形，如漢銅器之壺；考其銘記，製作之年，亦能備悉，與前漢末綏和之湯官壺，後漢初建武之太官壺等，相同者多。其形體如獸環之鋪首，博山爐，博山盒。至於鳥獸花文，亦與漢銅器酷似焉。故可據爲漢陶。後漢之制，因將作大匠之屬官，有前後中之甄官，令甚亟，故陶器之出產亦

多。貝樣之光澤，與由希臘等掘出之玻璃器比較考察之，知決非南北朝隋唐以降之所有者。又隋唐之物，未曾見有光潤之明器；由是推之，可定其必爲漢陶矣。其雕塑的鑿空器胎之刻飾，實爲後世凸花之濫觴；更欲徵之今後出土之品，加之考察焉。漆畫出自前漢者，則爲用於溫明中間置鏡，殯殮時懸於屍上之方漆之裝飾；與婦人欲嫁時，用漆畫之履；太子妃，有漆畫之手巾，薰籠等，可考知之。若侯王之車飾，畫虎，咒，麋，熊，亦係漆畫。先秦時代，衆工皆用漆。至於漢代，有專門之漆工，申屠蟠是也。——史有傳記。但漆器係木胎，易朽，故漢代之物，未聞有遺存者。近年由朝鮮樂浪出土之殘器，始得見漆畫之種種花文，及其槃盃，羽觴口邊有兩翼之杯等之器形。該物收藏在朝鮮總督府博物館。樂浪，卽前述前漢武帝時，平朝鮮後所置之郡。其郡治附近之古墓，卽漢時物。該處出土之璧琯等，亦皆漢玉，誠明確之事實也。甲子秋，又由此處發掘刻有前漢昭帝之始元，成帝之陽朔，永始，綏和，平帝之元始，王莽之居攝，建國之年號等銘記之物，如西蜀及武都甘肅工官所作之乘輿黃耳杯，黃釵飯槃果槃等，年代漸次決定。而揚雄之賦，以及後漢書中所記蜀漢之雕鑄釵器之實物，亦可得見。就其製作手法而言，則金銀鏤之裝飾亦有之，此種裝飾似卽後世金銀平臚之範本也。且由其銘記，知作工分有素工，髹工，上工，銅耳釵黃

塗工，畫工，雕工，清工等分職。大抵黑漆器以赤漆畫花文，赤漆器以黑漆畫花文；其畫法巧密纖麗，筆鋒宛轉飛動，一若春蠶之吐絲。又黏漆畫，亦爲巧技之一種。可驚歎者，有用刀鐫刻，宛如畫寫，其美妙真可以佩服矣。由是以觀，雕漆之術，如宋之剔紅，元之戩金，早已發源於漢代也。

三代玉器之存於今者甚少，漢物則尙多。正如古銅器，周代多而漢代少，適相反也。考武帝西域之經略，明帝都護之設置，與天馬，葡萄之輸入，則當時所致崑崙玉材之豐富，可無疑也。其玉，以皇帝之白玉六璽爲首。祭天之儀，玉几，玉飾器，凡七千三百物，可謂備矣。虎子亦以玉爲之。玉器之製作與用度俱盛，與先秦之用金屬，正相若也。六瑞，六器以下，法器，皆從周制，多有花文之琢飾。如穀璧，蒲璧，於穀文，蒲文之外邊，亦有加添螭虎，臥蠶，雲雷等之裝飾者。其雙鈎碾法，可謂漢玉之特徵。其線畫宛如遊絲，細入秋毫，明淨勻整，無些少之滯迹，於小璧，環玦，帶鈎屬，最易察得其妙技，殆成於考工室官工之手乎？刻螭虎，辟邪等紐之小璽，初在漢玉見之。其時，漆書旣廢，通行墨書，故如硯滴，書鎮之類，亦漸得見。硯滴有眠鵝，蟾蜍，龜蛇，蓮藕，臥瓜等形狀。書鎮有天祿，辟邪，蟠獅，虎墩等甚多。其器亦有雕刻其物形。其他雜佩，杖首，含玉等種類不一。玉質亦較周玉爲美。朝鮮樂浪墓中之漢璧，在總督府博物

館，可得見也。日本所出之美玉，卽大蒲壁，實漢器之絕好標本也。此種玉器，多限於穀壁，或蒲壁者，或因漢時對外藩敍勳，只以子爵男爵爲止之故也。由日本出土之漢壁，想係光武中元元年，至安帝永初元年間，筑紫豪族遣使於漢所得來者，與漢章奴國王之駝紐金印，出土於筑前之國，均有事可稽，非無據也。在禹域本土之周漢古玉佳品，今尙可於北京之歷史博物館，與古物陳列所內之武英殿內見之。旅順博物館內，有由大連老鐵山，及蒙古小庫倫出土之圭璧，尙與草昧時代之石斧石槌相似；或謂由是可證明其文化進步之遲，不知此亦係漢物，可由同處所出之瓦器彩繪鼎鬲等之形式文樣推考之。玉質至劣，又無琢飾，蓋珉之屬也。此等漢玉之古色，其剝蝕之迹，自比周玉較新，惟土鏽浸斑，固所難免。其雕琢文樣之稜鋒，亦多不明淨。

銅器，在漢代，無甚進步；製作之妙，亦不及先秦。法器殆無，僅有鼎耳，罇，鐘，尊，壘，彝，舟，卣，敦之屬，亦極少見。且鼎之形，一變爲圓形，有蓋，周器未之見也。尊，如天雞尊，鳩尊，瑞獸尊，一如燕器者甚多，而周代皆無此形。又周器少有之壺，奩等物，反較多。銘文之風，亦與周殊。器底，蓋頂之內面，無有鑄款者。如鼎，則多鑿書於口邊之外側，多刻宮廟之名，容重，及工名，吏名等款。鑄出之飾文，絕不使用饗養，雲雷

之狀，然好用獸環之鋪首，與神人異獸等之文樣。除金銀錯之外，亦有塗金者。同時代之物，人獸之形像，與石刻畫，及畫象輒相似，故一見即知與周器全異其趣者。奩，宮幃脂澤之器也；古人亦有言始於漢代者。除鼎尊壺奩諸器而外，漢代銅器之遺流於今者，當以鏡爲第一；而鏡，鑪，符，印，次之。鏡自黃帝時已有之，先秦之書，常有記載。然三代之鏡，已不可得；至漢鏡，始有發見。年歷之明徵，鑄飾之文樣。至予所見聞，其中銘記之最古者，爲王莽新建國二年之鏡，有線畫之文樣；次則靈帝熹平三年，有平面鑄出獸面與花文者；又有中平年號，則爲獸鏡；至於獻帝建安中物，則蒐集更多。元年者二面，十年者四面，十四年者一面，二十四年者二面，皆係圓鏡，其背面鑄有神人與異獸。意者鏡之鑄飾，以後漢之末五十年中爲最盛乎？然前漢成帝之時，有長安巧工名丁緩者，與木工名匠李蘭，作七龍五鳳之常潢鏡，紫金之被中香鑪，鏤奇禽異獸之九層金博山香鑪，及七出菱花鏡等物，可知實自彼時已漸盛也。通覽上記之漢鏡，鑄文之面平者頗精巧，然浮雕之神獸甚模糊，欠明淨之稜鋒，殆工作有難易歟？熹平三年之平文鏡，其銘文有記載在廣漢西蜀合鍊白黃作尙方之明鏡之事，想係益州廣漢郡之土官特製者。其他之鏡，大率爲首都之考工室官工之所製也。前漢時代，置三工官；考工室，右工室，東園匠。首都

之工官，歲費五千萬，蜀之工官，歲費五百萬，明載於正史。予所著支那雕塑篇已言及矣。羅叔言之古鏡圖錄，考訂詳備，足爲擊究古物之助。趙宋以來之學者，往往誤以漢鏡爲六朝或唐代之物者，如蒲萄鏡，其最顯著者也。鏡，鏞，後世亦作燈，爐。然鏡亦三代之物，今已無存，蓋上古皆用瓦器爲之，故不能傳久。至漢代之銅鏡則甚多，而鏡則惟於後漢有之。（鏡則限於前漢。）由二三十鏡之款識而考訂之，則知由宣帝之世，至前漢末七八十年間爲最多；其物皆出考工室官工之手。然與鏡不同，卽鏡以無文飾之素器者爲多；如雁足鏡，羊鏡，駝鏡，犀鏡，辟邪鏡，鳳龜鏡等，縱略有文飾，亦不過表見其雕塑之技巧已耳。香鑪，非三代之法器，前人亦言之矣，蓋古以蕭艾通神，未有焚香者；至漢代與西域諸國，南海諸州交通，始有沉檀等香料之輸入，乃有用香鑪者。鑪作博山之形，下著盤如海，盤貯湯，以蒸潤其香氣，故名曰博山鑪。博山，在山東之青州，以其山形頗似鑪蓋之形，故以爲名。鑪面常鏤獸形，丁緩之所作者爲最古。或於鑪體之下，連絡螭龍；間有塗金者。徵諸文獻，自漢至六朝爲最盛行，故遺品至今尙多；惟究係漢物，抑晉代六朝之物，則甚難辨。又有一種獸鑪，未嘗見有漢器之明徵，或係後代所造，故佳品頗少。符，卽銅虎符，全體作伏虎之形，分左右，其合面，有兩邊相反之凹凸，金銀錯，腹背有郡

國，軍名，次第號數，及合同之字，間亦有塗金者。遺品大抵祇左或右之一邊，間亦有左右面爲鏤所結合成雙者，然極少見。此係前漢文帝之創製，以代周之牙璋者也。右留於京師，左結與郡國；國家發兵時，遣使者持此以爲信，所謂發兵符也。至晉代亦有用之，然郡國軍名，及其形式，大概可辨。雖係小器，要亦古銅中之一種有趣物。其製作，以漢爲最佳。銅印數亦不少，搜集賞玩，殊覺清趣。山東濰縣之陳靈齋，搜集此種銅印，爲近世之冠，世有號爲萬印樓者。吾故鄉男爵，亦有嗜印之癖，惜收集甚少，僅及簠齋之百一，聞去歲大地震時，盡燬於中，遭此浩劫，可勝慨哉！惟藤井善助氏之所藏，猶幸偶存。此等漢印，有官印，私印之分。私印有私名，家名，吉語，象形等文字，以鑄造者爲本色，然官印，有在軍中忽促鑿成者。印材之兩面，四面，六面，有各有文字者；又有所謂套印者，卽子母二，三，四等印，層層套入於一盒也。盒子內之小盒子也。其盒外大而內小，能層層套入者是。以白文爲本體，或朱字亦有，均足爲印人之楷模也。漢印之可鑑賞者，不獨其所鑄文字已也；其紐亦頗足把玩，雖爲小品，其雕刻鑄造之工，有令人愛賞而不能自己者。按漢制，皇太子之印，用黃金龜紐；諸侯王之印，用黃金橐駝紐；——如前述日本掘出之漢韋奴國王印，卽黃金駝紐也。——遺品之官印，皆係銅印，以龜紐爲最多；其他螭龍紐，辟邪紐，狻猊紐，異獸紐，虎

鈕，馬紐，鹿紐，羊紐，豸紐，兔紐，瓦紐，錢紐，覆斗紐，環紐，壇紐，亭紐，橋紐，鼻紐等款之種類甚多。間有施金銀錯者，或偶有用銀印者。又押此等印之印泥，亦有遺存者。銅印，魏晉之物亦有，與漢印不易辨別，不可不知也。印章而外，漢代之銅器，尙有三代所無之硯滴，書鎮，作天祿，辟邪，天雞，蟠螭，角端，龜蛇，鹿鳩，等形，例有用金銀錯者。又鏹斗，溫食物之器，三足有柄。溫壺，溫手足器，細頸，斂口，圈足。弩機，有牙鈎，弩弦，數矢，並發機。斂，矛戟利端。帶鈎，帶之具。杖頭，鳩車，玩舞鏡，舞戚，厭勝錢，不可用。藕心錢，似蓮藕心。新莽之貨布等雜品，各有可玩之古趣。駱越，即古安南之銅鼓也。其飾文爲薄質勻整之鑄法，雖與周漢諸器異趣，猶可知爲漢代所製者也。唯日本，昔時常掘出一種特別之銅鐸，想後漢時物；而與駱越銅鼓之鑄法相似，故可定爲百越之一種之物；不過器形文樣，並所製作之國土，則難考定也。漢銅器之古色，本是青綠，然不若周器，其銅質不化，故無有徹骨玉瑩者；唯以水銀，漆黑，紫褐等色爲主。偶有青綠，朱砂之斑點，已視爲漢器之上乘矣。

宮苑之裝飾，在漢代亦極富麗。武帝命造之昆明池石鯨，及牽牛，織女石像，柏梁臺金莖上之仙人承露盤，桂館之銅鑄飛廉，引風之神禽。鳳闕之銅鳳，金雀，泰液池之石龜魚，漸臺之金鳳，圓闕之銅鳳，未

中央宮門樓之銅龍，魯班門外之銅馬法等物，幾莫明其製作之巧拙，但歎其莊嚴而已。成帝時名匠李菊所作之昭陽殿椽桶之龍蛇，與木畫之屏風，則其巧妙有記於典籍者。銅馬式，在後漢光武帝時，馬援平交趾後，將其所得之駱越銅鼓，熔銷再鑄而晉獻，置於宣德殿前。靈帝時，鑄四銅人，置於南宮闕；又鑄天祿蝦蟆，能吐水於門外。獻帝，命造銅雀金虎兩臺，各有如其名之裝飾也。近年有洛陽銅雀臺址所得之石獅及石龍首，其裝飾上之雕刻，頗有可觀，藏於日本大倉集古館，亦遭去秋之浩劫，不幸甚矣。唯留予所撮之影片，可作參看耳。

第八章 三國

三國，魏建都洛陽僅四十五年，西紀二二〇年至二六四年。故於美術史上，無甚重要。遺物極少，僅有武帝陵之銅駝，石犬；明帝命造之昭陽太極兩殿之翔鳳，司馬門外之銅人，內殿前之龍鳳，奇獸，玉井之九龍，蟾蜍，索靖所指點歎息閭闔南街之銅駝等物。空成爲歷史之陳蹟；其鑄工之巧拙，與雕琢之技術，實際上已無由知之矣。自釋奠之禮興，而郡國之孔廟，亦皆設像，然今日已無存者。書畫，除太傅鍾繇字元常，太和四

年卒。年八十。之三體書，侍中司空都鄉侯徐邈字景山之白獺畫，以外，無有遺存者。鍾繇於黃初元年用八分

書所寫之魏受禪碑，今尚在河南許州，亦古碑之著名者。蜀都於成都，四十二年，四紀二百二十一年至二百六十三年。僻處邊隅，

除以錦著稱外，無可述者。漢代之綾錦，有斜文錦，走龍錦，飛鴻錦，麒麟錦等，更有散花綾，金花紫羅，蛺

蝶羅等。自周襄王以來，多出於河南許州之襄邑。三國時，曹魏有如意錦，虎頭錦，連璧錦等名目。要以

成都之錦宮，在當時爲最有名。魏吳之錦，皆由蜀購來者，蓋此物概產於蜀中。諸葛亮嘗曰：「今民貧

國虛，決敵之資，唯望於錦。」於此可知其出產之盛矣。吳都南京五十九年，四紀二〇二二年至二八〇年，興于魏黃初之二年，跨越于晉一十有

六。開江南文化之基。其亡後三十年，東晉亦建都於此。爾後宋、齊、梁、陳前後相繼，所謂「六朝金粉」

自古有名，誠人文之會萃，藝苑之淵藪也。畫在當時，有稱爲八絕之一，畫品之祖。謝赫所嘆重之曹不

興出焉。吳王夫人趙氏，丞相趙達之妹也，能書畫，善藝巧，曾以綵絲織龍鳳之錦，繡帛作五岳列國之

地形，又以膠續絲，髮作輕幔，當時有「機針絲三絕」之稱。名工潘芳所製之金螭屏風，遺迹已絕，欲

觀無由。鏡有黃武八年，赤烏元年，九年，建興二年，太平元年，永安元年，二年之銘記者，至今猶存，與漢

鏡小異。陶器，曾見一罍，有人物屋舍等之雕飾，爲着赭釉堅滑之瓷器。蓋上作龜趺碣之形，刻銘文，額

上題有會稽二字，其製造之地也。羅叔言又審定爲吳之物者，由其字體推得之也。會稽卽越地，故唐代有名曰越審者，卽此處所出也。

第九章 晉

晉代西晉都洛陽五十二年，四曆二六五年至三一六年。之名畫，雖其筆蹟一無遺存，然當首推

衛協，及師事衛協之張墨與荀勗。字公曾。衛協始有能具備六法之稱，同時張墨亦呼爲畫聖。荀勗出世

於曹魏，至晉任尙書令，人品高尚，人謂其畫，以性靈勝於骨法，有名人之稱焉。遺作搜神記圖三卷，傳

及於唐。東晉之世，有平南將軍武康侯王廙。字世將，永昌元年卒，四十七歲。明帝師之，善畫佛像，其從子右軍將軍會

稽內史王羲之，字逸少，昇平五年卒，五十九歲。亦妙擅丹青。晉代最有名之顧愷之，字長康，少字虎頭。義熙之初，爲散騎常侍，

以三絕之譽名於世。畫則模仿衛協之風，其遺作女史箴圖卷，今尙留存，爲現存中國畫卷最古之寶

繪。絹本用淡彩，且有款識，自宣和畫譜以至石渠寶笈，歷代種種論畫之作，均所記載。其人物之服飾

器用，多少留有漢代石刻之面影，宜乎如前賢之評論，稱其筆蹟緊勁聯綿，循環超出，格調逸易之妙

作也。惟山水因當時不甚發達，故無皴法，祇極古拙。其畫至清代乾隆時，猶存於北京內府之御書房中，經義和團之變，遂致散失，現存於英國倫敦之博物館中，爲鄙俗市僧之碧眼兒所佔據，而重要之題跋，亦被其截去云。愷之遺文論畫一篇，觀之足考古畫之趣，於魏晉勝流畫蹟，可知當時模寫之情形。畫雲臺山記，則爲考察晉代藝術之好資料。其瓦官寺中所畫之維摩圖，尤最有名。愷之而外，則有高隱博學士戴逵，字安道，太元二十一年卒。善畫聖賢之像，兼長彫塑，其作品莊嚴雅致，令人起敬畏之誠，卽其業師范宣亦嘆服其藝，自以爲不如。所作南都賦圖，至唐世尙遺存。書法在晉代亦漸趨於藝術化，自衛夫人之妻，名鑠，字茂猗，汝陰太守李矩之妻，永和五年卒，七十八歲。之筆陣圖出，所謂陣雲墜石，斷犀弩發，枯藤崩浪，懸針垂露，玉筋古斂等筆法，談論之者，喧騰於世。自太常索靖，字幼安，太安二年卒，六十歲。及有古今書聖之稱之王右軍，與其子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太康十一年卒，四十三歲。一等出，其筆蹟傳於歷代之搨本，及刻帖者，至今尤爲士林所珍貴。晉代所製之筆，多以琉璃，象牙，犀角，沈綠漆等爲管，兼有施以彫鏤者。右軍喜用鼠鬚筆，筆之造法，乃以麻紙柱裹毫根，再用別種之毫，薄敷其上，而鑲於管。硯則多用鳳池硯，此硯上狹下闊，卽後世所謂之風字硯，硯心多爲凹形，一則因貯藏墨瀋之故，再則墨或爲圓形也。近年朝鮮樂浪之古墳中，掘出之硯，

蓋漢晉之物，亦係鳳池硯也。石乃縑石，然非佳質，石硯之外，亦尚有瓦硯，銅硯，或蜂硯。自然石之上，鑿人面之形者，亦有之。墨則晉時賞用九江廬山之松煙。紙則武帝曾賜張華以水苔所造之側理紙，以蜜蒙花所造之蜜香紙。衛夫人用東陽安徽天長縣之魚卵紙，右軍好張永所製之紙，而愛其光緊澤麗，蘭亭序則書於蠶繭紙也。蠶繭紙係麻紙之有滑澤者，此外又有黃紙，布紙等名稱。書畫之收藏，在晉時漸漸行之。西晉內府之物，於劉聰陷洛陽時，被焚殆盡；東晉之世，又大爲蒐集。桓玄性貪好奇，天下之法書名畫，必盡數均歸諸己，及其篡逆，晉府之真蹟，皆被所奪，而特喜二王之書，選其縑紙正行最美者各成一帙，常置座右賞玩。劉牢之遺其子敬宣請降時，玄大喜，陳書畫共觀之，雖至南北犇馳，戎馬倉皇之際，猶挾二王之書畫以逃，亦可見其嗜好之篤矣。又當時泰西油畫之法，亦輸入中國，以蜜陀僧加油，與顏料配合，拖於畫面。考蜜陀僧爲波斯所產，其名亦波斯語，蓋當漢代之際，波商船往來廣東貿易，晉時尤盛，佛教大師，法顯西來，亦乘波斯之船，則油畫之法，與蜜陀僧之藥，或係當時所傳入乎？

佛教至晉代，經典亦漸次翻譯，信仰亦逐次普及。東晉自太和之時，造像大興，沙門竺道一之金

鑠之千像，道安之丈八彌陀銅像，慧護之丈六釋迦銅像等，爲其濫觴。至戴安道之彌陀，及夾侍二菩薩木像，與夾苧之行像等製作，始極東晉造像之妙，有惟妙惟肖之稱焉。其時法顯亦尙未渡天竺，印度佛像之傳來，無可憑信者，加之印度亦無彌陀造像之事，而中國反有造彌陀之像者，蓋因有名廬山高僧慧遠等依譯經提倡西方淨土之佛教所致也。所設行像者，蓋載佛像於車，而遊行街衢是也。想係由西域之傳聞，而中國早有行之者歟？鎚鑠像，夾苧漆像，爲中國所發明，亦未可知。鎚鑠者，被薄銅板於模型，用鎚打成。夾苧漆像者，貼苧布於泥模，至二三重，用漆漆固，除去泥土，祇存其木骨，使內部虛空，蓋要行像輕便，故採用此法；惟真實可信爲當時所製作之物，則無遺存，因是，最初南方雕像之樣式，難以詳悉。再考西來之粉本，殆一無所有，戴安道只依據經說，髣髴製造，此蓋屬中國自己獨造之形樣歟？安帝之義熙二年，西曆四〇六年錫蘭之王，送來白玉之高四尺二寸之佛像，九年法顯亦由天竺攜歸小佛像數尊。此種錫蘭所造之白玉石像，與顧長康之維摩壁畫，同稱瓦官寺三絕寶中名品之一。蓋想卽如前述之阿摩拿哇奇之像也。當時北方五胡十六國之中，鑿窟造像之風盛行，前秦苻堅之建元二年，有樂僔沙門者，在燉煌甘肅鳴沙山之崖，穿一石窟造佛像，所謂莫高窟是也。其後逐漸

有在此處營石窟者，至唐聖曆時，西自九隴坂，東至三危峯，其間成窟寶千餘龕，卽今所謂千佛巖是也。此莫高窟，實中國鑿窟造像之嚆矢。近年英法人來此千佛巖，由石室取出古畫古文書等物而歸，又攝影諸窟之雕像壁畫，歸而公諸於世。但對於樂傳之莫高窟，則一向不明，今觀此影寫之雕像之中，作樣之最古者，大體殆似山西雲崗之像，此千佛巖或雲崗之諸窟之中，窟之中央鑿塔，其面造佛像者爲多。但此塔非覆鉢勢，純然爲中國風，方形之三重五重之塔也。此恐是由前述印度之制底窟之中，有雕出佛像之塔之傳聞，因未見其實而倣之者也。石窟鑿像而外，當時宮苑裝飾之盛，亦不減於秦皇漢武魏明之世，在晉代有趙王石季龍自晉咸康元年，至永和四年，共十四年間。其鄴河南臨漳縣宮之太極殿前，建樓柱楹皆雕鏤龍鳳百獸，芳塵台上造銅龍鳳凰門之層觀，置塗金之銅鳳一對，高一丈六尺，舒翼如飛；又建春門之石橋柱，面悉鏤雲，柱上作蟠螭，治石甚工密。鄴宮之瓦，後世有以作硯，所謂銅雀硯，極備珍賞者，非偶然也。如石趙之解飛，晉之區純，皆爲名高巧匠。前燕之名馬赭白之銅像，神異之事蹟，留於汗青。鮮卑之胡俗有金人鑄卜之奇風。庾亮咸康六年卒歿後所出之文康樂，則用假面，繼周之方相氏之黃金四目，爲假面最古史徵，卽後世舞樂面之濫觴。俑爲近年出土者，如顧愷之女史箴圖，有

被賤者之冠者，得見爲晉俑之特徵，亦是瓦俑之彩色也。

晉代銅器之存於今者，爲鏡與虎符，及日本最近所得之建興三年武鄉侯所造塗金釜等耳。晉符較漢符稍大，現虎斑紋者多。鏡之銘凡有年號者，均限於漢吳晉趙，頗屬奇特。泰始元年鏡，與九年之張氏作鏡，皆晉初之佳品。太康二年鏡，元康元年鏡，及永康元年鏡，皆似吳鏡，並與前出之漢建安鏡，吳元興鏡相似，鑄出神人異獸，其精巧則過之。此種漢晉之鏡，亦時有自日本之古墳掘出者，其中如中國遺品稀少之五鈴鏡，六鈴鏡頗多。石季龍建武五年東晉咸康五年之四神四獸鏡，其製作之精巧明淨，遙駕前出諸鏡，除以後之唐鏡佳品，少能與之匹敵。羅叔言收之於古鏡圖錄，謂爲蕭齊建武所作，然銘文中，與有石氏之記之鏡，製作全屬同一式樣，故知爲石趙之製無疑也。石季龍常極豪奢，置雜伎工巧，如鄴宮之太武殿，漆瓦金箔，銀檀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人工之巧，是故鄴城工官遺作之鏡，特爲精巧，蓋屬當然。鄴都之織物，亦製成於晉所無之異錦。至梁陳之時，見有美錦，則常與鄴錦較，而賞之，有登高，光明，博山，茱萸，交龍之大小諸文錦，蒲桃文，斑文，縞文，核桃文，斑文錦，鳳凰，朱雀，辟邪錦等名目，非如晉只有鶴文，杯文綾，雙鴛鴦綺等而已也。苻秦之秦州刺史竇滔之妻蘇氏織迴文錦，吳之

趙夫人之流歟？前人之著錄中，關於製作年代之未能判明者，或亦屬晉代之器，卽所謂銅鑄者，三足之圓台板之中央有柄，蓋板則有插柄之孔，可以迴轉，蓋上有紐與蟠螭之漏空雕飾，製作頗精巧。同樣之器，亦有以石做者，紐飾則成三螭，蓋或藥碾耳，姑述於此，以待後賢之考證。窯工之文獻，晉制少府領甄官署，掌甄瓦之任，於潘岳之賦，始僅有縹瓷，白甌。廣州之白盃，雖傳有其名，因無實物，不甚明悉，但縹瓷卽甌，越浙江溫州之青瓷，當時已與白瓷造出，始爲唐宋南方瓷器之源，則甚明瞭也。漆工晉有畫輪車，以彩漆畫於輪轂，石季龍曾用彩漆畫扇，漢以後似漸進步也。

第十章 南北朝

東晉之後，南方劉宋，五十九年，西曆四二〇年，至四七八年。蕭齊，九年至五〇一年。梁，五十五年至五五六年。陳，三十二年，西曆五五七年至五八九年。北方元魏，起於東晉太元十一年，西曆三八六年，初都恆安（山西均建都於建康，合計百六十九年。北齊，後徙洛陽，梁大同元年，西曆五三五年，分東西兩魏，東魏都鄴，梁大清三年，西曆五四九年，被高齊所滅。西高齊，承東魏之後，都於鄴，梁之大寶元年，西魏都長安，陳永定二年，西曆五五八年，被宇文周所滅。高齊，承東魏之後，都於鄴，梁之大寶元年，西曆五七六年，被周滅亡。宇文周，承西魏之後，都長安，陳之永安三年，西曆五五九年，起。大建，相繼遞興，至統爲止，計二十六年。字文周，十二年，西曆五八〇年止，計二十二年。總計百九十五年。

一於隋之時爲止，稱爲南北朝。當時繪畫名家，有劉宋之侍從陸探微，高士宋炳，字少文，蕭齊之謝赫，梁之元帝，右軍將軍吳興太守張僧繇，高齊之直閣將軍楊子華，朝散大夫曹仲達，宇文周之常侍田僧亮等，所恨遺作無傳至今者。陸探微以顧愷之畫法，作連綿不絕之一筆畫，筆法秀麗，極潤媚之妙，有顧得其神，陸得其骨，張得其肉之批評。宋少文被薦於朝，隱居不仕，高尚之士也，惟性好藝術，居室之四壁，皆畫山水，以供臥遊，讀其畫集序文，即可窺其心曠神逸之意，其所作山水，不徒作高尚理想之寫意畫，多由實地寫景，開後世畫家之創格。謝赫寫人物能於一見之後，想像描繪，毫髮無遺，不但創一種細微之別體，且創著畫品錄，批評前人之優劣，永示模範於後賢，又其序文，始揭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之六法，作後世論畫之典型。元帝名暹，字世誠，初爲湘東王。天生之神技，其人物之妙，足使荀衛閣筆，袁陸韜翰云其遺文之山水松石格，可謂爲論畫法之權輿，遺作職貢圖一卷，唐代尙爲傳世之名品。張僧繇信奉佛教，仕於崇飾佛寺之武帝，一生繪壁畫朝衣野服奇形異貌，殊方夷夏，發揮千變萬化之精技，顧陸之次，爲屈指南朝絕藝之一人，其江陵湖北荆州天皇寺柏堂之盧舍那佛，及孔子十哲，金陵安樂寺之四龍及鷹，爲繪畫史上有名之事蹟。楊子華特長鞍馬人

物，爲文宣帝所重視，時稱爲畫聖，壁上所畫之馬，傳說夜夜有起蹄齧草長鳴之音。曹仲達乃曹國之人，最善佛畫，與先之張僧繇及後之吳道子、周昉共至晚唐，爲佛教畫上有名四典型之一，有曹衣出世之傳說，其藝之令人欽服，可想見也。田僧亮以野服柴車之風俗畫，最爲有名，與楊之畫風，似共祖述。顧陸僧繇。魏晉南北朝之山水，頗幼稚，其羣峯之勢，有如螺鈿之文縹，或如櫛齒，水似不流，人大於山，樹木或如孔雀尾，或如伸臂並指而植列，毫無畫趣之可言，故不若稱爲人物畫之爲佳也。桓玄收藏之名畫，後宋武帝劉裕元興三年，起兵討玄時，即使臧喜取之，至爲劉宋內府之寶，及其滅亡，畫亦散佚，傳至蕭齊者，僅有十二帙，高帝命王僧虔購收之，科別其畫之最精者，不論時代遠近，以技術優劣，列爲等第，自陸探微以至范惟賢四十二人之作，分爲四十二等，都三百四十八卷，成二十七帙，聽政之暇，旦夕披玩，及齊滅，又成爲梁之寶物，武帝愛之特甚，任張僧繇爲直祕閣知畫事之官，更搜集天下古來之珍蹟，藏諸內府，大清三年侯景之亂，綱太子預得秦皇焚書夢識，圖書數百函，均燒於建康，陷落之兵火，承聖元年，陳霸先平侯景，元帝接位，所殘留之寶物，大尉王僧辯搜括之，載送至江陵之新都，然江陵於二年後，被西魏將軍于謹攻落，元帝聚名畫法書及典籍二十四萬卷，命後閣之舍

人高善寶焚毀，已則投其火中而死，儒雅道絕，可爲歎息。于謹等煨燼之中，收書畫四千餘軸去長安，陳之天嘉中，文帝又肆意搜求，頗得相當之寶繪，嗣更傳於隋唐也。畫品則謝赫之後，有陳之姚最續篇，及元魏之孫暢之述畫記。南北朝之書法，最有名者，爲宋之中散大夫義興太守羊欣，字敬元，元嘉十九年卒，七歲。十三梁之國子祭酒蕭子雲，字景喬，豫章文獻王，寶元元年卒。羊欣始書人，子雲仿鍾繇逸少，稍變其體，最善草隸飛白。書品始於梁之度支尚書庾肩吾，字叔慎，大寶元年卒。至齊之司空王僧虔，梁之山中宰相陶弘景等，論評益進。筆法則有古傳二十四訣，永字八法等，而漸趨精細。書畫裱裝，晉代背紙皺起，欠佳，至宋世後漢書之著者有名之太子詹事范曄，字蔚宗，義熙八年卒。始精此道。孝武帝命中散大夫徐爰以書十紙，裝護爲一卷，明帝料簡舊祕，又遣使三吳，鳩集散逸，命中書侍郎虞和，黃門侍郎巢尚之，驍騎將軍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伯等，博學好古之士，編次之，以二丈爲一卷，裝裱二王之縑書珊瑚軸，紙書金軸各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躔，織成帶，扇書，紙書，飛白戲字檀軸三帙三十卷，計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新購六帙，一百二十卷。梁之武帝，以舊裝堅強文字損壞，命天監中中飲軍朱異，東宮通事徐僧權，及唐懷允，姚懷珍，沈熾文等書人改裝之，更命書題簽，二王之書凡七十八帙，七

百六十七卷，並珊瑚軸，織成帶，金題玉躩之卷物，裱裝自此時始行完好。紙則蕭齊之高帝，置有紙官署造擬光紙，梁有紅箋，陳有彩箋。梁之元帝，用白牙鏤管筆，及金銀斑竹管之筆，蕭子雲製筆，以胎髮爲柱。吳令唐鏞鑄翔鳳硯，獻諸武帝，此種可談之事不少。筆格似出於南北朝，梁之簡文帝有詩詠之，又有吳均之賦，庾肩吾亦用銅硯筆格。

佛教信仰，南北朝較晉代益廣，故造像亦益盛。劉宋明帝元嘉之際，丈六丈八銅像之製作，史傳所記，不一而足，小金像時有製出，塑像檀像，更爲普遍，釋迦像彌陀像之外，盧舍那佛，觀音，彌勒，文殊，普賢，來儀像等，頻頻造出，有戴顓字仲若者，爲戴安道之子，擅光顏圓滿之妙技，所造甚多，清代端方所藏元嘉十四年之佛像，足以代表劉宋時代之絕好標本，衣褶之皺法，雜入健馱羅之作風。蕭齊之高帝文惠太子及竟陵文宣王並造像甚多，永明時，石匠雷卑之瑞石釋迦像，可稱極鑄琢之巧；明帝造千軀之金像。梁之武帝爲信佛最篤之君主，有光宅寺之丈八彌陀銅像，大愛敬寺之丈八檀像及銅像，同泰寺之十方佛銀像等，又遣使至印度傳入舍衛國祇園精舍之檀像模型。簡文帝亦造千佛像等，其餘名僧及篤信之士，所造像實不勝枚舉。玉石像，夾苧漆像，象牙像有之，過去七佛，苦行佛，金

剛神等像亦有之，所謂千佛，只一二寸長之小金銅像，普通銘有大同之年號，往往遺傳至今。陳之武帝修營侯景亂時所焚金陵之七百寺，造先皇等身之檀像十二軀，金銅像一百萬軀。宣帝亦造二萬軀之金像，修治古像百三十萬軀，又造名僧之丈六盧舍那像，如是無數。南朝造像之遺品，至今稀少者，殆爲後世滅法之徒所毀損也。北朝元魏平定中原，造像大盛。

其先，北涼王沮渠蒙遜，

東晉隆安五年，自元魏天興四年，劉宋元嘉九年，至元魏延和元年，計三十二年。西曆四〇一年至四三三年。

爲表示其功業於

不朽，於涼州甘肅之南百里之山崖，鑿石窟，內多造石像，至唐代沙州之東南三十里三危山之崖，

尙遺佛像二百八十軀云，至今尙有遺存者。大延五年，西曆三九九年北涼爲元魏所滅，其族人沮渠安周逃

至西方，於魏之太平真君三年，忽爲高昌之王，未幾卽逝。安周曾於高昌造彌勒像碑，其故地卽今之

新疆吐魯番之東之明火州之舊城址，該碑現爲德國柏林之博物館所收藏。太平真君五年，太武帝

行滅法，然太子晃將詔書延遲宣布，又因世間預知其情之故，僧侶匿跡，佛像經典，亦得先事隱藏，且

此時尙在元魏佛教興盛以前，故爲害至輕，此爲中國第一次之滅法也。文成帝卽位之興安元年，復

發明詔，令諸州郡縣各建一寺，並修復其已破壞佛像，後大安元年，召僧曇曜爲僧統，容納其請，定僧

祇戶佛圖戶之制，各州鎮徧興佛教，僧祇戶年年納穀物於僧曹，佛圖戶則服造與之勞役，曇曜又在當時之首府代都恆安，即今之山西省大同府之西北三十里雲崗堡武州山之崖，鑿造石窟五所，名曰靈巖，成於和平三年，其後尙續有興造，其舊者雖有崩壞，然至今尙有大小凡二十窟，寺院本有多處，然今存者僅石佛古寺一區耳。造像銘則甚少，因祇有太和七年之邑師法宗，故諸窟中孰爲曇曜鑿造之舊蹟，則難以分明。其中遺有方塔，四面多雕出佛像，壁上之像龕，多爲尖圓之搏風，與印度之形不同，想亦是如燉煌石窟之條中所說，當時祇傳聞印度制底之樣式，而未見實際，模仿所成者也。壁上浮雕之佛傳圖，亦係倣倣阿張他阿等之類，余大正辛酉冬遊此地，徧觀諸窟，其中有爲農家倉屋者，驢馬輓輓，藁薘堆積，像則被煙燻者爲數頗多。石佛寺之僧，對於窟之由來，尙不自知，不覺令人歎息。像之最古者，其樣式亦不似印度，然考其面貌姿態，亦不類純粹之中國人，其像爲脣厚鼻梁高，目長頤豐，肩張雄偉，挺然丈夫之相，與中國人體格相貌，完全相異，此殆印度像之粉本不充分之證據歟？若如來像定印之兩手，非上下重疊，而爲前後重疊，彌陀像額上無塔形，兩腳交叉而坐，此種姿勢，元魏以後所造之像未嘗有，或因元魏人種是鮮卑族由彼之理想而製作者乎？鮮卑族即今之內蒙

古科爾心右翼之大鮮卑山之邊，興安嶺東而起之種族，後改元氏，魏之拓跋氏，卽最強盛之一部。楚辭中所謂小腰秀頸，往往於造像上見之，但佛頭之肉髻，非是大螺髮，則稍似健馱羅雕刻，衣褶爲並行線狀，與健馱羅呵馬拉哇奇多少相似，然此亦不過僅就看過佛像者之口傳而仿造者耳。像之尊種，則彌陀，盧舍那，普賢來儀等印度之遺像中，未曾見聞者頗多，尊容亦如前述與印度不同，至如千軀萬軀之小銅像，更未聞其類例，間有三面八臂乘牛，五面六臂乘迦樓羅外道之神像等，其混入佛教於美術，令人驚其較印度之爲早，然其像容持物等，俱非本式，此或係雜聞外道天祠之說之所致也。孝文帝太和十八年，由恆安遷都洛陽，同時洛城南三十里之伊闕龍門山之崖，又鑿造石窟寺，此係承帝之意，爲其再從兄弟宗室之比丘慧成所經營者，後名古陽洞，今尙依然存在，余今年五月曾遊此處，歷覽由元魏至唐代所造諸窟龕，龍門諸窟中，此古陽洞爲最古，且造像銘最多，所謂龍門二十種，皆在此窟內，曾見拓工數人，拓取其墨本。窟之本尊，後世屢屢補塑，誤認爲道教太上老君之像，洞名亦呼老君洞，雖不足觀，然壁上滿面造龕，雕像，無立錐之地，由太和至東魏武定五十年間之製作，殆均齊集此窟。其古者佛像之定印，彌勒像之交脚，與雲崗相同。正光後之如來像，則垂於座前之

衣褶之端，同形之曲像反覆重疊，成一種印度所無之樣式，如說法，與願之手相，或伸五指或伸頭中之二指，無有一定。又如釋迦多寶二佛並座，普賢來儀等，專由法華經所製之像，則爲印度所無。反而印度最多之轉法輪印之佛，則未一見窟之本尊之夾侍菩薩，持有印度之扇，嗣後則成中國觀音像之玉環也。諸尊之光背之形，靈巖以來，皆爲尖圓之寶珠形，印度之遺像中，則未曾記之，畢竟印度粉本之不備使然。元魏樣式，則殆未受印度技術上之影響，純以經說及傳聞爲本，成中國特創之式，可明知也。然亦間有完全模倣健馱羅之金銅像等。古陽洞之次，在龍門所造者，名曰賓陽洞，係由宣武帝之景明元年起，至孝明帝之正光四年止，二十四年間，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人，三代之閣官奉詔所造。有北中南三窟，卽今之潛溪寺，中洞正面，佛及菩薩聲聞之夾侍計五尊，左右鑿佛及大小菩薩之夾侍各計五尊，壁上有佛傳圖及皇帝皇后供養圖等之浮雕。南北二洞，各於正面鑿佛菩薩聲聞之五尊像，又南洞之壁上，有隋唐等之龕像，總其三窟較古陽洞至爲精巧，作風亦有種種之變化。上述四窟之外，至東魏之間，所鑿造者，尙有蓮花洞及其他二三窟，近年賓陽之三洞爲兵士之營幕，像均爲煙所燻，諸窟龕之像，則往往被鑿去其首，或全身，其損壞之程度，日益增加，較吾友早崎

天真往年所攝得供子等之研究之照片，不能見及者甚多。洛陽不遠之鞏縣，亦有石窟四五處，窟之中央造塔像，屬雲崗風之式，觀其像之古者，頗似雲崗，或鑿造較龍門爲早，亦未可知。壁上之供養圖，亦頗佳。此外魏世鑿造之窟龕，各處亦有，茲從略。窟龕以外之造像，則元魏文帝在位之間，每月造佛像一軀，其餘名僧篤信之士之造像事蹟，固不勝列舉。遺物金銅像亦亡於後之滅法，稍大者雖少，但石像因不易毀潰，尙存無數。小金銅像，今後能於土中掘出幾何，則未可知，至今出土品中，太和九年之釋迦像，及年曆不明之菩薩像等，可謂爲流傳日本者中之佳品。石像之遺品，則白玉石之彌勒像，釋迦三尊像，二佛並坐像等，存在極多，此種造像用美石，由元魏中葉起至東西魏之時，益爲盛行。所謂碑像者，亦同一盛行，蓋設龕於碑形之石上，而雕出佛像也。此與小金像爲印度型所無，其最大而著名者，以天平二年之嵩陽寺碑爲首。而至西魏恭帝元年之碑像等，遺品甚多，無年號者，尤多也。其碑頭之制，可觀者洛陽白馬寺掘出之斷碑等是也。碑像有在兩面雕刻，又有在左右之碑側，設龕造像者，其小者兩面或四面有像，最多，木像塑像，夾苧漆像，則所造更多。作者傳有姓名之人，則有永平中爲嵩山少林寺造像而負盛名之博士李雅，及武定四年造河南彰德安陽縣萬佛溝洞之日光佛

張岫等而已。印度佛像傳入北朝之文獻，有大安之初師子國之沙門，持來之三軀，正光二年惠生從健馱羅模鑄之本生變之四面所作之雀離浮圖型等耳。元魏之佛教美術，因印度粉本之不備，其技術上無良好影響，亦決非無理。行像則景明以來盛行於洛陽，名刹於行像之日，由宮中派禁衛兵士百人爲護，演奏絲竹雜技，如臨祭典，萬家空巷出拜，雜遝已極，其盛可想見也。至高齊之世，於龍門武平六年新造治疾方洞，山西太原西南之天龍山石窟亦成。北齊之官制，甄官署領有石窟丞，故天龍山之石窟，或其督造，亦未可知。其造像之中，較龍門爲美觀者，有之。碑像石像之製作，至高齊其隆盛達於絕頂，有用太白山之玉石，藍田之青石等者，其競爭用石之美，以齊代爲最盛，且多作大像，兩面像四面像之外，六面八面之石幢像之製作亦盛行。佛像之中，華嚴之盧舍那像最多，因二佛並坐像之流行，故雙觀音，雙彌勒之像，頻頻造出。彌陀之夾侍，始爲觀音勢至，釋迦之夾侍，多定爲藥王藥上二菩薩，製造文殊維摩爲一對，阿閼寶生，彌陀，釋迦，或代寶生加入彌勒如來，四佛造成一具，亦甚流行。此等形式，爲印度所未見，前已屢言，如中國之佛教像，多不盲從印度，純依經說或傳聞，獨出心裁，製造之事，至今愈益明晰。蓋當東晉之末，華嚴，法華，維摩，阿彌陀等經，多已譯成華文，若以其造像之

樣式，專事模仿，強附會與印度相似者，殆不值一笑也。高齊物之作風，與魏末無大差異，後此等風格，開日本最初佛教造像之先河，齊代之碑像，則武平元年之少林寺碑，銅像則武平十年之三尊像，其小像，則武平元年二年三年之觀音像等，爲予所見遺品中之尤物也。但觀音額上有有化佛者，亦有無化佛者，彌勒之額上，概無塔形，其他之諸像，僅依銘文始知其名，若就印相標幟，則無從認起也。金石木漆諸像之外，瓦甃之像，似爲此時所製，魏齊所作之十一面觀音像等，間有遺存，此像印度亦有，但式樣不相似，頗合當時宇文周所譯十一面經之說，其有埋沒土中，未遭滅法之小銅像，以齊代之物爲多。當時百體千體三萬二千體等一時鑄造不少，關於此種之文獻亦多，諒亦自然之運數也。宇文周於前秦後秦之後，因都於佛教不甚興隆之陝西之故，造像全不及高齊之盛，但石像，碑像，小銅像之遺品頗多，其種類像式大抵與齊同。然武帝之建德三年，行滅法，六年平齊，又在其境，宣布滅法，此爲第二次之大災難，與第一次時不同，蓋爲百三十年間大興造之後，寺像之毀滅，果有幾何，則難以想像矣。現存諸像之造像銘，實南北朝隋唐金石文中一種特別之物，大抵記有造像之願文，年月，以及其造主。多數之人協力所造之碑像，則刻有各像主，開光主，齋主，維那，邑師，邑子等之姓名。文章

及書法，罕有佳者。其文字之筆畫，往往依年代而異，故特稱之爲別字，如不識則不能讀。中國人常將此銘製成拓本，爲文字之鑒賞，然無乃作雕刻史，宗教史之資料，爲可寶貴也。

道教爲中國固有之宗教，當後漢兩晉之際，次第興盛，並著經典，然其時以練心服氣之修養爲主，齋儀科錄設像等，則尙未興。及劉宋之世，道士陸修靜（元徽五年卒）宋文明等出，始仿佛佛教造道像，置道觀，行齋儀，授符籙等事，立主宰天地之神，名曰元始天尊，天上有大羅，三清以下三十二天，天尊治於大羅之天，其下置天地水之三官以下千二百仙官之真人，其中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等，統治世界，以辟穀，導引，服氣，練心，能到真人之境，得不老云。以此成一種之宗教。其名山稱爲洞天，喜居之，與佛教並傳至今。是後道教經像漸出，雕像有天尊像，老君像等，繪畫有三官十真人等圖，其南朝之遺品，則有蕭寶寅於隆緒元年（梁普通七年）所作之雙玉皇像，蓋仿倣佛教之雙觀音而作者也。北朝元魏太武帝之時，嵩山少寶之道士中，出傑物寇謙之，授之符籙，因之頗盛。石像銅像之製作亦多，正光二年之天尊像，與西安樓觀台舊藏之四面像等，皆爲早崎天真所藏之絕好標本。天真最長鑒識，將魏齊隋唐之雕像，宋元之名畫，載歸甚多，又影寫雲崗龍門之諸窟龕，爲我考古界增益

不少，予尙不能忘之也。高齊之文襄帝亦信道，建觀宇。宇文周亦仿元魏於卽帝位時受符籙，是以齊周之世，道教神像，頗多製出，如天和三年之老君像，卽其一好標本。道像元係模仿佛像，成有夾侍之三尊，有寶珠形，或圓形之光背，如前述之四面像，手相全與同時代之佛像相同，其所異者，祇面有鬚髯而帶冠，又與正光二年之像相同，右手持符而已。宇文周之世，像式變爲一定，前置三脚之挾軾，左手扶之，右手持符，此式至唐代尤有行之者，座前雕出香爐獅子供養等，則與佛教無異。然道教像終不若佛教像之精妙，佳作名品甚少，觀其遺品可知也。

佛道以外之雕刻，則南朝遺品中，有梁代之碑，獸然甚少。南京近郊之上元縣花林村之始興忠武王儋普通三年薨之碑，其蟠螭作繩形，繞於圓首之外，題額之下，有孔，尙存有漢碑之面影，同村之侍中

蕭景普通四年卒

墓之石柱，於蓋石之上作獅子，亦有於神道左右置石獅子者，臨川靜惠王宏普通七年薨之

墓，有龜趺之石柱石獅，甘家巷之安成康王秀大通二年薨之墓，亦有石柱與石獅，但與前述漢代之石獅

相異，別成一種樣式，足瞻南方藝術之一斑也。宋齊之制，東西甄官瓦署，設有督令各一人，陳之至德

元年隋開皇三年

詔昌南鎮造陶礎，獻於建康，及長沙王叔堅，極其鎔金琢玉之妙，凡宮人之佩玉，盡雕琢

鸞鳳，除此二事之外，南朝工藝，不足談。然昌南卽趙宋之景德鎮，後爲中國名瓷出產地，亦可知其由

來之遠，在此時也。北方則夏之赫連勃勃，

東晉義熙三年，自元魏天賜四年（劉宋元嘉元年）至元魏始光元年，計十八年，四零七—四二四。

盛其宮

苑之裝飾，造龍雀大鑲之劍，又鑄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以黃金爲飾，列於宮殿之前。元魏之夏

州治

陝西橫山縣西。

卽其處也。勃勃之將作大匠叱于阿利董其工事，然阿利性工巧而殘忍酷薄，如所成之

物欠佳，則殺其工匠，故器物無不精麗，龍雀鑲之劍首小者，往往出自日本古墳，固不能確斷爲夏物，

然或屬兩晉南北朝與同時代之三韓之製。元魏亦有宣武帝所建瑤光寺之九龍，神虎門之雲龍風

虎等裝飾，文成帝於方山

大同。

壽陵造永固石室，用文石，青石，黑石，以隱起之雕鏤，飾其柱楹欄階，壁上

刻出忠孝之事蹟，與堂前碑獸，共極工巧。宮城內之皇信堂，亦四壁雕鏤古聖忠臣烈士之容貌，較漢

代之石享堂刻畫，更爲精巧。由雲崗龍門石窟之佛傳圖等，可以概想其狀也。自文成帝至孝明帝之

世，將作大匠蔣少遊，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青州刺史侯文和等，皆以建築雕刻之機巧，稱爲絕代

名匠。如安興於熙平元年奉靈太后胡氏之命，所建洛陽城內永寧寺之九層塔，雕梁藻柱，青鎖金鋪，

莊嚴炳煥，稱爲閭浮之所無，極建築之奇巧也。孔廟國子學等之像設，亦勝於前代，而更壯麗。碑頭之

雕飾，亦異於南朝物，其龍矩之美麗，於前述之白馬寺碑像首及文懿公高盛東魏天平三年薨之碑，可以知之。其螭首亦不似後之唐碑之寫生風，作不成龍之文樣，卻另有一種趣味也。車輦之裝飾，則元魏之制，用雕虬、文虎、蟠螭、鸞雀、華蟲、金鷄、山林、雲氣、仙聖、忠孝、四神、異獸等，似較前代更爲美觀，想係油畫也。假面則於平沮渠氏所得之安諒樂，有胡人面，及金目銀齒之獅子面，高齊則蘭陵王長恭平武四年薨爲示威敵，常戴假面臨陣，故有蘭陵王入陣曲之舞樂，亦用勇猛之假面具，盛行至唐世後者。日本至今尚有遺傳。宇文周亦有龜茲樂之獅子，及安樂即城之狗獸耳，木刻線髮等面。魏俗之鑄卜，行至齊周，然可徵之物，一無遺傳。後趙之石季龍，及蕭齊之下邳太守王玄象等，有發冢之癖，掘出古器甚多，因之惹起好古之風習。梁代虞荔之鼎錄，陶弘景之刀劍錄等出，則開趙宋古器錄之先河。魏齊之俑，近年掘出者甚多，有着桶襠衣而負弓者，有衣胡服者，有披甲冑者。晉俑唐俑有一種不同之趣，蓋風俗使然。設色則皆不用釉。元魏高齊之官制，亦屬大府寺，設有甄官署。北周陶工置士一人，使造罽彝簠簋等器。魏世於關中即今之西安咸陽及大同洛陽造御用陶器，類似南北朝所製之鏡，頗多遺存。所可惜者，如晉初以前有年號銘記之物，則未得一見，然有如丹陽鏡，朱雀玄武鏡，刻線狀凸起之文

樣者，有如尚方蔡氏鏡，袁氏鏡，屬於晉鏡之遺風者，有如秋風鏡，雕新式文樣者，由漢鏡以至上所述諸鏡，則其古色亞於青綠徹骨之周銅器，而美者亦常有。此外則漆黑色，水銀色爲最多，漆工則梁有綠沈筆，卽青漆之筆管，陳有蚌盤，卽螺鈿盤。

第十一章 隋

隋開皇九年平陳，始統一天下，至義寧元年爲止，計二十九年。西歷五八九年至六一七年，以長安稱西京，洛陽稱東京。之名畫，當以朝散大夫展子虔，中

散大夫鄭法士，陸州建德縣尉孫尚子，光祿大夫殿中將軍董仁伯，光祿大夫殿中將軍楊契丹，及于闐國人尉遲跋質那爲首屈一指。展以畫車馬爲勝，孫以鬼神鞍馬勝，鄭以游宴豪華勝，董以台閣車馬勝，楊以衣冠簪組勝，各有所長。楊契丹與鄭法士同畫光明寺塔之壁畫，時因楊畫人物極工，其隣居親友，均索觀其底本，楊有時攜鄭至朝堂，指宮闕之衣冠車馬，謂出其手筆，鄭則深爲歎服云。壁畫始終爲繪畫中最重要之製作物也。尉遲乃外國人，其子乙僧，唐初授宿衛官，且襲封爲郡公，有大尉遲，小尉遲之稱，同爲中國所優待也。大尉遲畫趣灑落，而有氣概；小尉遲用筆緊勁，如屈鐵盤絲，皆畫

佛像神鬼，及外國之事物，其畫爲凹凸畫法，有陰影之暈染，類似印度風之呵姜他壁畫。南北朝及隋代繪畫之遺品，則有開皇二年勅令夏侯朗所畫之三禮圖十卷，煬帝所撰之古今藝術圖五十卷，至唐代視爲傳世之名畫，然至今未能一見，殊以爲憾。文帝滅陳時，命元帥記室參軍裴矩與高穎收陳之內府古書畫得八百餘卷，於洛陽觀文殿後建二臺，東曰妙楷台，西曰寶蹟台，收藏法書名畫，以供鑒賞。煬帝幸揚州時，將兩台所藏畫集攜之隨行，然中途船覆，致大半淪失，其殘留者，於帝被弑後，歸於文化吉。化吉至聊城，又爲竇建德所奪，遺置於洛陽者，則爲王世充所取，後皆屬唐內府之物矣。書法名家，則有右軍九世孫僧智永，開皇中刻王羲之蘭亭序於石，法帖乃始於此。文房之事，就文獻所傳，則隋代不過有綠色之苔紙等而已。

隋代佛教造像之盛，遠非南北朝之比，文帝卽位之開皇元年，發詔修復佛寺，至仁壽末年，造金銀檀香夾苧牙石等像，大小一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並修治舊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軀；煬帝亦鑄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其中有百三十尺之彌陀坐像等，舊像之修治，則達一十萬一千軀，經此修治，凡周武滅法之慘跡，皆行回復，又文帝皇后獨孤氏爲其父建趙景公寺，造銀像六百餘軀；

禮部尙書張穎捐宅爲寺，造十萬軀之金銅像；天台之智者大師，於一生之間，造像達八十萬軀。其餘丈六、丈八等大銅像，製作之記錄頗多，至於一時製多數之像，則爲今日遺傳最多之一二寸小銅像無疑，其盛況實可驚人。又當時民戶均備有經像，亦因奉文帝之詔也。山東之歷城、千佛山、佛峪、益都、雲門山、駝山、東平、白佛山、長清、五峯山、直隸、滋州之南響堂山、河南之安陽、萬佛溝、及龍門等處，隋代雕造之窟龕像，遺存至今者頗多。玉石像，四面像，碑像，六面八面幢像等，其製作之盛，與高齊同。佛像之印相，亦有上下重疊兩手之本式，式定印者，觸地說法等之手相，有與印度相同，而如唐代之物者，頂相亦造螺髮，技風則全無。元魏之餘波，而面貌益柔和圓滿，純屬中國式，衣褶亦重於寫實，有流麗柔巧之雕刻，可認爲好個唐風之胚胎也。小銅像之遺品，觀音最多。造像銘爲小碑之形，刻於像背，夾侍之像，則以其座之花莖，插入本尊座邊，又別造神王獅子等，列於其傍，或五尊七尊，造成一具，背添菩提樹像者，亦多有之。石像則有文殊菩薩等，傳入日本之像，則高齊隋以至唐初之鑄造，想不在少。法隆寺之四十八體佛，馳名於世，今爲帝室御物之金銅像中，彌勒像垂衣之下端，尙存魏末、高齊之樣式。一光三尊像，立菩薩像等，則皆爲隋式。鎚鏤塗金像之中，有爲隋或唐初所造者，亦存於日本，如

立菩薩，立佛，及夾傳等，其一二例也。道教像亦繼續製作，遺品雖有，然像式與先之宇文周之物相同，製作亦不如佛像之佳也。

隋代之工藝，如甄官署各置令丞一人，如將作大匠何稠，因當時琉璃之製作絕跡，特造綠瓷。如稠之父通爲斲玉之名工。又煬帝晚年所建江都江蘇揚州之迷樓，富於金虬玉獸之雕飾，傳於記錄者，不過以上諸事。琉璃卽玻璃，漢武帝時，由大秦羅馬、罽賓等處輸入；三國時則交趾歲有貢獻；至梁武帝時，扶南之商舶來航，有售賣天竺玻璃鏡之事；元魏太武帝之時，月氏人來代都，鑄石作五色之琉璃，因之中國有此物之製造也。金工之遺品，則有鏡，亦間有銅獸符。隋之獸符，非伏虎乃走獻之形狀。隋鏡之花紋，亦較南北朝稍新穎，銘文多用楷書，間有飾四神，十二辰，鳥獸花紋者，然隋年代短促，無明確之定式，苟若確切斷定其爲何時代之物，則難以鑒別也。日本法隆寺所藏天馬之軍持，爲聖德太子御用之物，相傳由中土傳來，其製作之精殆彷彿隋唐諸器，謂爲稀世珍寶，亦無不可也。該寺之灌佛盤，硯滴，墨牀等物，以其所刊鏤之花紋及塗金之精巧察之，或亦屬唐製。又該寺寶藏，如所謂太子四天王紋旗之胡人狩獵文錦，及所謂太子之御褥之四神錦等，皆爲中國所無之隋錦寶物也。斯物或

由小野妹子之遺隋，及隋使裴世清之來聘，隋大業三四年所傳入歟！

第十一章 唐

唐，長安爲上都，洛陽爲東都，自高祖七年至天祐三年，凡二百八十九年，西紀六一八年至九〇六年。劉漢之後，世代最長，國勢最盛，統治遠

及西域，文物亦極燦然。其時詩人蔚起，論者有初、盛、中、晚四期之別；初唐自高祖武德至睿宗先天，西紀六一八年至七一二年，盛唐自

玄宗開元至代宗永泰，西紀七一三年至七六五年，中唐自大歷至憲宗元和，西紀七六六年至八二〇年，晚唐自穆宗長慶至昭宗天祐，西紀八二一年至九〇六年。今言美術，亦可依

此。初唐之中，以武后垂簾之時，西紀六九〇年曰武周之世。其時畫家有工部尙書大安縣公閻立德，

名讓，以字行。顯慶元年卒。中書令博陵縣公閻立本，咸亨四年卒。兄弟並擅丹青，蜚聲當代。凡宮殿之建築裝飾，及袞冕

車輿傘扇之制，均由立德案定。立本時稱丹青神化。於武德九年，畫秦府十八學士，貞觀十八年，於凌

煙閣畫二十四功臣之像；楊子華逝後，圖人之妙，以立本爲中興。其真蹟現藏閩中林氏，有漢至隋帝

王像十三，凡一卷；並有唐代至近古之跋文，及南宋中書省之印記。米元章之畫史，謂爲高古琴絃之

描法。蓋自晉顧愷之之女史箴圖卷而外，古名畫之遺品，以予所知，當以此卷爲其次。其時驃騎尉張

孝師，司徒校尉范長壽，何長壽，宿衛官尉遲乙僧等，亦唐初妙手。張最善畫地獄，范何共法僧繇，長佛教畫，乙僧如前所述擅凹凸畫。貞觀二十二年，唐使王玄策由天竺歸，隨行之巧匠宋法智，摹寫摩揭陀之佛跡，菩提樹伽藍之彌勒像等，齋之而返。顯慶三年，撰行記十卷，中天竺國圖三卷；又自麟德三年，至乾封元年，撰西國志六十卷，其中有圖畫四十卷，即范長壽等所繪。故天竺畫之摹本，當時頗富。有高昌國者，爲前涼前秦時之一郡，當隋代大業之際，其王麴嘉之孫伯雅來朝，至武德中文泰嗣位，貞觀初亦一度入朝；其後太宗徵之不至，怒而征之，身歿國亡。近年由其故地吐魯番發掘而得，其傳達德國柏林之壁畫，蓋貞觀時物也。按高昌本塞外邊陲之地，其藝術自較當時長安洛陽之名作爲幼稚；然如踏儒童菩薩之布髮定光如來，及信士信女之供養圖等作，則吾人可因此而考知當時之文化風俗，及其藝術之一斑云。

至盛唐，供奉內教博士寧王友吳道玄，初名道子宗室左武衛大將軍彰城公李思訓，太子中舍李昭

道父子，左武衛將軍曹霸，其弟子大府寺丞韓幹，嵩山高士盧鴻，字浩然，宣州長史周昉，尚書右丞王維

字摩詰，乾元二年卒，年六十一。等輩出，而畫運一變。吳道玄殆爲神假天造之畫聖，真絕代妙手。其作壁畫時，凡彎弧

挺刃，植柱構梁。以及佛像之圓光，決不用界筆直尺，規矩等物，在觀衆之中，懸腕而繪，運筆如旋風。其生平傑作，爲兩京寺觀內所繪之三百餘壁畫，數仞之畫，或由臂，或足爲先，巨壯詭怪，筆力飛舞。而稠密精細之畫，亦所兼長。佛道人物，神鬼禽獸，山水臺榭，樹石草木，皆冠絕於世。天寶中，奉玄宗之旨，寫蜀道之景，以嘉陵江三百餘里之山水，窮一日之力，畫於大同殿壁。山水之法，至是一變；人物之法，亦與古之遊絲琴絃異趣，筆痕宛如蓴菜，一反「曹衣出水」之筆法，而肆如「吳帶當風」之縱橫，更施以淡彩，所謂創吳裝之新格是已。惜遺作存者頗少，予在中國，亦祇見其摹本，如宋紹聖二年曲阜所刻之宣聖按几坐像，與後世所刻觀音像，其風格至宋代猶行，可以想見後人仰慕之盛矣。李思訓專長山水，畫掩障_屏之飛泉，幾能聞聲，玄宗歎賞，謂爲通神妙手。其筆格遒勁，湍瀨潺湲，雲霞縹緲，時以爲神仙之筆。李昭道亦能傳乃父之風。山水之變，至於二李，可謂自成一家矣；惜未見其真蹟，徒於後人之臨本，追想其一二耳。其皴法如小斧劈；金碧之法，亦爲所創。論者謂二李父子，實首出之山水專家，非過譽也。南北朝美術，固極昌明，而山水之作，則遠不逮。其畫石則徒務雕透，而如冰澌斧刃；寫樹則刷脈鏤葉，而若栖梧茆柳；功倍事拙，其色猶有不勝者。至吳道玄與二李出，始有法度可循；終趙

宋以後，山水較人物爲占重要之位置。曹霸爲古今獨擅之鞍馬妙手，其弟子韓幹亦負盛名。嘗畫玄宗御廄之沛艾大馬，惜爲不解繪事之杜甫，貽以畫肉之誚耳。盧浩然於學問，道德，八分書外，又以山水木石之妙聞於時，其遺蹟嵩山草堂十志圖，係宋李伯時之摹本，尙能觀其彷彿。惟與二李之法度，稍異其趣，或因其人品之所致乎？周昉最長仕女，以穠麗豐盈之態，稱賞於人。佛教畫之水月觀音，亦其創作；與張僧繇、曹仲達、吳道子爲四典型之一。王摩詰自謂「前身詞客，宿世畫師」，實詩畫雙絕之天才；明莫是龍、董其昌等，推之爲南宋文人畫之鼻祖云。其遺文山水訣中，始以水畫爲畫道之上乘。其雪霽圖卷，予尙未見其真本，然於徽宗之臨本，已足想見其大體矣。其畫鈎斫山骨而不加皴染，無吳生山水之色，尙未脫六朝古態；明人以渲淡之法，謂起於右丞，實謬見也。伏生授經圖，爲宣和內府所藏之名迹，題簽係南宋高宗之筆；宣和中祕，此爲首品；有紹興之跋，黃休伯、宋漫堂、孫退谷等印記。畫法高雅，真令人彷彿有與輞川山水相接之感。其有畫傳上未甚著名，而在當時，不能不謂一作者，卽奉議郎、龍州別駕集賢院待詔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是也。令瓚生蜀，開元九年，沙門一行奉詔作大衍曆時，考製渾天儀、黃道儀。其人長機巧，而工書畫。其遺作五星及二十八宿神形圖卷，宣和畫

譜以來，誤爲張僧繇之作，故令瓚畫名，竟至湮沒，僅知其能書而已。至清安儀周，始考知其畫亦令瓚所作，且爲妙品。今其畫前半，爲吾友完顏所藏；日本有全卷，卷首有令瓚署名；用密教之接神形者，爲盛唐作品之明徵，未受吳生陶染之佳構也。張萱之唐后行從圖，現在上海之密韻樓。盛唐之畫存於日本者，正倉院之琵琶捍撥之騎象鼓樂圖，阮咸捍撥之圍棋圖等，皆畫於獸皮，係工匠之作，故不佳。其鼓樂圖配景之山水，足以想見吳生二李以前之風格爲何如也。

中唐畫師，有給事中畢宏，韋鸞，及忠州司馬張璪，字文通等出，始極樹石之妙。張璪唯用紫毫之秃筆，或用手沾色摹絹素，有渾成之妙趣，得自然之畫法；其筆蹟今殆無遺，惟於徽宗臨古卷中之崖松圖，可窺一斑；其所著繪鏡一篇，亦已佚去。次則會稽僧道芬，滎陽處士鄭昉，天台項容，青州吳恬，一玠字建康，梁洽，及王默，貞元末，潤州等出，皆能作山水。道芬高峻，鄭昉淡雅，項容頑澀，梁洽美秀，吳恬好繪深險之頑石，蒼鬱之重雲，王默師項容，醉後輒以髮漬墨而畫松石山水，由此諸家皴渲用墨之法進，而流爲荆浩關同之緒者歟？其餘，右衛長史邊鸞之花卉，浙右署巡官戴嵩之水牛，協律郎蕭悅之竹等，亦著名。此等作品，亦至中唐而發達。又有不甚著名之李真之蹟，有貞元二十一年所作之真言祖師影，

由弘法大師攜來，存日本東寺金剛藏之。咸通五年，趙琮所畫之印圖，則宗叡攜來也。有未知其作者姓名，而無可考者，則北京文華殿之關山行旅圖，藥師寺之慈恩大師影，及三井寺之智證大師，大中年由其師法全攜來之五部心觀圖等。旅行圖，無皴染，可見古山水之鈎斫法。五部心觀，佛畫之極精者，爲後世已絕之金剛智直所傳之金剛界教法，唯一之寶蹟也。

晚唐名畫，如佛教畫張南本，山水荆浩，字皓不可不述。南本以成都金華寺寶歷寺著名。荆浩本業儒，長於文，避世亂，隱太行洪谷，自號洪谷子。有吳生山水之筆而乏墨，有項容山水之墨而無筆，合成一家之體，使關同北面，米海岳歎賞，有雲中山頂四面峻厚之譽，爲二李王張以後第一大家。其皴法以短筆直擦，有如釘頭，二李以下，至是一變矣。惟予尙未見其真蹟，祇於徽宗臨古卷中，粗見其風格耳。其遺著畫山水訣一篇，與王右丞之說略同。其謂山水之畫法，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水無波，遠人無目，爲精絕不刊之言。浩至後梁時猶在，故亦可列入五代；其風格超逸，真唐末之異彩也。

寺觀壁畫之盛，以唐爲極。善導大師，龍朔二年卒

一生造淨土變相三百餘壁。中宗曾禁止於佛寺之

壁畫道相，於道觀之中畫佛教等互相譏刺之圖。吳道子之壁畫，如前所述，長安洛陽，亦有三百餘間。

間者言柱與柱之間一堵之壁面。弘法大師之師慧果阿闍梨，於青龍寺之灌頂堂內浮圖塔下內外壁上，圖繪兩部及一尊之曼荼羅。成都大聖慈寺之九十六院，至宋代有唐時之壁畫八千五百二十四間，佛一千二百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梵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神將二百六十三尊，佛會經驗，變相一百五十八圖，其流行之盛，真是意想不到。日本法隆寺之金堂，亦有壁畫；新羅之名工率居，於佛國寺之壁畫松，以烏鵲來栖而馳譽。楊惠之創塑壁，亦受其影響。雖今無遺存，然尙可知東西兩京等壁畫之係唐人所作。今述如左：

閻立本 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像

慈恩寺大殿兩廊

張孝師 慈恩寺塔東南中門地獄變

淨域寺地獄變

淨法寺地獄變

大雲寺曠野雜獸

范長壽 崇福寺三階院

淨法寺東壁

玄奘觀

何長壽 東都敬愛寺西禪院佛會，山水，人物等

尉遲乙僧 慈恩寺塔下南門千鉢文殊

光宅寺降魔等變

興唐寺

安國寺

奉恩寺本乙僧之宅于闐國王及諸親族

東都大雲寺鬼神菩薩六軀，淨土經變，婆叟仙黃犬及鷹最妙

王 定 勝光寺行僧，菩薩

褒義寺

王知慎 雲花寺

王韶應 淨域寺和修吉龍王有靈火目藥叉部落鬼首上之蟠蛇可懼

青龍寺中山門

海覺寺三門

東都長壽寺菜園精舍

敬愛寺西禪院門行道僧神龍以後

趙武端 同寺西方佛會

同寺大院紗廊行僧

雲花寺淨土變

王陀子 崇福寺山水

浙西甘露寺須彌山海水管內毀壁

牛昭 崇福寺山水

吳道子

薦福寺淨土院門神鬼神頭之
龍殊妙。

同寺菩提院維摩詰，本行變

同寺西南院佛殿及廊下行僧

興善寺畫神

慈恩寺文殊，普賢，降魔，盤龍

同寺塔下兩門自題。

同寺塔北殿菩薩

同寺塔北大殿軒廊

光宅寺

資聖寺龍樹商那和修絕妙。等高僧

興唐寺畫神

同寺東般若院絹畫

同寺軒廊

同寺淨土院北廊金剛變

同院南廊金剛經變及邨后並自題

同院小殿畫神，菩薩，帝釋，西方變

菩提寺佛殿神鬼，菩薩轉目視人

景公寺中門白畫地獄變，自題西門帝釋，南廊

安國寺大法師院塔

同寺三門兩壁釋天

同寺大佛殿二神，維摩變，西方變，佛

同寺北院門外兩壁畫神及梁武帝邨后等并題

同寺經院

永壽寺畫神

千福寺西塔院門內外東西各四間鬼神及帝釋極妙。

同院楚金真，菩薩時現吳生之貌。

崇福寺西庫門外畫神

溫國寺三門鬼神

總持寺門外壁

景雲寺地獄變

菩薩寺智度論色偈變，禮骨仙人，消災經事，維摩變

東都福先寺地獄變病龍最妙。

同寺三門

東都天宮寺除災患變，神鬼數壁

長壽寺門鬼神

同寺佛殿兩軒行僧

敬愛寺西禪院日藏月藏經變，業報差別變。開元十年畫。

汴梁大相國寺文殊，維摩。宋代相藍十絕之一。

太清宮絹書玄元真

龍興觀畫神，明真經變

咸宜觀三門兩壁及東西廊，殿上真人，殿外東頭二神

東都宏道觀東封圖

同 老君廟五聖千官。杜詩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畫手看前輩，吳生獨擅場。

甘露寺僧二軀，鬼神。浙西毀壁。

皇甫軫 淨域寺鬼神，鵬。如脫壁。

楊惠之 千福寺東塔院涅槃，鬼神

李 生 興唐寺金光明經變

張 藏 湧泉寺壁十間

楊庭光 慈恩寺塔北殿內經變

光宅寺

資聖寺經變

寶刹寺

興唐寺般若院山水等

同寺講堂

菩提寺佛殿壁帶白畫，殿內東壁

安國寺西廊南頭院

同寺中三門外梵王，帝釋

同寺大佛殿涅槃變

千福寺東塔院白畫鬼神及四五間

同時塔普賢，神鬼畫時筆端會利由空落

化度寺本行經變

西明寺畫神

東都昭成寺西域記圖

同 聖慈寺維摩詰及諸功德

開元觀龍虎君

咸宜觀殿外西頭東西壁

盧楞伽 千福寺塔傳法二十四弟子

化度寺地獄變

褒義寺涅槃變

莊嚴寺中門兩壁甚大

成都大聖慈寺至德二年建二殿東西廊行道僧三塔六身乾元初畫顏真卿題時稱雙絕

姚景先 資聖寺經變

武靜藏 敬愛寺東禪院殿內十輪變，菩薩及內廊下壁

同寺大院日藏月藏經變病龍最妙，則天真

同寺山亭院十輪經變，華嚴變龍王面上之蜥蜴及懷中所抱之雞最妙

同寺東山亭地獄變甚妙

董 誥 興唐寺

菩提寺本行經變

龍興觀白畫

陳靜心 元真觀樂天

陳靜眼 寶刹寺地獄變

懿德寺三門畫神，中三門華嚴變，並妙及三門西廊

程 雅 元真觀

楊 坦 資聖寺西廊天女明睇將瞬

興唐寺

楊喬同

楊仙喬 化度寺本行經變

勝光寺三門神及帝釋

解倩 定水寺七神及小神

咸宜觀二神

馮紹正 禁中五龍堂

薛稷 祕書省鶴

成都靜德精舍人物鳥獸

同府衙院西廳鶴及青牛

李昭道 萬安觀山水

郎餘令 祕書省鳳

劉行臣 敬愛寺東禪院維摩詰，盧舍那，法華太子變

同寺大院紗廊行僧，中門立神，大門坐神

同寺山亭院震竇支提二神，鬼神抱野雞者妙

劉茂德 同寺大院中門紗廊，立神及兩鬼聖曆以後

劉阿祖 同寺東禪院十六觀，閻羅王變

張法受 同寺西禪院華嚴變

蘇思忠 同寺東禪院西方變

師奴 同寺大院紗廊行僧

楊昇 望賢宮安祿山真

尹琳 興善寺舍利塔

慈恩寺塔菩薩騎獅子，騎象

同寺畫神

唐安寺

光宅寺西方變

資聖寺絹畫菩薩

興唐寺

千福寺文殊

溫國寺淨土院

勝光寺三門廊

總持寺三藏院

莊嚴寺南門白蕃神

李 綸 千福寺普賢

李 雅 永泰寺聖僧

李 昌 總持寺三藏院

李孝昌 同

檀章 資聖寺

張志 東都宏聖寺

李嗣真 資聖寺圍塔菩薩

蔡金剛 崇福寺三階院

陸曜 甘露寺行道僧四壁浙四
毀壁。

程邈 昭成寺淨土變，藥師變

聖慈寺禪院本行經變

張遵禮 昭成寺三門護法二神

鄭虔 慈恩寺大殿東廊第一院白畫

相國崔圓第

李果奴 慈恩寺大殿兩廊行僧

唐 湊 甘露寺十善十惡浙西毀壁

韓 幹 興唐寺一行大師真

寶應寺白畫及淡彩

同寺佛殿二菩薩

同寺西南門院側坐毘沙門天王

千福寺北廊堂內南岳智顛思大禪師，法華七祖及弟子影

同寺塔傳法二十四弟子

同寺塔院西廊天師真，彌勒下生變密畫

資聖寺四十二賢聖

甘露寺行道僧四壁浙西毀壁

陳 閔 咸宜觀窗間寫真，明皇帝，上佛公主等圖

杜景祥 褒義寺西禪院

王元之 同

王維 慈恩寺大殿東廊第一院白畫

清原寺輞川圖

相國崔圓第

張通 同

耿昌言 菩提寺水族

車道政 大相國寺毘沙門天王相藍十絕之一

石抱玉 同寺護國除災患變同前

瓊師 同寺梵天帝釋，法華二十八品變相同前

智儼 同寺三乘因果入道位次圖同前

朱審 唐安寺山水

畢宏 薦福寺律院

慈恩寺大殿東廊第一院白畫

左省廳壁松石

韋鑾 慈恩寺松樹

張璪 薦福寺律院

淨域寺林石

寶應寺山水

劉整 崇福寺山亭院山水

御史臺山水

邊鸞 寶應寺牡丹

資聖寺園塔四面花鳥

當中藥王菩薩頂上之葺葵尤佳。

陳積善 崇福寺山水

周昉 興唐寺絹畫

勝光寺水月觀音，掩障菩薩及竹

章明寺奉德宗之旨畫

李真 唐安寺

資聖寺絹畫菩薩

蕭祐 御史臺山水

梁洽 同

張南本 大聖慈寺華嚴閣下東畔大悲變相

同寺竹溪院六祖

同寺興善院大悲菩薩，八明王，孔雀王變相

成都聖壽寺中門賓頭盧變相

同寺東廊下靈山佛會

成都金華寺大殿明王八軀中和中畫

同 寶歷寺水陸院天神地祇，三官五帝，雷公電母，岳瀆神仙，自古帝王，蜀中諸廟功德
一百二十餘幀

左 金 大聖慈寺中殿維摩變相，師子國王菩薩變相

同寺三學院門上三乘漸次修行變相，降魔變相

同寺文殊閣東畔水月觀音，千手眼大悲變相

同寺極樂院門兩金剛，西廊下金剛經驗，金光明經變相，南廊下行道二十八祖，北廊下

行道羅漢六十餘軀

同寺多寶塔下仿長安景公寺吳道玄地獄變相寶曆中畫

聖壽寺大殿維摩變相一堵大中初畫

呂 甍 大聖慈寺華嚴閣上天王部屬諸神及波利眞中和中畫其餘壁畫多在長安

竹 虔 同閣下後壁西畔丈六天花瑞像一堵廣明中畫其餘壁畫多在成都與長安

孫 遇 長安及成都廣明中多畫於寺壁

孫位 成都應天寺山石兩塔，龍水兩塔，寺門東畔東方天王及部從兩塔光啓中畫。

同 昭覺寺浮漚先生，松石墨竹一塔，仿潤州高座寺張僧繇戰勝天王一塔同前。

眉州福海院行道天王，松石龍水兩塔

趙公佑 大聖慈寺文殊閣下天王三塔，閣裏內東方天王一塔

同寺藥師院四天王及十二神

同寺石經院天王部屬寶曆開成間畫，其餘諸寺壁畫甚多。

趙溫奇 同寺文殊閣下北方天王，梵釋，大輪部屬

同寺大將堂大將部屬，梵釋

同寺普賢閣下方天王

同寺華嚴閣上東西二方天王，梵釋

成都中興寺大殿文殊普賢，天王部衆

趙德齊 大聖慈寺三學院正門南北二天王兩塔乾寧初畫。

同寺竹溪院釋迦十弟子，十六羅漢

同寺崇福禪院帝釋及羅漢

同寺崇真禪院梵釋

同院羅漢堂文殊普賢

成都昭宗生祠西平王儀仗旗纛旌麾車輅法物

同祠朝尊殿皇姑帝戚后妃嬪御一百堵

光化中興高道興同畫

蜀先主陵廟鬼神人馬車輅儀仗宮寢嬪御一百餘堵

范瓊

陳皓 彭堅 大聖慈寺南廊下藥叉大將，和修吉龍王，鬼子母天女五堵

稱十七護神

同寺北廊下石經院門兩金剛，東西二方天王

同寺大悲院門上阿彌陀佛及四菩薩，院門兩畔觀音，藥師，石經板上七佛，四仙人，大悲

變相

同寺大將堂兩畔南北二天王

同寺文殊閣下北方天王，天王變相大中乾符間畫

聖壽寺大殿釋迦行道，北方天王，西方變相，殿上小壁水月觀音

同寺浴室院旁西方天王

同寺大悲院八明王，西方變相大中畫

成都聖興寺大殿東北二方天王，藥師十二神，釋迦十弟子，彌勒，大悲變相，烏芻瑟摩兩

堵咸通中畫

房從眞 寶曆寺五丈天王閣下天王部屬諸神

常 粲 大聖慈寺悟達國師眞咸通頃

常重胤 同寺中和院僖宗眞，隨駕文武臣僚人名略

同寺興善院泗州和尚眞，華亭張居士眞

寶歷寺塔天王至妙

成都寧蜀寺都管土地

張詢 同 昭覺寺大悲堂早午晚景三時山三塔中和中畫

張素卿 同 龍興觀龍虎兩軀

同 精思觀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君

蜀青城山丈人觀真君殿五岳四瀆，十二溪女，山林溪沼，樹木諸神，及岳瀆曹吏

簡州開元觀容成子，董仲舒，嚴君平，李阿，馬自然，葛玄，長壽仙，黃初平，葛永瓚，寶子明，左

慈，蘇耽十二仙君像中和光啓間畫

李洪度 大聖慈寺東廊下維摩堂內梵釋兩塔，笙竽鼓吹天人中和中畫

同寺三覺院壁

辛澄 同寺泗州堂建中元年建僧伽和尚真

同寺普賢閣下五如來同坐一蓮花，及鄰壁小佛九身，閣裏內如意輪菩薩

張騰 聖壽寺大殿文殊一塔，普賢一塔，彌勒下生一塔

同寺浴室院北方天王一塔

大聖慈寺文殊閣下報身如來一堵大初中畫。

張贊 東都寺壁

麻居禮 聖壽寺偏門北畔八難觀音一堵光化天復間所作蜀寺觀壁畫甚多。

失名 興善寺殿內至妙。

同寺三藏院閣

資聖寺三門外兩面

同寺觀音院北壁散馬如出其不意見之則有嘶跳之狀。

慈恩寺大殿二神

同寺大佛殿東壁好畫

景公寺行僧轉目觀人。

同寺三門

溫國寺畫神

懿德寺大佛殿極妙。

淨法寺亦妙。

海覺寺畫神

大雲寺淨土院遠殿僧至妙。

御史臺山水

大聖慈寺六祖院羅漢閣上峨嵋山，青城山，羅浮山，霧中四塔中和中畫。

同寺三學院門兩畔東北二方天王兩塔

同寺多寶塔下南北二方天王，彌勒佛會，師子國王菩薩

同寺普賢閣外北方天王

聖壽寺東廊下維摩堂內居士方丈，花竹芭蕉，山水竹石，風候雲氣三塔景福中畫。

昭覺寺大悲堂內四天王兩塔，堂外觀音一塔，寺門後兩旁東西天王兩塔中和中畫。

草堂寺益州五長史真大和四年畫，有李德裕之記文。

是等壁畫，大抵作者描骨法，門人工人施彩色，曰某所繪，某所成。畫中榜書，多爲名書家之筆。選定畫工一事，亦往往見有競爭。如洛陽大敬愛寺之壁畫成時，寺主與衆僧間，有主選擇何長壽者，或劉行臣者，議論紛紜，莫能一致。吳道子募人殺皇甫軫，蓋因見軫之壁畫，忌其逼己也。王維、鄭虔、張通並處祿山賊庭，而後皆從寬典，卽貶竄亦獲善地者，亦以曾於相國崔圓之私第，極其能事也。凡名手之壁畫成時，宛如元魏之行像，來觀者輒擁擠殿內。又吳道子作景雲寺之「地獄變」時，長安居漁之輩，畏罪改業者頗多，其感人亦深矣。雖然，壁畫固極一時之盛矣，而卒難逃會昌五年之劫，豈不大可哀哉！其時除兩京各三兩所，諸郡各一所外，殆皆毀滅；僅有心者由破片中截取像首馬身，而嵌入壁中耳。李德裕於浙西建甘露寺時，集治內諸寺毀壁中最貴重之名畫，如顧愷之之維摩，戴安道之文殊，陸探微，張僧繇，展子虔之菩薩神王，吳道子之鬼神，韓幹之行僧等置之，亦遭毀滅，今已纖屑無存，真可爲歎息痛恨者也。所幸邊陲塞外，尙有遺存，其藝雖不及兩都名手之精妙——蓋因僻地無名畫工之作——然唐畫風格，賴此僅存於劫火之餘，足供後人之徵考，又不幸中之幸也。前出高昌殘壁之外，燉煌鳴沙山千佛巖之石窟，有壁畫無數，近年法國人影印發行，流傳西歐。又該處石室，有

幃同幃幃等絹本之畫，與古寫經類，多所發見，傳達英國博物館；其後又散而歸中國之好事者亦多。其古寫經，有元魏正光三年之華嚴經，隋仁壽元年之攝論章，武周聖曆三年之金剛般若經等。絹幃之畫，其有功德記年號者，咸通五年之文殊普賢諸觀音，及天復十年之觀音外，多爲五代宋初之物。千佛巖之諸窟，因有盤據唐時隴西之李氏，於武周聖曆時及晚唐乾寧時之大爲修營，故壁畫、幃、幡之畫，多有晚唐五代宋初之作。壁畫之命名，與前述兩京諸寺相同者，有種種之經變、淨土變相，及前述所無之千臂千鉢文殊像等。幃、幡之畫，有阿彌陀觀音、地藏尊等甚多。日本之佛教畫中，在無有命題者，爲引路菩薩，爲淨土教所設，係往生時之指引者。其他，則爲圖中之夾侍眷屬。在日本之佛教，其菩薩多有未設立者。千臂千鉢文殊之壁畫，由石室出者，有印圖之鈔本，可於大隨求陀羅尼輪之印本考之。燉煌，有由五台山傳來之密教可見。又石室所出，有粉本之物，爲畫於堅韌紙之人物描線，用針刺而連爲小孔；畫此圖時，以此紙覆之，乃由針孔印粉下筆而成。古龜茲國，唐代置都督府治之，爲一外藩，其故地，卽今之庫車，近年亦有壁畫掘出。觀其佛再生說法圖等，不似印度風格，毫無妙趣，無足深論。

幃畫，在唐代佛教畫中，亦佔一重要位置，可以懸掛壁間或架上，以作供奉之用。當時所謂功德畫，大抵皆幃畫。功德云者，爲父母及自身眷屬等祈福，乃繪佛像，供佛座下，書願文年月等，皆畫家所製，爲專門之事，可於唐朝名畫錄之注記中考之。其周著緣，上有掛帶，由燉煌石室出者，此種遺品頗多，以宋初建隆之地藏尊爲最佳。其畫，係繪於單幅絹上，或背托襯布，不施裱裝。又南北朝至唐代畫壁之中，亦有畫於絹者，如吳道子所畫太清宮，太玄皇帝之像，卽係絹本。興唐寺之西院，亦有吳生與周昉畫於絹之壁畫。長安定水寺之二神及三帝釋之兩壁，有張僧繇之畫，由建業附近之上元縣移來，亦絹畫也。又文宗時，由長安保壽寺庫中破甕所出張萱畫闊丈餘之石橋圖，亦係絹本。想是從古壁畫揭取者。宋沈存中收唐人之壁畫爲兩大軸，或一手一面，或半身之像，亦爲絹本。從來絹之壁畫，有剝取於古壁畫者，或截一部分而張他壁；或有不貼壁面，則爲幃畫而懸掛壁間。又盛唐之際，有飾於未設壁畫之家之素壁者，亦甚流行。杜子美詠王宰所畫山水之句曰壯哉崑崙方壺圖，君掛高堂之素壁；又武陵太守贈韓退之桃源圖時，退之有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之詠。此又名移動壁畫，其製，以絹數幅縫合而爲一畫也。裴楷題修處士桃花圖之詩，有能向蛟綃四幅中，丹青

暗與春爭工之句。沙門大愚，以畫乞荆浩詩曰：六幅故牢建，知君恣筆蹤，不求千澗水，惟要兩株松。又五代以後，有劉鼈詠李成之山水，曰：六幅冰綃掛翠庭，危峰疊障鬪崢嶸。可知一圖之畫，有四幅，六幅之絹了然矣。中晚唐之際，日本密教之八家，攜來之圖，有

弘法大師之胎藏大曼荼羅一鋪七幅

同 三昧耶曼荼羅一鋪三幅

金剛界九會曼荼羅一鋪七幅

同 八十一尊大曼荼羅一鋪三幅

金剛智，善無畏，不空，慧果，一行阿闍梨影各一鋪三幅

宗叡僧正之金輪佛頂母幢一張二幅

金剛界曼荼羅一張五幅

智證大師之胎藏曼荼羅幢一鋪五幅

九頂輪王曼荼羅幢一鋪六幅

惟當時尙無所謂掛軸之物；此種幃畫，移動壁畫，僅鑲著緣邊，而無背裝，須折疊而藏之。今子鳥曼茶羅之扁軸，尙存舊樣，安置時捲以木板。高雄曼茶羅之折目，無由見原疊置時之痕迹。若初有背裝，則弘法大師攜來之彩繪的兩部曼茶羅，僅十五年而絹破彩落爲可惜也。此等絹之壁畫揭取本，移動壁畫，佛教之幃畫等，互相影響而變遷，由唐末五代至北宋，始施背裝，而成掛軸之物。隋時以古屏風之揭本製成卷軸，觀時舒展几上，有如橫幅。晚唐時掛架而觀。據此可知皆爲卷舒之裱裝，漸施於幃畫，及移動壁畫，因而進爲掛軸也。

壁畫幃畫之外，又有屏風掩障之畫。屏風本於周代之「扆」，春秋時有屏風之名，見諸史傳。漢劉熙之釋名，曰「可屏障風者」。後漢光武帝，於屏風畫列女。吳孫權使曹不興畫屏風。後趙石季龍於金銀鈕屈膝之白縑屏風，畫義士仙人鳥獸之圖。貞觀內府之隋朝官本，有孝子屏風之卷。張河東記古畫之估價，以屏風一扇爲標準，亦可見屏風之在唐代極盛行也。隋以前無畫於掩障者，至唐而始盛。唐詩詠屏障之畫者甚多，如張文通之八幅山水障爲最大者。然遺存於後代以供鑒賞之寶繪，皆係卷軸之畫也。

初唐武德五年，削平僭僞，凡隋代兩都祕藏之迹，及維揚扈從之珍，悉歸御府。司農少卿宋遵貴以此載舟泝河，至砥柱而漂沒，失十之一二，尚有二百九十二卷。其品遺於記錄，皆隋朝官本。中有晉宋梁陳之題記者亦多。太宗雅好法書名畫，竭意購求，臣下又多貢獻。貞觀六年，典儀王行真，兵曹史樊行整，將仕郎王行直，文林郎張龍樹等裝褫起居郎褚遂良，校書郎王知敬等監領。其卷之裝製，皆用白檀身紫檀首之軸，用紫羅縹織成帶。監官皆於跋尾書年月押署爲印記。此卽古書畫卷題跋印識之始。唐內府之印記，有貞觀開元元和之印，集賢祕閣翰林之印，宏文之印等，然今悉已不存。貞觀內府之法書，有王右軍之書二千二百九十紙，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每卷一丈二尺爲度，用金鏤雕寶裝軸。織成之帙，於紙縫皆押貞觀之小印。武周之世，張易之奏召天下畫工，修內庫圖畫，各推工人之所長，銳意摹寫，仍舊裝背，與原本絲毫不爽。真本則據爲私有。此爲贗作之元祖。易之誅後，爲少保薛稷所得。稷歿，悉歸玄宗弟岐王範。乍得之初，未陳奏，懼罪焚之。玄宗於開元十年，以太子中允張悌爲充知搜訪書畫使，命畫商胡穆聿等搜求之。陪戎副尉王思忠，王府大農李仙舟等爲裝背。天寶中，侍郎徐浩爲採訪圖畫使，購收天下名畫。岐王，薛少保，及石泉公，王方慶之所藏皆歸之。其有晉獻名

品而獲官爵者，搜訪而得錫寶者亦多。寶蹟雲集，以紫龍鳳綾爲標，綠文綾爲裏而裝褫，用紫檀雲花之杵頭，白檀通身，柿心之軸，又青赤之琉璃軸亦有。極牙籤錦帶之美矣。其後祿山之亂，多所散失。肅宗以集賢直學士史維則爲博訪圖書使，命畫商王昌、葉豐、田穎、杜福、劉翌等購集之。然所收古書畫非極名貴。乾元內府之法書，不過二百二十卷。裝褫亦用旃檀軸，錦褙。名畫亦往往頒賜貴戚。貴戚之不好者售人，以是流傳人間，而好事者鑒藏之風以盛。一得名品，卽仿貞觀、開元、祕閣、翰林之印記，而各押其家之印。以「印」名「圖書」者以此。其先用私印之圖書者，惟東晉之周顛、蕭梁之徐僧權。此風經宋元明清，今尙行於中國。此雖小道，然可與歷代之藏畫錄對照，而知其物之來歷，審定眞贋，實最要之徵證也。故深究美術史者，鑒藏古書畫者，尤不可不精考歷代內府與名家之印識也。德宗於建中四年命徐浩之子璿，國子司業太原縣令竇蒙，蒙之弟簡較，戶部員外郎汴宋等搜求書畫。憲宗亦下宸翰，而得高平公張弘靖進獻其所珍藏之法書名畫。然盛唐以來，內府所藏，多無著錄，今已無可考矣。而臣民好事者之鑒藏，則漸盛，以古書畫鑒識買賣爲業者亦漸出，以是贗僞雜作，而收藏者難矣。當時收藏家之著名者，唐初，左僕射蕭瑀，盛唐，邠王府司馬竇瓚；中晚唐，張弘靖，司徒李勉，中

書侍郎王涯，太尉李德裕，大理寺卿張彥遠等爲最。韓退之之收藏亦富，裝褫甚精，至用異錦藻繡，絨滕蘊藉而寶襲之。王涯始以金玉爲軸，甘露之變皆剝剔。有一圖一卷之小古畫，有集三五圖而成卷者。裝背，在唐宋往往用絹。然紙本古畫之背裝，用絹不佳，熟紙亦惡，宜用生紙，古人亦曾言之。古畫之塵埃，及阜茨水洗，煮糊，加除蟲之香料或蠟稍許，施於朱界大漆案之上，用油絹或砧石，於揭起，擣理，補綴，紙縫，妥貼等用意。此時好事者，往往自爲裱裝。晚唐之際，以顧陸張吳之名卷比九經，以楊鄭董展比三史，以其餘之諸蹟比百家。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華、孫尚子、閻立本、吳道玄之畫，屏風一扇，時價二萬金，其次者一萬五千金。楊契丹、由僧亮、鄭法輪、尉遲乙僧、閻立德之畫，亦須一萬金云。較之日本現代古畫之估價，更爲高貴。

唐代畫品之述作，有沙門彥悰之後畫錄，御史大夫李嗣真之後畫品，朱景玄之唐朝名畫錄等，相繼而出。品畫，謝赫有第一品至第六品；李嗣真以上中下之三品，更分上中下爲九品；張愛賓仿之；朱景玄始分「神妙能逸」之四品，後世皆襲用之。藏畫錄，有裴孝源之貞觀公私畫錄。繪畫史之撰述，有張愛賓之歷代名畫記。名畫記實爲最完全，中國唯一之繪畫史。黃帝時畫人三百七十二之

傳記不具外，起上古至唐開成五年，其間源流，興廢系統，筆法摹寫，論畫名價品第，鑒藏跋尾，印記裝褉，畫壁遺珍，凡關於繪畫之種種事項，靡不一一論列。正如龍門作史，永爲典型。後之新撰，欲出河東之範疇以外難矣。宋郭若虛繼之，自會昌元年至熙寧七年，撰成一書，略仿其體。鄧公壽更繼之，敘熙寧以下事，漸失其意。元明以下，僅爲畫人傳而已。

書初唐，祕書監虞世南，字伯施，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太子率更令歐陽詢，字信本，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中書令河南郡

公褚遂良，字登善，顯慶四年卒，年六十四。率府參軍錄事孫虔禮，字過庭，盛唐，北海太守。李邕，字泰和，長史。張旭，字伯高，祕書

監賀知章，字季真，中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字少溫，刑部尙書。太子太師魯郡公顏真卿，字清臣，吏部侍郎。徐浩，

字季海，晚唐，太子少師。柳公權，字誠懸，等爲最傑出之大家。虞世南，歐陽詢，咸學右軍；虞以遒媚勝，歐以險

勁勝，世稱歐虞體。而率更兼能八體，尤精飛白。虞世南於武德中書孔子廟堂碑，在陝西西安府學。歐陽詢之書蹟，有左之四碑——

宗聖觀碑 武德九年 在陝西整屋樓觀

皇甫誕碑 貞觀初 在西安府學

皇甫誕碑 貞觀初 在西安府學

房玄謙碑 貞觀五年 在山東章邱

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六年 在陝西麟游

褚河南學鍾繇逸少而成古雅瘦硬之體。章草以婉美稱，尚藏鋒，如印印泥，錐畫沙。其書蹟，見左之五

碑——

房玄齡碑 在陝西醴泉縣北煙霞洞

伊闕佛龕碑 貞觀十五年 在洛陽龍門賓陽洞外

順義公碑 貞觀二十三年 在醴泉縣北古村

三藏聖教序碑 永徽四年 在長安慈恩寺大雁塔

同 龍朔三年 在陝西同州府學

以上皆正書。聖教序微帶行體。孫過庭稱最逼羲獻，其書碑無，書之傳於世者，惟草書書譜。李北海出自右軍，

而擺脫其習。尤長行草，分隸亦妙。其撰碑，前後八百通，今存者亦不少，皆行書——

有道先生葉國重碑 開元五年 在浙江宣平

雲鷹將軍李思訓碑 開元八年 在陝西蒲城

端州石室記 開元十五年 在廣東高要

廬山東林寺碑 開元十九年 在江西星子本寺

鄂州刺史盧正道碑 天寶元年 在洛陽許家營

靈巖寺碑 天寶元年 在山東長清

隴關道游奕使任令則神道碑 天寶四年 在陝西武功縣學

張長史以狂草名高於世。賀季真亦長草書，其所書孝經真蹟，爲日本內府之寶物。李陽冰學李斯之釋山碑，孔子之季札墓銘，以成其勁利豪爽之體，好書石，顏魯公書碑之題額，多陽冰之筆。在西安李氏三墳記之碑，爲大曆三年所書，係篆書。顏太師立朝正肅，爲人嚴格。不言名而唯曰魯公，以其死於氣節故諱之。其書亦雄渾莊重，爲百世宗仰。用蠶頭燕尾，折釵股，屋漏痕之法，點如墮石，畫若橫雲，鈎似屈金，戈同發弩，以力見稱。其最著名之麻姑仙壇記，爲大曆六年所書，在江西撫州南城之麻姑山，亡於元代。幸有宋拓可見。今其書存者，有碑十一，皆正書。

錢唐縣丞殷履直妻顏氏碑 開元二十六年 在洛陽玉虛觀

夫子廟堂碑 天寶十一年 在廣東廣州府學

多寶佛塔感應碑 天寶十一年 在西安府學

東方先生畫像贊 天寶十三年 在山東東陵縣

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 廣德元年 在陝西三原

贈太保郭敬之家廟碑 廣德二年 在西安

大唐中興頌磨崖 大曆六年 在湖南祁陽

廣平宋文貞公神道碑 大曆七年 在直隸沙河

玄靖先生廣陵李君碑 大曆十二年 在江蘇句容

扶風王馬璘新廟碑 大曆四年 在西安

顏氏家廟碑 建中元年 在西安府學

以上皆正書。法帖有爭坐位帖，最足見魯公之真面目。徐浩正書八分行書，均所擅長。其筆蹟見左之

二碑——

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 天寶三年 在河南登封

不空和尚碑 建中二年 在西安府學

前者八分書，後者正書。柳公權之書，出自太師。極力變右軍之法，以遒勁豐潤，自成一家。其筆蹟見左之四碑——

西平郡王李晟碑 太和三年 在陝西高陵

義陽郡王苻璘碑 大和七年 在陝西富平

馮宿碑 開成二年 在西安

魏謩先廟碑 大中六年 在西安

以上諸家之書，碑誌而外，真蹟亦罕傳於世；惟宋淳化以下所刻之法帖，間有收入者，足爲後世之師法。其時佛教之寫經，亦古蹟之可供鑒賞者，傳世亦尙多，近頃由燉煌石室發見者亦不少。唐之文書，碑版，進像銘等，觀之不可不留意者，爲則天武后之新作十九字，若有其一字，則雖無年號，亦可審定。

其爲武周代十五年間之物也。

論書，書品，撰述亦不少。於隋釋智果之心成頌以下，有歐陽詢之三十六法，張旭之十二筆意，及翰林供奉張懷瓘之用筆十法等出而益進。至李嗣真之後書品，及懷瓘之書斷則尤精，而書人傳亦始備。其餘之遺文，悉收於張彥遠之法書要錄。孫過庭之書譜，亦次之而出。太宗深好法書，聞右軍蘭亭序之真蹟，爲沙門辨才所藏，乃以房玄齡之薦，命御史蕭翼使湘潭賺取之。於是賜玄齡錦綵千段，賞蕭翼實珠之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枕一，內廐之良馬兩匹，宅莊各一區，敍員外郎，加五品。給辨才絹三千段，穀三千石。終時，遺命高宗，瘞藏昭陵。其臨搨摹刻者，次於開皇，曰第二本。今所存刻板印行之物，予所知最古者，除日本孝謙帝造百萬小塔而納無垢淨光經之陀羅尼外，以近頃燉煌石室所出咸通九年之金剛般若經，其卷首之佛畫爲最。故謂刻書始自唐代者，其說確有根據也。又據最近所聞，則燉煌掘出之物中，隋大業十三年之佛畫功德記，印有形似活字之木版云。如是，則印字之起原，似頗早也。摹搨書畫，始於顧愷之至，唐時乃盛行。貞觀開元之際，官搨在內庫，祕閣，翰林院，集賢院者不絕也。國步艱難之後，乃漸廢。其摹搨之法曰響搨，以引蠟硬黃紙覆於明窗而雙鉤之，鉤畢，填墨

卽成。盛唐時傳至日本，藏於正倉院之王羲之之書二十卷皆是，今僅存一二帖及真草千字文一卷而已。至近古在日本，猶用寫佛畫之油紙——卽硬黃紙之遺法云。如用非硬黃紙，寫而精爲雙鉤填墨者，具眼之士，亦往往有誤鑒其真蹟然。

非硬黃之黃紙，高宗上元以來，作爲詔勅，寫經，寫書之用，可避蟲蠹。在唐以前，皆用染黃槧之紙。日本正倉院遺存之白麻紙，色麻紙甚多，皆盛唐時所製也。長麻紙有橫長六尺者，唐時往往用於寫經。其將相之官誥，用銷金箋，金鳳紙云。故金箋亦自古有之，又有桃花紙，雲藍紙，粉蠟紙，布紙，卵紙之名。江蘇之雲陽陽出六合紙。正倉院之色麻紙中之淡紅淡青者，卽謂之桃花紅，雲藍紙。六合紙，依蔡侯漁網之遺制，晉代用木皮造成之。越剡溪產之藤紙，有苔牋，玉葉紙，月面粉紛紙等，用楮皮所製成者。韓文公所謂會稽之楮先生是也。又有用桑皮桑根所造之紙。蜀用蔡倫之法，出玉版，貢餘，經屑，表光紙，及麻面藤骨之金花，玉屑，魚子，玉采箋，廣都之雙流紙等。尺牘用絕小之紙，蜀之謝公牋，薛濤牋，最著名。謝公牋，有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等十色。薛濤牋，唯深紅一色，而謝公牋之聲價，反不及其高者，因妓女薛濤之名所致也。濤本長安良家女，父薛郢爲蜀官而早歿，由

母撫養成人。元和初製小牋出售。後淪落爲妓。工詩。自韋臯至李德裕十一代之節鎮，以及當時名士之往來蜀中者，咸相酬唱。大和中歿，年七十三。而段文昌又爲之撰墓誌。故後世之云牋，必以薛濤名者，非偶然也。安徽新安績溪之水，不劣於蜀川剡溪，故亦早有造紙者，其墨光白滑，冰翼凝霜等楮紙，亦唐代所創者也。筆，唐時專出於宣城。徽安所謂中山之兔，體肥毫長，剛柔相濟，最爲合用。其紫毫，取於食竹飲泉之老兔，一劃如劍，最爲耐用，價等黃金。歐陽通以狸毛爲心，覆用秋兔之毫。鄭廣文用狸毛麝毛之筆。此皆所謂雞距筆，蓋言其鋒短如雞距也。盛唐之時，有造於日本正倉院者，皆爲斑竹管。開元二十年，賜宰相之寶相杖，亦爲花點細勻之斑竹管，可見斑竹管之貴重且流行也。正倉院之所藏，覆鋒有帽，亦爲斑竹，其端與跗，飾以旋工之牙。又有全管象牙者，碧鏤牙管者，麒麟筆，鳳凰筆，五色筆等亦有。碧鏤牙管，乃景龍宮中之筆，與日本正倉院之所藏象牙撥鏤碧色之管，外觀無異，見德州刺史王倚家。從軍行圖之筆管，以鼠牙細雕者，皆爲竹管。筆鋒之長者，自柳公權始。公權嫌出鋒太短，過於勁硬，求其長而柔，長則洪潤自由云。蓋其書與晉人大異，故覺雞距筆之不適，而必欲長且柔者。公權時，宣城有諸葛姓之筆工，公權所用，卽其製也。開天遺事載有學士蘇頌，鏤錦文花石而作筆架。慈

恩寺之僧，以旃檀香木之筆格，贈李太白。白香山詩有「筆立白玉墀」之句，其卽今之筆踏乎墨，唐時用易州，直隸潞州山西長治縣之松，上黨山山西之松心，毛穎傳陳玄之絳州，山西亦爲墨之名產地。老良松之所在，卽良墨之出處也。開元四年之貞家墨，與同年代新羅之楊家墨，武家墨，現均存正倉院，形皆如鰷脯。宋任道源所藏永徽二年之鎮庫墨，玄宗御墨之龍香劑，亦與此同形。硯，唐時多用陶硯，其形如前述之鳳池硯爲多。韓文公亦用陶硯，毛穎傳亦曰弘農西至陝縣地之陶泓。日本法隆寺之猿面硯，亦爲瓦製。正倉院之盛唐時之硯，亦有於六角青斑石之中，嵌有「風」字樣之瓦硯者。又知景龍宮中之銀硯，玄宗之七寶硯，李白之琉璃硯，並爲異珍。開元二年賜宰相之龍鱗月硯，爲歙州安徽之石，時初於世。龍鱗者，言石之羅紋；月硯者，言其形也。先是，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龍尾山疊石如城壘，瑩潔可愛，攜歸試爲硯，溫潤甚宜；後其子孫，贈於縣令，令得匠手造硯，遂聞於世。端溪廣東肇慶府之硯，中唐時始出世，於李賀，劉禹錫，陸龜蒙之詩見之，當時已有青花，紫石，鵝眼，羊肝等名。青州山東益都之紅絲石，爲紅色絲紋之極美者，在唐時聞於世。柳公權以墨勿乾爲第一，絳州石次之云。柳子厚言柳州西龍壁之秀石爲硯亦佳。澄泥硯，亦成於唐代，係尙山西虢州之出品，其製法以絹袋取邠水之泥，

馬平縣

乾固而截爲硯，用窯燒之。硯牀，以前述慈恩大師像畫中之形爲佳，亦往往而有。印章至唐，金玉之外，往往用象牙犀角，而陶器石印亦稍有。其文仿南北朝而刻朱文。古篆學衰，譌謬日甚。繆篆錯亂，而徒爲曲屈盤旋之狀，所謂八疊文者，其弊直延及宋代也。顏料，於唐代已具備。武陵湖南常德水井之丹，磨崖福建建陽之硃砂，越巖四川西昌之空青，武昌湖北之石綠，蜀郡四川之黃丹，始興廣東曲江之胡粉，林邑馬來崑崙之雄黃，南海廣東之紫鈿，續雲中山西藏之鹿膠，吳中江蘇之鱧膠等，爲上等之物。畫絹，古來至唐初，皆用生絹。自吳生、周昉、韓幹等後，以熱湯半熟之，入粉槌之，如銀版。作人物，易於上彩也。然唐絹比宋絹爲稍麤厚，闊約一尺二寸至四尺餘。用狹絹作大畫，皆數幅縫合也。燉煌石室所出之幃畫，用二三尺幅之絹者亦有。唐承魏隋之後，至盛唐末，佛教之造像極盛，技巧發達，凌駕前代。可見隋文帝以經象普及天下民戶之餘波，而唐初佛師之家，常刻鑄佛像出售，太宗曾詔禁之。貞觀十九年，玄奘三藏自印度歸，以其大乘碩學，風靡五天之勢，攜來三四尺高之中天竺佛像五六軀，與前述王玄策宋法智之圖畫，頗影響於唐之造像。宋法智爲塑工而兼長繪畫之名工也。次之，高宗之世，有巧工吳智敏，塑士安生，巧匠張淨眼，相匠韓伯通，張壽，宋朝，趙雲質等；又武周時，尙方丞竇宏果，劉爽，毛婆羅，宛東監孫仁貴等。

出，而塑土，雕木，蠟樣等各盡其妙。共用白檀雕起之小像龕，曰檀龕寶相，在初唐時流行。唐山直隸之宣霧山，磁州直隸之響堂山，邠州陝西之大佛寺，歷城之千佛山，益都之駝山，鞏縣及龍門之賓陽洞壁等，自唐初至盛唐末，磨崖龕像，雕造無數。龍門之鑼鼓洞，係貞觀十五年魏王泰所鑿造，觀伊闕佛龕碑，便可知之。此碑在賓陽中南二洞間之外壁，宋歐陽修以來，咸以賓陽之洞，誤爲魏王所鑿造。龍門之敬善寺，乃顯慶末至龍朔初年，奉先寺，自咸亨三年，至上元二年之間，智運洞，乃永隆元年所鑿造。惟奉先寺之佛像，爲龍門第一巨壯之佳作。與龍門夾伊水而相對之香山石窟，亦與是等同時造成者。窟崖以外，石像之遺品，在初唐時亦多，撮其尤者，列之於左——

青石釋迦像 貞觀十三年 鈴木直三
郎舊藏。

彌陀五尊碑像 總章元年 李盛鐸
舊藏。

武定村碑像 儀鳳三年 在陝西
三原。

彌陀五尊龕像 儀鳳三年 端陶齋
舊藏。

高延貴造坐佛三尊 長安三年

章均造坐佛三尊 長安三年

蕭元育造彌勒三尊倚像 長安三年

李承嗣造彌勒三尊像 長安三年

沙門德感造十二面觀音像 長安三年

姚元景造倚佛三尊像 長安四年

此中長安三四年之像，皆在西安保慶寺，係昔年吾友早崎天眞所最愛賞者，爲武后所建七寶臺之遺物，卽德感爲其建立時之檢校。通像以上，一變隋風，其面貌益圓滿，姿態益妥貼，衣褶之雕法益流麗，其風格與印度相仿，有名之健馱羅雕刻，不能專美於前也。儀鳳三年之二像有莖蓮花臺座，受曩多時代物之影響也。日本法隆寺金堂之橘夫人之廚子之彌陀銅像三尊，亦是此種之物，蓋儀鳳時之唐作也。盛唐以後，新作之崖窟像，在四川頗多妙品。廣元縣北之千佛崖，爲開元三年劍南按察使韋杭所造。直至晚唐，此風仍盛。南江，巴州，簡州，大足北山等之磨崖，亦由開元後始有造像。山東之益都雲門山，石門房山，歷城佛峪，長清靈巖寺等，在盛唐之中唐之時，造像亦不少。崖窟以外之石像，爲

開元中所成者，有早崎天真舊藏之寶慶寺諸像，其首二軀有楊花臺之銘者爲最貴。

楊思勗造倚佛像 開元十二年

同 坐佛像 同年

馮鳳翼造坐佛像

倚佛像

坐佛像

十一面觀音像

與此同時所作者，有一種式樣奇特石面屈折之龕像，是等造像，其風格與前述初唐之物無甚差異。然有與此大異者，則以山西天龍山唐代鑿造石窟之像爲最顯著，其技術極洗鍊，姿態衣褶極委婉巧麗之至。燉煌之千佛巖，亦有武周時鑿造之睡佛洞。其後造像之風格，亦多頗似天龍山之石窟者，卽單獨之石像，亦往往相類。此殆盛唐開元末至天寶間新起之技風歟？開天之際，塑像名工楊惠之出，於寺觀之像設，運絕代之妙技，頡頏壁畫而創塼壁，名噪兩京，論者謂吳道子之壁畫，楊惠之之塑

像，直奪僧繇之神筆。曾作優倡留盃亭之像，觀在在背後便能呼出像者之名，其技之神可知矣。所著塑訣一卷，行於當時。吳道子時亦塑像，其門人張仙喬舊名愛兒，又善石作。王耐兒亦塑造妙手。與此同時者有元伽兒，李岫，依明堂，及張壽之弟張智藏等，又有將軍金忠義，劉九郎，王溫等，搆作及妝飾之名工，接踵輩出。李岫之文惠太子像，以舉止態度如生，稱述於人。九郎之鬼子母，亦妙傳天下。王溫之彌勒及神王，爲宋代相藍十絕之一。其餘若石雕員名程進，銅鑄蠟樣史小淨，張阿乾，李正，王兼亮，郭兼子等妙工亦出。互相競爭，技巧頓進，與開元以前，其風格之婉巧，有不同者，蓋其創作也，亦足見當時塑造製作之盛矣。天寶七年，詔諸道節鎮所在州府，於各城西北隅置毘沙門天之像。大曆七年，依不空三藏之奏，於京城及天下僧尼之寺內，各置文殊院一區，裝塑文殊像之事。可知塑像之盛，由唐末直至宋初，流風猶未泯也。當時彩色之專門家亦出，稱爲裝鑾。裝鑾者，言塑像之羽翼也。如王溫卽爲裝鑾之妙手。夾苧像，木像亦盛出。木像，夾苧像，俱易損毀，存者無幾，惟燉煌及近頃甘肅山西等地，往往有唐代物之發見。日本古傳者，有隋及初唐所作法隆寺之九面觀音。慧運僧都於大中元年持歸東寺觀智院之五大虛空藏。檀龕寶相，有弘法大師攜來之枕本尊等，皆足見唐代木雕之巧。小金銅像，多

亡於滅法。在隋以前，一時多所鑄造，至唐代已不見存，故遺品甚少，惟間或有之。如子曾見永隆三年之釋迦像，卽其一例。其代小金銅像，而在初唐時夥出者，有瓦甄像。永徽中造千佛多寶塔，其背面有大唐善業泥，壓得真如妙色身之文字，坐佛三尊，倚佛三尊及七佛，立佛化佛，觀音，地藏，羅漢等多種遺品。中唐以後，金石造像之遺品極少，惟石經幢則最多見，藝風至是，又一變矣。石幢如雲南昆明東郊之地藏寺之瑤幢，七級八面刻像者極稀，多全無像飾；惟刻有尊勝陀羅尼者，遺存尙多。會昌第三次之滅法，隋朝以來二百六十年間所興造者，毀滅殆盡，可勝太息！至大中復佛之後，咸通十四年勒兩街四寺刻造真檀像一千軀，始稍稍見有存者。密教於永徽三年，有阿地瞿多三藏由印度傳來之「雜密」。開元四年善無畏，八年金剛智之兩三藏，又傳來兩部之純密。自肅宗卽位至大曆九年，不空三藏歿，其間最盛。大和九年，內道場廢而行者少。除前述攜來之物，慈覺大師在五台山所拜之諸像，及燉煌之壁幀等外，向無其他之遺存。日本實際未盛行。又密教之像法，亦未見較造像爲普及。其至五季以後卽絕迹者，非無因也。

道教之祖老子，與唐帝室同姓，故依附之而能大興。高宗時召道士葉法善於內道場，武后命匠

人廖元立鑄天眞像，玄宗追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天寶三年，詔兩京及天下州郡各建開元觀，以官銅鑄天尊像安置之。又如太清宮，取太白山長安武功縣南之白玉石，命名匠元伽兒作玄元像，側立玄宗之御容；驪山臨潼縣東南華清宮，亦以幽州今直隸奉天之白玉石，命元伽兒製老君像置之，道像以此爲精絕，眞曠古無儔也。故唐代道像之遺品亦多。其製作好擬佛教，至天堂地獄之像，亦造於道觀，是以唐之道像，無異於佛像也。又佛像之蓮座有花莖者，亦仿製之。其碑像，見之亦幾爲佛像，如早崎天眞所藏弘道二年之天尊像，卽其一例。像容大概自隋以來無變遷，於帝室博物館所藏天寶九年之天尊像等可審知之。

廟祠之設像，至唐而亦益盛行。聖廟，設孔子十哲之像；沙門，則於佛寺設堂，有德之士，則於鄉邑建祠，或於家祠造像供奉；壽像亦往往而有，如前述之相匠韓伯通，卽製作此種肖像之名工也。有於道觀佛寺，設聖容院，置皇帝御像，唐以前未嘗有也。唐自高祖以下，歷帝皆有像，長安宮昭慶殿之十八帝御容是也。五代時，蜀之王衍建上清宮，其老君殿，亦列唐十八帝之御容。又道教之種種淫祠之神像，從來亦有，至唐而益流行。到處建祠，有某某將軍，太尉，相公，夫人，娘子，或郎姥姨姑等種種之名。

皆設像置之，更有魚菽之薦，牲酒之奠，以敬事之。此等之像，瘞像最多，不論帝王，名家，以至替廢，敬事無人，蓋迷信之變遷靡常，遺品亦未傳於世。惟宗教上之物，則製作壯麗，價值可貴，始能存於千載下也。

陵墓之儀飾如石人，石獸，碑碣，明器之類，遺物不少，足見唐代之藝術。太宗之昭陵，陝西醴泉縣西北遺

有所乘用六駿之隱起像。其颯露紫之像，功臣丘行恭之像，亦雕出。拳毛騮之像亦在焉。而昭陵之石人，石馬，亦稍有存者。陪冢之碑，有中文獻公，孔穎達，樊興，豆盧寬，張允，尉遲敬德，蘭陵長公主，紀國先妃陸氏，李勣等碑之遺存。自貞觀末至總章時之碑，其碑頭之龍矩，周邊之花文，異於前代，可以看出初唐石作之精絕。前述慈恩寺之三藏聖教序碑，與其螭首，均係佛像及歌舞之菩薩之雕飾。較此稍後之碑，其著名者，建中二年所建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今西安碑林。以上諸碑，多用藍田陝西青石，極雕飾之巧。當時建碑之盛，於白香山樂府之青石可徵知之。唐制於門下省置甄官署，掌官家石作製陶之事，故宗室陵墓之石物明器，多所製造。又功臣之葬，亦有賜者。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用螭首龜趺之碑，高九尺；七品以上，及隱淪道素孝義著聞之人，用圭首方趺之碣，高限四尺。石人獸，三

品以上得用六，五品以上用四，故臣下墳墓，多有石人獸者，今亦略有遺存。上元二年，薨之弘公子之恭陵，在河南緱氏縣北，其石獅子森嚴沈雄，殆足稱古石獸中之尤物。高宗乾陵陝西奉天縣西北之石人，造諸蕃君長之像，其數最多，惜頭皆缺。武后於天授元年，葬其父順陵陝西咸陽縣東北之石獅、石牛，其作亦不遜於恭陵。其他，睿宗之橋陵，肅宗之建陵，德宗之崇陵，憲宗之景陵等，亦皆在西安，有石人獸，至今存焉。

唐禮明器之制，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挺馬偶人高一尺。其他音樂隊，僮僕之屬，威儀服玩，各視其生前之品秩而定之，皆瓦木之作，長率七寸。初唐之末，厚葬之風起，見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之疏。自盛唐至中晚唐，其風益甚，昇明器而行街衢，陳墓所，奏歌舞音樂，張帷幕，設盤牀，以造花人形，飲食施路人，殆如祭祀。咸通十一年，同昌公主之葬儀，亦窮極奢侈，其時內庫之金玉駝馬，鳳凰，騏驎，各高積數尺，衣服玩具，與人無異，刻木作樓殿花木人畜之象，排成行列，懿宗與淑妃，共御延興門觀之。故自越禮制，而明器與俑，其大者至一尺之上，雕製極其美麗，陶俑有用釉而極美觀者。清末建築河南汴洛鐵路時，始有出土。其時因日本人，歐美人以善價求之，盜發古

冢而取得者無數。其釉之色，多黃綠，與在日本正倉院唐代之器皿同，又與該院之鳥毛屏風之美人，其髮膚服飾，無不相同，至於類有鑿鈿者，亦有之。此物行於初盛唐時，及日本「飛鳥奈良」時代。又有雙鬢垂垂之稚妓之像，衣冠楚楚之官人之像，與日本奈良朝雕塑之四大王等，其風格有酷似者。又其所作之像，有合於開天之際，士女競衣胡服之情形。其馬有似盛唐御廐之肺艾者。由此考之，其製作之年代，可得而定也。近年特由洛陽戴令言墓中，發見彩釉大偶像，依據傳記知令言曾爲武周之左補闕，則其年代，愈行判明矣。是等之外，牛車六畜等遺物亦有。此不徒賞其藝術已也，且可爲考古者欲知唐代服飾之情狀之借助也。

盛唐諸工藝，在日本正倉院者，可得而知。正倉院之所藏，其尤者，爲聖武帝之御遺物，於天平勝寶八年^{至德元年}及天平寶字二年^{乾初元年}所納。其他，則在大方同年代納者。皆開元天寶間物也。金工之物，以鏡爲最。開元十七年玄宗萬壽，王公皆造寶鑑獻之，頗極一時之盛。其製與前代有別，精麗無比，鳥獸花背，花鳥背，鸚鵡背，葡萄背等，皆其絕佳之品。就中以葡萄背特爲佳妙。鏡與佛像，在盛唐時真如黃金時代，然不久即凌替頽廢。花開輟謝，物盛則衰，因事理之常，安有永久持續之氣運哉？此種之鏡，

中國亦有存者；然如正倉院之新型，則無鑄背之外，又有螺鈿背，平脫背，銀背，彩釉背等之諸鏡，正倉院以外，殆無存矣。螺鈿鏡，近頃中國始有出土，然蝕腐太甚，無足鑒賞。螺鈿背，平脫背者，係鏡背加添而施螺鈿，又截貼金銀鏤，而於黑漆地現花文者也。銀背，與銀平脫同法，滿背貼以漆鏤，而加花文之。銀鏤彩釉背者，於鑄鑿花文之界線，填彩釉於其間而窯化之。平脫背，銀背之鏡，近有由洛陽出土者，正倉院之投壺，被中薰鑪，及紫檀金銅柄香爐等，亦係唐製，並足賞其銀鏤及漏空之巧。柄香爐，爲最纖巧華美之物。他若刀劍之鞘等，其花文雕鑿之精巧，亦可賞玩。奈良興福寺之華原磐，舊傳之鉦鏤，讚岐彌谷寺之五鈷鈴，住友家之塗金錫杖及角端獅龍之書鎮等，亦皆唐製。鉦鏤錫杖之龍獸，作工特精美。角端之書鎮，嵌種種寶石，爲極華麗之物。硯滴，書鎮，魚符等小品，中國亦有唐代之遺存者。自天寶至南唐之頃，昇州江蘇句容縣設官工場鑄銅器，曰「局鑄」。體質精良，花文細密，用隸書之款，有監官之押，大鳳環瓶等，其極品云。

髹飾之物，於背鏡之外，有唐製之金銀平脫琴，在正倉院，其製飾纖穠綺麗，神韻可驚。腹內有「司兵章家造此琴」之銘。金銀平脫漆皮箱，銀平脫漆胡餅，鏡箱等，亦爲唐製。胡餅，用藍胎，烏頭，圓

足，爲有鑿之一種珍器。鏡箱，有圓形與八稜之別。八稜鏡箱，其花文極爲細巧。平脫之器，其名見於賜安祿山之物名，中國無有，古人亦未曾言及。在法隆寺之古琴，大率隋或初唐之製也。退光烏木，如斷蛇腹，亦爲佳製。漆畫，藏正倉院者，有唐製之彈弓，以黑漆繪種種人物爲演戲狀者。剔紅，日本稱堆朱，始於唐代，至宋而發達。唐之剔紅，多用印版刻之平錦，雕法亦尙古質，然陷地黃錦等，則早有此物也。

鑿工，初唐武德四年，命江西新平霍仲初等，製器進御，色白質薄，其釉瑩徹如玉，時稱霍器。蓋此器次第發達，而成嗣後景德鎮之瓷器也。四川之邛州，亦產體薄而質堅之白瓷，見杜甫詩。陸鴻漸貞元

末有云，越州浙江紹興之青磁器最佳，其質明澈如冰，瑩潤類玉；鼎州西安涇陽縣之瓷盃次之；婺瓷浙江金華又

次之；岳州湖南之青瓷更次之；壽州安徽鳳陽之瓷黃，洪州江西南昌之瓷褐色最劣。此時又有甌越之青瓷，昉自

晉代。越州之青瓷，不特陸羽極賞愛之，陸龜蒙亦有一「九秋風露越鑿開，千峯翠色奪得來」之句，爲

五代錢氏祕色窯之源本。又內邱直隸順德亦出白瓷。柳柳州之代人進磁器狀，又有產地未知者。瓷器之

在唐代，如此發達，蓋以成五代趙宋之柴汝官哥定均諸鑿之基乎？然其物今無知者，唯前述近年出土之陶俑與明器，用黃綠標褐之彩釉者，與鼓胴等在正倉院。但此與用高熱燒成之堅質品異，而與

昔之漢窰爲同質之陶器。

錦繡織染之工，亦至唐而大進。初唐，寶師繪案瑞錦宮綾之文樣，係依蜀著稱之陵陽公樣而織成者。武周之頃，有獸錦，瑞錦等。中唐之際，有大纒，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卍字，雙勝等文錦。綾，有龍鳳，麒麟，天馬，辟邪等吳綾；又有十樣花文之越綾；潤州江蘇丹徒所貢之水紋，方丈，魚口，繡葉，花文綾；又雁銜瑞草，立鵝，天馬，掏豹，盤條等諸綾。又有蛺蝶羅，鴛鴦羅等，織錦，卽宋代所謂刻絲，亦美觀之品。染物，有縹纈，纈纈，夾纈之三種，並有遺物可考。夾纈者，玄宗後宮柳婕妤之妹嫁趙氏者，所創。趙氏頗長巧思，於板刻花文，夾帛染之而成。於其姊生日，奉王皇后，玄宗大賞之，勅宮中製作。初祕其法，未幾，流傳天下。此爲開元初至十二年間之事。是等織染品，存於日本正倉院者甚多。又近頃由于閩，燉煌石室中發見者，亦不少。觀其一斑，如正倉院之狩獵文錦，蒲萄文錦，用爲鏡箱之襯之寶相花錦，屏風之麟鹿草木夾纈，樹木象羊膺纈等，唐時出於原州，甘肅同原縣夏州，陝西橫山縣西其佳品中國殆無存者。日本正倉院之所藏，則極多。以白地之獸毛，染深淺之藍色，及紅色，褐色，蹂而成之，其花文頗華麗，想受印度之影響也。此法絕於後世，所見者皆無文。宋以後之氈，染花之外，未曾見過，古人

亦未言及。

金工、陶器、織染之外，在正倉院之所藏，可考定爲唐製者，尙有螺鈿、木畫、象牙撥鏤，及玉石工等。螺鈿之施於漆地者，僅有前述之鏡，與玉帶箱、瑇瑁螺鈿八角箱。其他施於木地者極多。其中用瑇瑁、水精、琥珀，下伏彩繪花文之巧製亦有。琵琶、阮咸等，頗多精巧之品。木地皆用紫檀。木畫，卽畫於紫檀之木地，而雜嵌以黃楊木、竹、牙角等，作人物、鳥獸等花文，如碁局、雙陸局、挾軾等。鏤牙，以象牙染藍碧紅等色，於此撥鏤花文，此亦未見聞於後世，祇有牙尺、碁子等，可見其技巧。犀角之製品，有斑犀、白犀之如意，製甚精巧。斑犀之如意，嵌以種種寶石，爲極華麗之品。其他於麈尾柄等，亦可見其雕工之精。玉器，於正倉院，不過小盃一二具。石雕，有用白玉刻四神十二屬者，及用青斑石刻鼈之合子等。前者，有如唐碑之螭首；後者，其製作極妙。是等工藝，可與繪畫雕塑而俱傳。李唐文獻，誠粲然大備，有令人愛賞而不能自己者也。

第十三章 五代

唐末大亂，經五十三年，始統一於趙宋，再見太平之世。西歷九〇七年至九五九年。此五十三年，史家謂之五

代之世，卽後梁十六年、後唐十三年、後晉十一年、後漢四年、後周九年（並都於汴（開封）。）是也。然亦非能統治全國。其時英

雄割據於諸地者，前後凡十國。吳、南唐、閩、前蜀、後蜀、南漢、北漢、吳越、楚、南平。時局雖擾攘如此，然天下之人，並未終年從事

於戰爭，故美術亦頗發達。就繪畫而言，山水有後梁之關同，人物有前蜀之禪月大師貫休，字德隱。及後

蜀之石恪，字子專。花鳥有南唐之徐熙，與蜀之黃筌。字要叔。關同師事荆浩，脫落其師之氣習，景愈少，情愈

長，石體堅凝，雜木豐茂，且巍峯窮谷峭拔之狀，林麓平遠杳漠之趣，兼而有之，一時爲人所推崇焉。但

拙於人物，每倩胡翼字鵬雲。代作，斯乃合作之嚆矢。貫休爲有名之詩僧，畫乃其餘技，然畫十六羅漢甚

工，技術雖極癡拙，然氣韻頗高。石恪於後蜀亡後，應召至宋作壁畫，嗣授以畫院之職，辭而歸蜀，其性

詼諧不羈，時露醜惡奇崛之狀於畫趣之中，以示其特性。南唐李後主煜最愛之，多藏於集英殿中，後

皆歸宋。所謂二祖調心圖，本爲一卷，後截成二軸，印有「建業文房」之印，以及「政和」、「宣和」

「紹興」等印者，卽其一軸。其破筆之描法，與奇崛之狀態，可謂得滑稽閑適之趣矣。徐熙家爲江南

歷代名族，宦於南唐，最善花鳥之寫生，而鋪殿花，裝堂花等，其技尤妙。黃筌仕於前蜀，爲翰林待詔，亦

擅長花鳥，嘗畫一雉，懸於八卦殿中，竟被鷹誤擊，則技之工可知也。徐之畫，骨法之描線甚細，其畫小草等，或不用描線，而豎畫，多輕淡野逸之趣。黃之畫，勾勒之骨法綿密，着色亦絢麗華茂，是爲徐氏與黃氏體格之殊異，後成爲花鳥之二大典型，永傳於後世者也。有謂徐氏體爲沒骨法者，郭若虛亦云：然如清之惲南田等之沒骨，亦不限定全無描線也。二氏遺作可確斷其爲真蹟者甚稀。後唐李夫人，郭崇韜之妻蜀人。就窗影而畫竹，稱墨竹之祖。宣和畫譜中所載五代之名畫，至今尙存者，有周文矩之玉步搖仕女，張元之羅漢等，由燉煌石室掘出之功德畫中，五代之物頗多，如大朝大于闐金玉國天公主，李氏供養之地藏菩薩，及大朝大于闐國天冊皇帝大聖大明天子之持花供養等圖，均爲絹本，現藏於英國博物館，與前所述同一畫風。于闐係後晉天福三年李聖天冊封爲王，因稱大朝大于闐金玉國，故知該畫爲此時代之物。此種繪畫，日本山本氏香雪書屋，亦有天福六年之觀音壁畫於五代亦極盛行，燉煌石窟中之壁畫，成於五代者，亦甚多。後梁之跋異曾與張圖共繪洛陽廣愛寺之壁畫，張以拙劣自退，又與善畫羅漢之李善稱李羅漢者，共繪福先寺之壁畫，李亦慚退，嗣李竟羞憤自縊。就此而論，其競爭之烈可以想見矣。

南唐之李後主，學問淵博，詞章華麗，書法繪事，亦極精能，字工金錯刀，畫則長於林石花鳥，兼喜收藏書畫古器，萬幾之暇，取而鑒別。其所刻昇元帖四卷，稱爲法帖之祖。古書畫皆以大小回鸞、雲鶴、練鵝、墨錦等標飾，用織成縞帶，施以華美之裝褉。跋尾書監官之姓名，及所較品第，如建業文房之寶，內殿圖書，內司文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集賢院御書印等，或用墨印，或題以詩歌雜言。此等印記，今亦常見。後主以織回鸞諸錦，後爲宋綾院錦仿織之藍本。其特備名人書畫所製之澄心堂紙，膚卵如膜，堅潔如玉，細薄光潤，冠於一時。至宋代非常寶重。會府紙，長二丈，闊一丈，厚則如數重之繒帛。蜀王衍所造之霞光牋，與陶穀之家屋長短相等，形同匹練之鄱陽白，亦均著名。五代畫絹極麤如布，古人亦已言之，如徐熙、黃筌之贗品，多以織紋甚麤之絹做成也。然亦有雙縷方眼極佳之蜀絹。其後命歙州硯工李少微爲硯官，作龍尾石硯，以供玩賞。其所曾用之二硯山，後歸米南宮，卽寶晉齋硯山，與海岳庵硯山，其圖形至今猶傳。又召由易州至歙州之墨工奚廷珪爲墨官，并賜李爲姓，使造墨。李廷珪之墨，松煙一斤之中，用真珠三兩，玉屑龍腦各一兩，和以生漆，須搗十萬杵，堅如玉石，有劍脊龍紋圓餅，雙脊鯉墨，烏玉玦，蟠龍彈丸墨等形式，當時非常著名者也。後主而外，當時有名之鑒藏家，當

推後梁之駙馬都尉趙岳，與將軍劉彥齊。而趙能畫，尤長鑒識，時值亂離，故遺物多不能守，乘時購取，不計價值，兼以餽贈所得者，共藏五千餘卷。又對於畫人，雅好品第，推挽，故世稱趙家爲選畫之場。劉亦喜購收古名畫，又巧於摹寫，其所持近千卷，蓋借人之真蹟，而以摹本還之也。吳道子之手，劉彥齊之眼，世所並稱者焉。其時常有十六羅漢，二十二大阿羅漢，十王，四十二聖賢，二十四祖，三官，七元，四聖，十真人，八仙，二十四花神仙，胡笳十八拍，鳳樓十八怨，六鶴，及野禽十種等，聯幀出現，蓋代壁畫以一具之畫幀，飾一楮或一室之素壁。就一方而觀，亦卽壁畫漸行衰廢之象也。唐末僖宗昭宗二帝，遷幸於蜀，有節鎮好事之士，如李德裕者，又因王蜀孟蜀仿後梁南唐置畫官翰林待詔，畫人之從而游者頗多，故五代繪事之盛，匪特藝人輩出，技擅專長，而名公貴族之藻鑒收藏，亦與有功焉。如天福中畫家趙德玄，並攜來梁隋唐之名畫百幅，故至宋代，仍富於鑒藏，蓋流風餘韻，猶有存也。

佛教像之雕刻，乃唐代之餘波，四川之廣元、富順、資州、簡州、大足、樂至、直隸之南響堂山、宣霧山、洛陽、龍門等處之磨崖龕像，仍多製造。又吳越王錢弘俶崇奉佛教，因於浙江錢塘靈隱之飛來峯、石屋洞等處，造磨崖像甚多。弘俶所造天冠菩薩一千軀，其遺品雖未一見，所謂寶篋印塔式之八萬四

千之小銅塔，四面均隱現本生圖，當時由沙門日延傳入日本，中國亦屢有其遺蹟。十六羅漢，雖係造自五代，其遺品年代可以確徵者，予尙不知。然王蜀武成中塑造名工，有簡州之許侯，與東川之雍中本侯作大聖慈寺之熾盛光佛頂，九曜二十八宿，及華嚴閣下西畔之釋迦立像，中本作聖興寺天王院之天王，及其部屬，熾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及天長觀龍興觀之龍虎君。粧鑿之妙手楊元真，並繪諸像之肉色鬚髮，衣紋錦繡，及諸禽類，極其奇巧。孟蜀廣政中，眉州之程承辯亦善雕刻，且擅長人物，鬼神，怪異，禽獸之類，彭山縣洞明觀之天蓬黑殺玄武火鈴一堂，即其所作，至宋猶存。佛道造像之盛，可以想見。以妝鑿爲專門技術者，用之甚廣也。又與前之壁畫合而思之，則熾盛光除災法之盛行，可以知其一斑矣。惟後周顯德二年西歷九五五年之滅法，天下寺院，只存二千六百九十六所，拆毀者，計三萬三百三十六所，滅亡十九矣。

瓷器，至五代始大著於世，蓋其製造之法，漸有進步，而吳越之祕色窯，與後周之柴窯所產者，尤著名。祕色窯，造於越州，所產之瓷，專進獻吳越王錢氏御用，臣庶不能僭用，亦稱爲祕色青瓷。然當時似早已傳入日本，緣藤原時代之物語中，有青白等之記載是也。柴窯，係後周世宗所造，故以其姓氏

名之。窰在河南鄭州，乃世宗見雨過天青雲散之狀，命匠作此種顏色。所謂雨過天青乃淡藍色之青瓷也。據古人所言，其青如天，其明如鏡，其薄如紙，叩之聲如磬。未施釉者，多為黃土，非只限於天青一色，蝦青，豆青，豆綠等色均有。但傳世極少，明人均謂柴未一見，或柴不可得，或謂僅見殘器一片，故今除求出土破片之外，實物至難覓見。北京武英殿中，雖有一具，然非青瓷也。

第十四章 宋

宋 北宋都於汴，百六十七年，西曆九六〇年至一一二六年。南宋都於臨安（杭州），百五十年，西曆一一二七年至一二七六年。共三百十七年。北宋時，北方有遼，起於後晉天福二年。宣和

四年滅於金。西曆九三七年至一一二二年。金起於宣和五年。靖康元年汴京陷落。端平元年滅於蒙古。西曆一一二三年至一二三四年。承五代之後，藝術亦極發達。當

北宋時，盛行寺觀宮殿之壁畫，當時畫師，以太宗時翰林待詔董羽，高益，高文進，高懷節，王霽，王道真，勾龍爽，字幹及黃居寀，字伯鸞，祇侯厲昭慶，楊斐為最著。其他有藝術趙元良，學生趙光輔，及燕文貴，王

瓘，字國器，孫夢卿，侯翼，字子冲，又有童仁益，真宗仁宗時之祇侯，高元亨，字彥德，馮青，陳用志，神宗時之御畫

院藝學郭熙，字淳夫，等亦名重一時。當時畫風，多專繪道釋人物，惟著畫龍輯義之董羽，專工龍水。黃居

竈爲黃筌之子，花鳥以黃氏體爲宗。燕文貴與郭熙爲山水畫家。初文貴曾賣畫於天門路衢，爲高益所知，薦於畫院。郭熙，河陽人，河南孟縣以李營丘爲法，喜畫蟹爪樹之寒林，熙寧之時，以山水之妙聞於世。神宗最愛其畫，殿中壁畫，皆熙所繪。熙又由楊惠之之塑壁，自創一影壁，其法盛行於世。所謂影壁者，先將土塑成山石樹屋等起伏之狀，後施以繪畫，卽成有彩色隱突之塑壁也。董羽之遺作，從未得見。黃居寀之物，贗品甚多。惟燕文貴之真蹟，往往有之，予在清室內府之藏品中，得見二三卷。郭河陽之真蹟，紙本山水，有傳入日本者，予曾一度觀之，惜今不能詳其所在，至以爲憾。非院人而以畫爲專業，最佳者，山水有范中正，字仲立，天聖中尙在世。花鳥有徐崇嗣，趙昌，字昌之。易元吉，字慶之。等。范中正爲華原人，陝西耀縣。溫厚大度，人皆以范寬呼之，卜居於太華，華陰縣。徧覽華山終南之奇勝，以峯巒渾厚，氣象雄壯之畫法，自成一家，作密林於雨點皴，巖巖然之山頂，畫突兀之巨巖於水際，最爲得意。遺作今時極少，但完顏氏之秋山蕭寺圖，爲米友仁所鑒賞，并題跋其上，推爲名品者，猶在人間，曾一見及。華原重巒複嶺，山川明秀，於畫風極宜，蓋所謂得江山之助也。徐崇嗣爲徐熙之孫，承其家學。趙昌乃廣漢川之富室，亦善徐氏體。崇嗣遺作，雖未得一見，昌之物，則早傳日本，淺野侯所藏之曲竹與扇畫之揭本，皆名物也。

易元吉爲黃氏體之名人，治平中曾一度召作景靈宮之壁畫，其遺作花鳥，予曾於北京見之，頗巧密。以上諸家所作之壁畫，雖一無所存，然燉煌千佛巖壁畫中，宋代物頗不少，由石室內取出之功德懺畫中，有建隆四年之地藏，乾德六年，開寶四年，太平興國八年之觀音等，并知與唐末五季僻鄒之畫風，毫無差異。仁宗御筆之龍樹菩薩像，曾命待詔施以鏤版印。又自宋初至真宗之時，法天，天息災，施護慈賢等天竺三藏來後，譯經盛行，并由新變化而與喇嘛教相似之密教修法，故佛教畫屬於在來之系統者亦有之。又如傳入日本之御室仁和寺之孔雀明王，高野山西南院之大元帥，與明王相似之新密教畫，亦有之。

就其他特殊方面而言，則有軒冕之賢才，巖穴之高士，所關之翰林壇坫，因之文人士夫輩出，占鑒賞界之最高級，以紹前代王張荆關之緒。其專就山水石竹，揮發其逸雅之氣韻，爲北宋畫苑最重要之部分也。其最著者，爲李成，字咸熙，乾德五年卒。董源，字叔達。沙門巨然，國子監主簿郭忠恕，字恕先。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文同，字與可，又稱笑笑先生，石竇先生。駙馬都尉王詵，字晉卿。端明殿翰林院侍讀學士禮部尙書蘇軾，字子瞻。東坡居士，建中靖國元年卒。朝奉郎公李麟，字伯時，號龍眠山人，崇寧五年卒。江參，字貫道。沙門惠崇，字大猷。趙伯駒，字千里。

禮部員外郎書畫學博士米芾，字元章，號襄陽漫士，海岳外史。工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米友仁，字元暉。等。李成，乃唐之

宗室，累世以儒學吏事聞於時，成亦博學，嘗爲進士，五季之亂，避於營丘，山東臨淄。專繪山水爲樂，人謂其

惜墨如金，蓋不甚與人作畫也。其畫墨濃筆強，尤以寒林蟹爪之樹法，祖事咸熙，誠如郭若虛所謂

「氣象蕭疎，煙林晴曠，豪鋒穎脫，墨法精微」等評語也。其筆蹟極稀少，米元章曾欲作無李論，然於

有名之讀碑窠石圖，可以一見其風采。圖中之人物，爲王曉所繪，亦係合作也。董源金陵人，曾仕南唐，

爲後主北苑副使，至宋時尙存。金陵本景物佳麗之地，更以北苑之點綴渲染，所謂一片江南，神氣蒼

莽，爲古今精絕之作。用滲輭之皴法畫山，而插以礬頭之石；畫煙嵐之景，則佐以勁挺之樹木。所謂幽

情逸趣，庶幾近之。披麻皴實爲所創。樹木之簇點，乃米氏之落茄，卽米點法之本也。其筆蹟極少，明之

文徵明揮香山均謂人間北苑皆無，僅董文敏家藏之半幅而已。云言雖如此，然予尙往往得見，寓日

之中，如小川氏簡齋所藏董家之半幅，與完顏氏所藏有元內府「宣文閣寶」印記之平巒遙村圖，

頗爲可信之佳蹟，或中土已無，而流傳日本者尙多也。巨然乃金陵僧，師事北苑，亦專繪披麻皴山水，

林間卵石，映於松筠，細路幽溪之趣，神妙逼真，是其長處，如清室內府乾隆御寶之秋山問道圖，或卽

其真蹟也。郭若虛於以上諸家之中，與李成、范寬、與後梁之關同爲鼎峙百代，突邁前古之三大大家；并謂王維、李思訓不能與荆浩並駕。若其中再加以北苑，而論五代宋初山水之變，庶幾無遺憾也。郭忠恕初仕於後周，以繪界畫樓臺有名，但人物不甚得意，每由王士元代畫，亦係合作也。文與可乃皇祐進士，元豐間爲湖州太守，酷好風雅，人呼之爲文湖州，或稱爲墨林之祖，蘇東坡亦曾仿之云。王晉卿爲英宗之女蜀國公主所喜，卽在戚里，亦被服禮儀，潛心詩書，宛如寒士，避膏梁聲色，專事書畫，築寶繪堂於私第之東，藏錦囊犀軸以爲樂，其所繪山水，取法於李成，而自成一家，如曾爲宣和內府所有，賈秋壑舊藏之柳溪漁浦圖，實稀世之寶，與蘇東坡之松竹圖，共爲我友滑川澹如所祕藏，日本唯一之佳品也。蘇東坡乃宋代第一才子，高名大節，照映古今，其遺事逸聞，難以盡述。書甚有名，自稱彷彿褚薛顏柳之筆，畫則於墨竹、枯木、窠石等最工，人品之高邁，亦自見於其筆墨之中，其筆蹟雖屬斷簡零墨，實不異於拱璧，近年傳入日本之松竹圖，與寒食詩書卷，真雙絕至寶也。李伯時乃舒城安徽廬州府大族，家世業儒，熙寧三年登進士第，以文學聞於世，元符三年致仕，後隱於龍眠山，博學高識，好古甚篤，鍾鼎圭璧之類，森然滿室，著有古器記。鞍馬人物之白描，實爲古今獨步之神品。其遺作五馬圖卷，

乾隆以來，今尚存清室內府，瀟湘臥遊圖，則爲吾友菊池惺堂所藏，與蘇長公之詩卷，幸共免於去歲震災之禍；九歌蜀川之二卷，聞已傳入歐美。石刻則有紹興二十六年所成，浙江仁和縣學所存高宗御書之聖賢象贊。惠崇乃建陽福建建寧府沙門，善繪寒汀，遠渚，鷺雁等小景，爲蘇長公等名士所稱許。吾友清浦奎吾子爵所藏之一軸，蓋其真蹟也。江貫道爲隱逸之高士，亦善山水，據聞學北苑，而豪放過之。然余除明清人臨摹者外，江貫道之真蹟，未曾寓目爲憾。趙大年爲哲宗時人，能書能文，巧繪小景，畫趣清麗，汀渚遠柳，善寫江湖蕭瑟之意，其筆蹟，於足利時代傳入日本者有之。趙千里乃其子，亦善繪山水，花果，與翎毛，頗似院體，有妍麗之畫風。米元章亞於蘇長公，亦絕世之才子，被服常仿唐人，而風情蕭散，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士，徽宗皇帝曾謂米兩宮不可拘以禮法，破格遇之，可以想見其豪情逸致，奇放磊落之概矣。其趣事逸聞，亦似較蘇東坡爲多，故當時有米顛之稱。書畫兼長，書則效王獻之，而別樹一幟，曾狂言謂一洗二王之惡札，而照耀皇宋於萬古。畫則所謂落茄點之米法，好作雲山，又善繪古聖賢之像，以其名高，故遺蹟僞物極多。關於書畫文房之著述，有書史，畫史，硯史，寶章待訪錄等各一卷，卽其題跋，亦有集錄遺存者。考古代畫家，鮮有自行題跋者，蓋工於繪畫之士，不盡學人，

亦有專門之畫工，不解詩文，或書法亦甚拙劣，乃於畫成之後，於樹間石隙或畫隅，作蠅頭小字之署名，以便藏拙。自元章、東坡輩以文人而兼畫師，於是而長篇題跋，如龍點睛，非此不足生色，此又藝苑之創舉也。元暉乃元章之子，善繼家學，克享遐齡，愛好藝術之心，老而彌篤，八十後無疾而逝。所謂繪無根之樹，能解其意，并善描懷懂之雲。「如今身為御供，豈肯再給閑人」云云，蓋顯貴之後，祕重其筆，亦可窺見其畫之一斑。徽宗皇帝，天縱奇才，當干戈擾攘，萬幾倥偬之際，而愛畫之心，仍不稍懈，中國歷代帝王之畫，能如此精妙絕倫者，實絕無僅有，即專門家，亦非所及也。善畫山水，而花鳥尤工，畫風屬徐氏體，而施以極巧麗之彩色。又所謂墨花者，點以渴筆之焦墨，於叢密處微現一白道，亦畫法之一種也。如臨古卷之第一圖，即前者之佳品；申浦虛齋之鸚鵡圖，乃後者之奇品也。山水，則虛齋之雪江歸棹圖卷等，亦為最佳遺蹟。政和五年，賜羣臣觀覽之御畫仙禽二十，篤莊縱鶴圖，及其後所摹由天下進獻之奇花異禽之宣和睿覽四冊，稱為冠絕古今之美品。臨古圖卷，為徽宗現存遺作中，最大之品，亦清室內府寶中之至寶。卷中以自己之畫風繪於首，次則臨漢毛延壽以下十七家之古畫，自崇寧四年至大觀元年，閱三載畫始成，有天水或天下一人等花押，每圖有瘦金書之題記，其下皆

印有雙龍之小璽，卷首有崇政殿寶，卷末有宣和殿寶之印記焉。欲窺徽宗繪畫變化之精，不可不一觀此物也。南宋畫師，則以工部侍郎馬和之、楊補之、字無咎，號逃禪，清夷長者。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士。國子監主簿陳容、字公謙，號所翁。僧侶如仲仁、法常、號牧溪。玉澗、字溫，仲言，號日觀，知歸子。等爲最著名。馬和之紹興中登進士第，其仿吳裝之人物畫，見重於高宗，孝宗兩朝，遺作毛詩圖卷，今尙有存者。楊補之於高宗時屢被徵召，隱居不仕，學李伯時，善作白描人物，又能繪梅竹松石，世稱之爲筆墨清淡之逸士。趙子固爲諸王孫，寶慶二年及進士第，博學多識，好書畫古器，常滿載一舟，泛湖而遊，人皆知爲趙氏之書畫船也。畫則喜描水仙，遺作常見，清室內府之水仙卷，滬上密韻樓之四香圖卷，爲余所寓目者中之尤物。陳所翁爲端平二年之進士，以詩文豪壯稱，最工畫龍，潑墨雲霧之前，窮極隱顯變化之妙，日本往昔，常有其遺作。仲仁居衡州南華光山，人稱爲華光長老，專工墨梅，有梅譜之遺著。法常、嘉熙三年沒，六十三歲。蜀人，初係舉人，後爲僧，居於西湖，善繪龍虎猿鶴，山水人物，不幸爲夏士良譏爲麤惡而無古法，非可供雅玩，於是衆口雷同，致其藝術之價值，終不爲人所重。遺作殆皆傳入日本，今存者尙多。自予觀之，終有不可埋沒處，尙不致如夏文彥所言如斯之惡劣也。溫日觀專以畫水墨蒲萄稱於時，瑩玉澗爲西湖淨慈寺僧，

師事惠崇，善畫山水，與牧溪之畫，早傳入日本。

翰林圖書院，雖始於宋初，特見重於徽宗之朝。從來以藝進者，雖服緋紫，不能佩魚帶，政和、宣和時，獨許於書畫院，諸待詔之班次，以畫院爲首，書院次之，其下則爲琴院，棋院，玉院，及其他百工。他局工匠之日給，名曰「食錢」，書畫兩局，則稱之爲「俸值」，待遇異於衆工也。睿思殿每日必命能畫之待詔一人宿直，備不測之召喚，他局則無。然自太祖以來，技術之工巧者，有不得擬爲外官之制，徽宗亦未曾濫用名器。院人之官銜，分爲待詔，祇候，藝學，畫學正等，已如前述。崇寧三年，因獎勵書畫，設投試簡拔之法，命建官養徒，以米元章爲書畫兩學博士。又宣和中，建五嶽觀寶真宮時，因壁畫召集天下名手，以試其畫，稱佳者少，以故大興畫學，命題有如進士科第，任博士爲選擇，非但觀其人之藝，須才品並佳者，始能中選。宋子房奉命主考，於試時，出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題，畫工多繪繫空舟於岸側，或畫鷺於舷間；而第一入選之畫，則爲一舟子橫孤笛於船尾。又於亂山古寺藏題中，畫尖塔鷓鴣者頗多，然中選者，爲滿幅荒山，其間現一幡竿之圖。於竹鎖橋邊賣酒家題中，李唐獨畫一酒帘懸於橋頭竹外之圖。於踏花歸去馬蹄香題中，有畫數蝶飛逐於馬後者。於萬綠叢中紅一點題中，

皆繪楊柳美人，或萬松一鶴，獨劉松年畫一輪紅日於萬波海水之中，因是中選。

北宋末年，朝廷於書畫如斯之獎勵，固與徽宗之好事相併而行；而南宋之畫院突興，名師蔚起，亦未始非在上者之提倡，有以致之。後之論者，謂宋自南渡以後，戎馬倉皇，兵戈不息，猶復閑情逸致，提倡藝術，蓋人主欲藉此點綴昇平，掩飾其江左偏安之窳局，此則未免近於刻薄矣。畫師之最著者，有成忠郎待詔賜金帶李唐，字晞古副使李迪，賜金帶李安忠，待詔蘇漢臣，字晉卿等，宣和時，均在畫院。紹興畫院，有承務郎待詔馬興祖，待詔賜金帶馬公顯，馬世榮，待詔蕭照。乾道畫院，有祇候賜金帶閻次平，待詔毛益。淳熙畫院，有待詔林椿。紹熙嘉泰等畫院，有待詔賜金帶劉松年，同梁楷，同夏珪，字玉馬馬遠，待詔賜金帶馬遠，號欽山祇候馬麟，皆最著名人物。李唐頗見重於高宗，謂與李思訓不相上下。大斧劈皴，卽其所創。亂離之後，入建炎畫院，時年近八十矣。吾友山本二峯所藏之山水，爲流傳日本遺作之佳品，石隙有細楷之款識。李迪最長花鳥竹石，又善小景山水。李安忠亦專繪花鳥。李迪之物，有往昔傳入日本之小品佳作。安忠之物，則有鶉畫。蘇汧臣善繪道釋人物，畫嬰兒尤得意。馬興祖長於花鳥雜畫，其子公顯，世榮，俱畫人物山水。蕭照，閻次平，咸仿李唐，亦善山水。毛益專畫花禽走獸。林椿師

事趙昌，巧於花鳥。劉松年居於清波門內，人呼以暗門劉，以畫纖巧流麗之青綠山水稱。院體青綠派之代表，推趙百駒，劉松年二家爲適當。梁楷辭金帶不受，而挂之於畫院之柱，性嗜酒，自號爲梁瘋子，其所作釋迦出山圖，有御前圖畫之款記，早爲傳入日本之絕品，可以一窺其筆力也。其所創水墨減筆描法之人物遺作，日本亦不少。此外勝於以上諸家，而目爲宋末水墨派院人之代表者，爲夏禹玉，馬欽山二家。欽山乃世榮之子，於李唐爲法，大成拖泥帶水皴之大斧劈，專繪焦墨之方石樹葉，多用夾筆，喜描松葉於車輪，樹枝如斗柄，水多作鬪水，人物之描法，用釘頭鼠尾，自杼機軸，不倚傍他人之籬下也。并一變古來諸家畫全境山水之法，更換布局，或峭峯直上，不見其頂，或絕壁直下，不寫其脚，或近山參天，而遠山反低，或孤舟泛月，一人獨坐，此等奇異之格，皆其所創，故當時人皆驚詫。有謂馬遠只畫一角半邊之山水，或謂爲偏安之殘山剩水，至有以馬一角之徽號相貽者，然實爲山水布局之一大革新，不可不認欽山畫才之傑出也。馬遠馬麟之畫中，寧宗皇后楊氏之妹楊妹子所書之贊頗多，卽如日本東山遺物馬麟之夕陽圖軸，亦爲其一。禹玉之山水，亦爲墨汁淋漓帶水之斧劈皴，頗似馬遠，而較馬爲雋爽，畫法亦多作一角半邊。二家之遺作，昔時流入日本者，今尙不少。馬遠乃欽山

之兄，馬麟爲欽山之子，俱善傳家學。牧溪，玉潤及其他南宋院人之畫，早有傳入日本且甚多者，蓋因足利氏之遺明船之故也。

宋室南渡之後，繪畫雖極發達，而回顧佛教畫之成績，則反形衰退。蓋自仁宗以後，孔教復興，佛教爲人所擯棄，道學家尤攻之不遺餘力，且當時印度佛教絕滅，梵僧全不來朝，以致永無行之者。功德之轡畫，亦已衰廢。且自北宋新密教興，禪宗獨盛，佛菩薩圖像之禮拜供養，反不如定坐靜慮，參禪，修養之盛。當時所要求之物，爲般若十六善神，白衣，水月，楊柳，及所謂纒見等華美之觀音圖，諸祖禪機圖，師家之頂相，或充飾素壁之十六羅漢等數種而已。嚴格言之，則佛教圖像，已難免全在衰滅之地位。此種佛圖，大抵無儀軌定法。又因禪僧好脫落有相之風氣，喜水墨之草畫，知森羅萬法實相之端倪，不立文字。因欲資開悟教外別傳之故，喜自然之山水，花木，竹石，禽鳥等畫，反在帶有宗教臭味之物之上。因之如世間所有宗教之要約，棄之不顧，而歡迎世俗之玩賞繪畫矣。禪僧之中，作山水花果等水墨之草畫者，蓋亦此故也。就中有畫羅漢圖爲神通遊戲之狀者，禪僧謂爲我等古代法友之風俗畫，見之極有興味。此種繪畫，佛寺最多，盛行於南宋。然此類之畫，祇可挂於佛寺之壁，爲一種特

別功德之物，與普通玩賞繪畫全無因緣。蓋作者偏於所學，幾成專學技術，不列名於一般畫苑，士夫輒鄙爲畫匠之作，尤不重之，故中國之畫傳中，全無其名。遺作當時頻由禪僧持來，殆祇存於日本矣。姓名與畫之款識，惟日本足利時代之記錄，有傳之者，卽張思恭西金居士大受，陸信忠，林廷珪，周季常，蔡山，趙璠等是也。遺品之中，有雍正四年東大寺齋然攜來之清涼寺之十六羅漢，嘉定四年泉誦寺俊苒攜來之京都高台寺之十八羅漢；有陸信忠款識之京都相國寺之十六羅漢，有稱爲陸信忠所畫之京都大德寺之十王；有西金大受款識之攝津多田院舊藏之十六羅漢；有趙璠款識之下總法華經寺之十六羅漢等。又淳熙五年，浙江寧波之沙門義紹募緣，由林廷珪，周季常二人所畫之五百羅漢百軸，亦存於大德寺。栴尾高山寺之不空金剛影，傳稱爲張思恭之筆。此外亦尙有張思恭之物，爲古風之細描法，其他則皆出自吳生風，其一種起倒巧整之描法，頗佳。此種畫法，卽影響於日本鎌倉時代之佛教畫，使宅磨派生變化也。思恭一人，或屬北宋，他則皆屬南宋，如陸信忠趙璠則在元初猶存。西金住於明州之車橋，陸信忠亦居於慶元府車橋石板巷，蓋由其識文知之也。林廷珪，周季常亦可斷定其居於明州。所謂明州，所謂慶元府，卽寧波也。南宋時畫羅漢之專門繪佛師，寧波似爲

淵藪之地。其中西金手法最妙，蓋由比較其遺作知之也。此種畫中，有傳爲李龍眠之筆者，皆不可信。羅漢圖外，南宋佛教畫之存於日本者之中，有乾道四年重源上人攜來之京都二尊院之淨土五祖像，有金大定二十五年淳熙十年之記之東大寺所藏香蒙大師像，有嘉熙二年自贊之京都東福寺之無準禪師像，及橫浜三溪莊之玄奘歸唐圖等，俱爲錚錚之物也。

宋代之能書者，當以端明殿學士蔡襄，字君謨，吏部員外郎黃庭堅，字魯直，號涪翁，山谷道人，蘇東坡，米元章之四家爲最著。蔡君謨之楷書，自顏魯公出，真行草皆屬妙品，爲仁宗所深愛。草書特變張芝，張旭之意，善以散筆作書，風雲龍蛇，隨手奔騰，世稱之爲飛草。黃山谷仕於哲宗，徽宗二朝，曾任爲神宗實錄檢詩官，稱爲太史，以王右軍，張長史爲法，而自成一家，尤長楷書，亦工行草。蘇東坡與米元章，已述於前。四家之書，皆縱橫揮灑，變化淋漓，與前代之歐虞褚柳等，全異其趣，自成趙宋一代之風氣也。筆蹟遺留甚多，又能於法帖見之。真蹟之傳入日本者，如前述蘇東坡之寒食詩卷，中有黃山谷之跋，可以併觀二家之物。碑則有下列各種：

蔡襄正書畫錦堂記 治平三年 在河南安陽

同 正書蕭公神道碑 元豐七年 在湖南

蘇軾正書表忠觀記 元豐元年 在浙江錢塘

同行書上清宮碑 元祐二年 在陝西盤屋樓觀

同 題石佛寺崔白畫布袋羅漢像 元祐三年 在山東益都

同行書贈李方叔馬卷 元祐四年 在四川眉州祠堂

同 正書阿育王寺宸奎閣碑 元祐六年 明萬曆重刻 在浙江鄞縣

同 醉翁亭記 元祐六年 在安徽滁州

同 潮州韓文公廟碑 元祐七年 在廣東海陽

同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 宣和三年 在山東長清

黃庭堅正書廬山七佛偈 元祐六年 在江西星子

米芾行書並篆額蕪湖縣新學記 熙寧元年 在安徽蕪湖縣學

同 正書真式靈應真君六大字 崇寧四年 在四川平武

同 篆書真宗御製文宣王贊 同四年 在安徽無爲軍學宮

同 行書章吉老墓表 大觀元年 在無爲軍

此外徽宗御筆之碑，亦尙有存者。御書院亦與畫院相似，置翰林待詔，祇候，侍書等。太平興國以來，內省之書詔，皆一變其筆體，燦然可觀矣。法帖，則南唐昇元帖之後，太宗淳化中命翰林侍書王著集自古至唐之名筆成爲十卷，於祕閣中石刻之，卽所謂淳化閣帖是也。昇元帖無存者，故此爲最古之至寶。其次於元祐五年，更刻續帖，名太清樓後帖。大觀三年，命龍大淵集刻內府所藏之真蹟，名大觀帖。南宋時，紹興中所重刻之淳化閣帖而置於國子監者，名紹興國子帖。淳熙十三年覆刻之修內司帖，及同年南渡後所得內府之真蹟而摹刻者，名淳熙祕閣續帖，凡十卷。又尙書郎潘師旦於絳州摹淳化帖并參入別帖，刻絳帖二十卷。劉丞相於潭州亦摹刻淳化帖而成潭帖，凡十卷。其餘臨江帖，廬陵帖，黔江帖各十卷，武岡帖二十卷，烏鎮帖二卷，福清帖四卷，澧陽帖十卷，蔡州帖，武陵帖各二十卷，彭州帖，汝州帖各十卷等。此外又有各種之法帖。右軍之蘭亭帖，亦以宣和中所刻之定武本爲本，翻刻夥出，至明代已達一百十七種。又紹興十四年所刻薛尚功之鍾鼎款識法帖二十卷，不知集刻者姓

名之博古堂帖，陸放翁之荔支樓帖，曾又卿之鳳墅帖，宋宣獻之賜書堂帖，廬江李氏之甲秀堂帖，曹彥約之星鳳樓帖，王曼慶之百一帖，曹文格之寶晉齋帖，韓侂胄之羣玉堂帖，吳琚之玉麟堂帖，賈似道之世綵堂帖等，均各集古人之書所刻，多刻於石。宋代實法帖最盛之時代，然宋之原拓，遺於今者，已如墨林之星鳳矣。唯明清之摹刻極多，碑則唐時爲重，多在北方；帖則宋時爲重，而北宋尤多；故有北碑南帖之謂。至清之阮芸台等，以書分南北二派者，亦以是也。碑帖之墨本中，有烏金拓一種，墨濃而有光澤；又蟬衣拓，則淡墨清拓者也。所用之紙，亦有橫簾之北紙，與豎簾之南紙。論書之作，則除宣和書譜，及米海岳所撰述之外，有姜夔之續書譜，高宗之翰墨志，曹士冕之法帖譜系，陳櫛之負暄野錄等。印章爲鐫刊之一，與書畫有關，而宋代不甚發達，其間雖有徽宗之宣和集印，與晁克一之古印所集成之印格等，仍承唐風，其篆文愈形支離，九疊文則屈曲愈甚，或圓或瓢，或鼎，作種種變形之印。其材料則鑄印稀少，多用牙，角，磁，石，黃楊木等，此風繼續，行至元代。試觀宋元禪僧之印章，其篆法之雜亂惡劣者殊多。齋堂館閣之印，始於五代，盛行於宋，傳於後世。又刻成語於印，爲後世玩賞印章之濫觴者，乃賈似道於所藏書畫中，押賢者而後樂之之印也。作者押印於書畫之款識，亦始於宋代，蘇

米，徽宗趙子固等，乃其元祖。東坡之松竹圖中，有蘇軾之印，徽宗之御書之印，亦見於前述之鸚鵡圖中，昔時傳入日本之鳩桃圖中，亦有斯印，御書之寶之印，即在宣和內府收藏名畫之遺品中。以上諸印，皆九疊填滿文之最甚者也。趙孟堅之子固之白文，與彝齋之朱文二印，曾於前述清室內府之水仙卷中見之。

宋代書畫之鑒藏亦盛。太祖平江表之後，得五十餘卷，賜與學士院，又得李後主內庫書畫百卷，賜與樞密楚公，更命有名之鑒賞家蘇大參搜訪江南遺寶，得一千餘件。蘇氏與王文獻亦以富於收藏，共稱於世。太宗太平興國中，詔天下郡縣，求前哲之書畫墨蹟，因此表進者甚夥。既又命畫院待詔高文進與黃居寀搜求民間之圖畫。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堂爲祕閣，兼任吏部侍郎李玉爲祕書監，於便點檢。淳化中閣成之時，許近臣縱覽。至徽宗時祕府所藏，充牣填溢，已百倍於先朝。帝并自選曹不興以下至黃居寀等之最佳者一千五百件，裝十四門，一百帙，命名宣和睿覽集，旦夕披玩焉。宣和間，依內侍梁師成之請，搜訪蘇東坡之墨蹟於天下，一紙之價，定萬錢，幽人釋子之所藏，皆歸內府。又編修宣和書畫譜，附書畫家之傳記，錄用內府收藏之目錄，於每部間皆加評論，書譜一百九十八

家，法書一千二百五十二件，畫譜則計二百三十一家，寶繪六千三百九十六軸。此種古名畫，今尙遺存者，予已得見三十餘件，大半有徽宗之題記印識，無一非精品，予因得稍窺古著錄之遺寶者，賴有此也。凡此種北宋御府所藏之書畫，皆以青紫大綾爲標，文錦爲帶，軸則用玉水晶檀香爲之。後值靖康之變，多爲金人所奪，或散落於民間，流入鄙俗僧父之手，至與草木同澌滅，重可惜也。高宗渡江，與金和議成後，置權場極力搜求，於是紹興內府所藏，亦不減於政和宣和也。但可惜者，承爲鑒定之曹勛、宋貺、龍大淵等，人品不高，眼識尤劣，致將前輩之品題析去焉。其時裝褉之成式，則六朝名畫之橫卷，標以剋絲之樓臺錦，以青絲筆文錦爲裏；次等物用碧鸞綾爲裏，白大鸞綾爲引首，高麗紙爲罽，并用上等之白玉碾花軸。六朝名畫之掛軸，則以阜鸞綾爲上下標，以碧鸞綾爲託標，鑲上等玉軸於檀香軸桿。唐五代及國朝之橫卷，則以曲水紫錦爲標，碧鸞綾爲裏，引首爲白鸞綾，軸爲玉，或瑪瑙，罽卽玉池，則用蠟紙，掛軸則與六朝者同，祇軸頭相異也。蘇東坡文與可之雜畫，則爲大花綾標，碧花綾裏，黃白綾雙引首，烏犀或瑪瑙軸。米元章之雜畫，橫軸爲阜鸞綾標，碧鸞綾裏，白鸞綾引首，白玉軸。高宗所極愛之僧梵隆之雜畫，橫軸爲樗蒲錦標，裏及引首與上相同，軸爲瑪瑙。法書則裝訂更爲華麗，今

從略。又諸畫之上方，押有乾卦，下方有希世，後方有紹興等印也。此時內府之藏畫目，雖無遺者，然印有紹興二字之古名畫，予非但寓目甚多，并知有慶元中所記之中興館閣錄也。印記則有淳化、大觀、政和、宣和小長方印，宣和二字小方印，宣和玉瓢印，宣和殿寶方印，宣和中祕長方印，乾卦、雙龍小圓印，希世、三館祕閣之印，內殿祕書之印，御府之印，緝熙殿寶、機暇清賞、保合大和之印，上閣圖書、睿思東閣、紹興二字小印，淳熙之中書省印，尙書省印，祕書省印，內府之印，廣運大定之印等。高宗晚年，居於北內之時，曾用太上皇帝之寶，德壽殿寶，御府圖書等印記。有云高宗妃劉氏曾居奉華堂，掌管內府之書畫，古名畫之押有奉華堂印者，往往見之，如前述易元吉之花鳥圖卷，卽其一例。金之章宗紹熙元年卽位，嘉定元年崩，改元明昌，承安、泰和，西曆一一九八年至一二〇八年。亦極好收藏古書畫，將宋之印記翦去而押以明昌御府，明昌中祕，明昌珍玩，明昌御覽之大印，今亦時見此類之古畫名品。黃休復，米襄陽亦皆富於收藏。米家所藏之品目，於前述書畫史及待訪錄中得而知之，其最佳之絕品名畫，中有姓名、審定真蹟、神品、平生真賞、米芾祕篋、寶晉書、米姓翰墨、鑒定法書、米姓祕玩之印等。法書中押有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米芾元章，及米芾氏之六玉印。次品中則押有米姓清玩之印，楚國米芾之九疊文印，亦

曾見之。祕書監丁謂最富藏蓄，歿後於宋室南遷之日，籍其財產，卽李營丘之畫，已有九十餘軸，其他亦均不相上下云。韓侂胄與賈似道後均被誅，亦深好古畫，以宰相權勢，炙手豪奪者頗多。賈似道鑒識尤精，且用廖瑩中收藏之富，甲於一時。韓之印記爲閱古堂，安陽開國。賈用悅生圖書，秋壑，賈似道印，及前述賢者而後樂之等印記。上述王晉卿之柳溪漁浦圖中，有秋壑之印記。韓琦之畫錦堂印，在周文矩之玉步搖仕女圖中。南宋趙子畫之崇蘭館寶印記，曾於燕文貴之山水卷中見之。有謂王晉卿之藏品，用寶鑑堂印記，李伯時之藏品，用公麟小印，歐陽修之藏品，用醉翁，子孫其永保等印記，然予尙未寓目。其餘南宋諸家鑒藏之名品中，如鄧公壽之銘心絕品，及周公謹之雲煙過眼等，概能得知。宋時因鑒藏書畫之家日衆，而奸商作偽之術亦益精，聞某家有一名品，則百計千方借出，使名手摹寫，奪其真者，還以摹本，後又將其真本賣却，故一名畫，二度三度遭此毒手，遂不知散落何手矣。時有便宜三之語，可以窺其大概矣。

今所言紹興裝褫書畫式之內，有所謂掛軸者，此名已見於北宋，如郭若虛所畫之物中，有圖軸等字，諒或始於此也。黃荃居窠等合作之秋山十二幅一圖，絹縫中書有父子姓名，慶曆中遼興宗所

獻絹千角鹿圖五幅，仁宗曾張之於太清樓下，任近臣觀賞，真宗賜與丁晉公之袁安臥雪圖爲八幅一面，曾命懸於絕景之處云。崔白之蘆雁圖，絹闊一丈，高二丈許。米元章之唐畫之龍，爲十二幅一圖。王右丞之雪畫，爲六幅一圖，曹仁熙之水，爲四幅一圖云。南宋時鄧公壽之父名世，於高宗所賜之宅第壁上，見懸有郭河陽之舊絹畫，故又請於高宗，並將內府所藏其餘之舊壁畫，一併賜之焉。公壽會分李世南之寒林障絹畫，每三幅爲二軸，有一圖爲寒林坡，一圖爲平遠之記載。周公謹所觀之畫中，有范寬之秋山六幅圖，李成之寒林四幅圖，崔慤之蘆雁六幅圖，文湖州之六幅槎竹圖等。以上諸畫，或揭取於壁畫，或爲移動壁畫，及幀畫而作者。裱裝皆施以天地，而裝以裏，用打擲竹爲軸，然多非今之掛軸，所謂張畫者，蓋卽吊畫於素壁之謂。張文懿張畫之時，先施帘幕，亦此故也。南唐李主於宮中所掛設鋪殿花，裝堂花之雙縑幅，想亦非掛軸也。米襄陽曾論匣爲收藏壁畫之物，若卷軸則以不裝入匣保存爲相宜云。由此觀之，前述移動壁畫，當爲掛軸，暫時與幀畫行於世，至掛軸之裝褫形式完備，當在北宋時，此言諒無大誤。掛軸雖成於紹興，然橫卷亦爲重要之物。裝褫之記用筆書，裱裝用錦綾，軸頭亦較掛軸爲上等，且掛軸雖有上下標，然如元以後之裱裝，則不備上下引首也。南宋壁畫之

廢敗，由其記載之貧乏，可以知之。代壁畫而出者，卽掛軸也。壁畫如斯衰廢，蓋與佛像雕刻同，前述禪宗之關係，亦其一因也。新式之掛軸出現，可以頻頻取換，看管收藏，亦均便利，而壁畫則愈形衰廢矣。然掛軸對於裱裝收藏，若仍如前述之移動壁畫，用絹六幅一圖，或十二幅一圖，則嫌巨大，最妙以絹二幅或三幅爲適當，絹之闊幅亦如斯，可於一幅無縫之物上作畫，故繪畫之幅員，已較壁畫一堵高丈餘橫數丈之時代，大爲縮小，而成近世之普通掛軸矣。此種變遷，實中國繪畫史上著大之事項，不可忽略者也。壁畫見重於寺觀，故唐代時山水松石等，甚爲稀少，然因宗教上之必要，故以人物畫爲主。至於掛軸，則專以藝術的玩賞爲主。如是，因如上述之禪宗，帶有宗教臭味者，則非所喜，而好自然之實像，所謂上古勸誡之意，或教化之用，疎忽者亦均爲所嫌也。又崇敬之人物畫，不如山水花鳥，爲人所喜，蓋亦自然之勢也。宋人嘗自謂佛道，人物，仕女，牛馬，今雖不及古，然山水，泉石，花竹，禽魚，則古不能及今，是故宋時山水，花鳥，極發達。卽由命題之分科言，唐以上以人物爲繪畫之重要部分，宋以後則代以山水花卉；由玩賞之形式言，唐以上壁畫及橫卷，殆占繪畫之全體，宋以後，則代之以掛軸也。古名畫之遺品，北宋以上多橫卷，南宋以後，漸多掛軸。橫掛，亦稱橫披，蓋在橫卷掛軸之間，前後有

割成半分之軸，均爲橫挂於壁者，今亦有之。米海岳求畫於知音，有作橫掛三尺給之者，橫掛或卽始於該時也。又海岳寶晉齋中，懸有三尺許雙幅挂軸，故又知有對幅也。宋元之際，人喜雙幅之對軸，於當時文獻見之，然高人逸士之畫，亦不僅限於求其雙幅也。

扇起自三代，羽扇，蒲葵扇，雖不作畫，紈扇，紗扇，綾扇，則往往繪畫其上，漢有繪扇及七華扇，曹魏有九華扇，晉之王右軍於六角竹扇作書，後趙石季龍製雲母五明扇，漆畫列仙奇鳥異獸於其上，劉宋有顧景秀所繪之蟬雀扇，蕭齊有七寶畫扇，蕭梁則有柳蟬山扇也。畫扇至趙宋極盛行，扇畫與小幀畫之流行，謂爲宋代中一種顯著之現象，亦無不可。畫院之畫工，平生作扇畫或小幀進獻於帝，至畫壁畫之時，亦依此選定，則進畫樣，并乞御批，是爲例也。政和時，徽宗自作扇畫，六宮諸邸，皆競仿其圖樣，故有同樣之物，畫至數百柄者。貴近之人，常求御寶施於其上者，頗有其人。後世之集古畫冊中，宋時扇畫之揭本與小幀頗多。足利時代傳入日本，成爲小掛軸者，亦不少。觀狩野家之摹本，內多今無遺存之，可知當時流行之盛。日本之褶疊扇，經高麗傳至宋，蘇東坡鄧公壽雖往往評賞之，終不能流行。盛行，專爲紈扇也。

繪畫史，則郭思字若虛撰圖畫見聞誌，繼張河東之後，自唐會昌元年，以至北宋寧熙七年，敘述畫家二百八十四人之傳記，及著錄，求訪，人物諸法，山水之變遷，黃徐之體異，古今之優劣，其他各種之論畫，及古今之雜事。鄧椿字公壽更繼續著畫繼，敘述南宋乾道三年爲止之二百十九人之傳記，及名畫法書之尤物，與古今雜事。繪畫史之體裁，則以畫繼爲不完備。其餘黃休復之益州名畫錄，劉道醇之五代名畫補遺，聖朝名畫評等，爲兼有畫品之撰述。郭鄧兩家之書，令人注意者，則郭若虛所論「竊觀古來奇蹟，多爲軒冕之賢才，巖穴之上士，依仁遊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高，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高，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而又神，斯能精絕。凡畫必氣韻周到，方能稱爲世珍，否則雖竭盡巧思，與衆工何異，雖爲畫而不成其爲畫。」下東亞論畫不磨之鐵案，且其氣韻之解釋，如張河東畫中之氣韻，並非客觀，乃所畫之人之主觀云。又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得以爲巧密，復不能待於歲月，默契神會，不知其然而然也。鄧公壽紹述郭若虛之意見，傳諸畫人，謂立軒冕之才賢，巖穴之上士二門，以與職業畫家有所區別也。趙希鵠亦曾論畫，謂胸中藏書萬卷，飽覽前代奇蹟，車轍馬跡半天下，方能下筆，是豈賤者之所能爲事耶云云。可見南宋時代，評論畫格，匪特品罵其技藝之優

劣，亦且兼及於人品之雅俗，大抵徒事摹仿，依樣葫蘆者，祇能稱爲畫匠，必胸有邱壑，氣度華貴，方見重於藝苑。至元代以後，文人士夫之畫大興，明時莫雲卿、董思翁等之南北二宗之說盛行，是工匠所以屏息而莫及也。論畫之完備者，有李成熙之山水訣，郭南陽之林泉高致，沈存中之圖畫歌，前述董羽之畫龍輯議，韓拙之山水純全集，華光長老之梅譜，及饒自然之繪宗十二忌等。其中李成熙之飛簷仰畫之說，頗合今之遠近畫法之理，然沈存中用以大觀小之法駁之，亦一趣事。河陽之三遠，爲高遠、深遠、平遠，韓拙更加闊遠、迷遠、幽遠，而成六遠。郭若虛之論畫，所謂用筆板刻，結三病，最爲可取。山水十二忌云：布置迫塞，遠近不分，山無氣脈，水無源流，境無夷險，路無出入，僅數石一面，而樹少四枝，人物傴僂，樓閣錯雜，滄淡失宜，且無點染之法，頗可謂畫全境者之誠也。蘇玉局之傳神說，亦有傾聽之價值。聖朝名畫評及益州名畫錄，皆仿朱景玄之體，分神妙、逸四品，而加之以評，然皆以畫人傳爲主。繼作後代畫品之撰述者已稀少矣。劉道醇之六要六長之說，頗見重於後世。六要云者，氣韻兼力，便制俱老，變異合理，彩繪有澤，去來自然，師學捨短是也；六長云者，麤鹵求筆，僻澀求才，細巧求力，狂怪求理，無墨求染，平畫求長是也。雖覺甚難，大有可取之處，學者須仔細研究之。

刻書之風，雖翹始於五代，然至宋始大興。太祖勅令益州自開寶四年至太平興國八年，共刻大藏五千四十八卷，蔚爲巨觀。其餘則經、史、子、集，亦刻行甚多。南宋版之大藏計有二三種，其完本今尚存在。一部爲高麗版，與明版共存於東京增上寺，零本常散見於世間。宋版之經史，今亦尚有存者，如周易、尚書、春秋、三傳、史記、漢書、通鑑、杜工部集，零本一卷，需值數百金，所以如斯珍貴者，匪僅因其爲古代遺物，歷劫倖存，亦以文字工整，點畫無訛，足爲校勘俗本之誤。刻鏤之精，宛如石刻之法帖，其書法分肥瘦二體：肥者似顏真卿，瘦者則似歐陽詢。尤以南宋之首都杭州所刻者，最爲精審；蜀刻次之，福建版又次之。書籍形式，始有線裝方冊之製；藏經則拆疊卷子，爲標紙所包之形，并繫有細打撮竹與細帶，蓋卽拆本之權輿也。嗣見此式，有如弘法大師所持歸之三十帖策子，蓋貼葉之冊，似由以卷物之標包唐代之冊子而來者也。圖本亦有宋版，仁宗於皇祐元年，命高克明畫三朝盛德之事，鏤版印行三朝訓鑒圖十卷，賜諸大臣及宗室，是爲嚆矢。繼於嘉祐八年，刻顧愷之小列女傳八卷，崇寧二年刻將作少監李誠之「營造法式」並圖樣三十六卷，淳熙二年刻宇文周、聶宋義之三禮圖二十卷，乾道元年刻楊甲之六經圖六卷，嘉定三年刻樓璣字壽玉之耕織圖詩耕二十四事、織二十四事、耕織

圖實爲最佳。晉郭璞之爾雅音圖四卷，亦爲南宋所刻。以上諸書，今亦間有宋本遺存於世。又明之影刻，亦有行於世者。

紙則宋時極重南唐之澄心堂紙，歐陽修以澄心堂紙贈梅堯臣時，梅詩中有「不許百金市一枚」之句，可以想見其貴重矣。蜀仿製之澄心堂紙，中等者名爲玉水紙，下等者爲冷金牋云。此外，蜀又仿唐謝公薛濤製浣花牋，青白牋，學士牋，小學士牋等，有研光而現布紋，綾綺人物，花木，蟲魚，鼎彝等形；又仿姑蘇之製，製稍柔薄而有羅紋之雜色紙，名爲假蘇牋，上印有金銀花。廣都所製之假山南紙，幅廣而無粉，假榮則爲有粉之狹幅紙也。又冉村竹絲等，皆以楮所抄者也。歙州有碧雲春樹箋，龍鳳印邊三色內紙，印金團花，及各色金花箋，蠟黃藏經紙，白經紙等。池州徽安亦出紙，所謂池紙，極聞於世。無爲軍亦造細白佳紙，後因用白灰，而紙變劣。福州之漿礮紙，河北之桑皮紙，紹興之蠟箋，亦皆稱賞於世。此外張永自製之紙，冠於天下，爲尙方所不能及云。又有藤白紙，研光小本紙，鵝白紙，白玉版，匹紙，及蠶繭紙等。宋時輸入日本之色紙，有藍碧黃紅紫褐諸色，或有印出雲母之花文者。藤原時代用此紙所書之朗詠集歌集等，遺存甚多，卽銀花牋是也。藏經紙，有金粟山藏經紙，法喜大藏，法喜轉

輪藏經，興國福業院轉輪大藏經，秀州精嚴寺淨土院大藏經紙，秀州智覺大藏等印記者，常有遺存。然金粟山最多，通稱爲金粟箋。金粟寺在浙江海鹽金粟山下，大中祥符元年，始改名金粟寺，則金粟箋當爲北宋時物。俱爲蠟黃經紙，往往有濃淡之斑紋。金粟，法喜，福業，精嚴諸寺，於大藏刻版製成之時，因印經之故，皆抄之於歙州者也。近古則取經之首尾，或揭取其有經文者，爲書畫裝褉之玉池，題牋等所賞用。江南之竹紙，始成於宋，蘇東坡有謂今人以竹製紙，爲古時所未有云。米元章所謂越之金版，饒州之黃皮，亦均竹紙也。又有浸稻幹於小便所製之連紙。畫絹有勻淨厚密之院絹，又有極細密如紙之獨梭絹，皆於古畫中見之。墨則宋時李廷珪墨，珍重之者，在澄心堂紙以上。太祖平南唐時，得此墨付之主藏吏，後時時取出用之。仁宗嘉祐中，宴近臣，賜所謂新安墨之李廷珪墨。其後亦嘗賜雙脊龍樣之佳品，與翰林承旨徐鉉崇飾書具，以錢三萬購廷珪之父超所製之一月團墨。蔡君謨亦喜用李廷珪墨，謂浸水三年而不壞云。東坡亦寶重李墨，不令人磨。宣和時有黃金易有李墨難得之語。庭珪之弟廷寬，廷珪之子承浩所製之墨，廷寬之子承宴之小握子墨，承宴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處，惟一，惟益等所製者，均爲學士所喜用。熙寧元豐間，張遇製御墨，用油煙加腦麝，貼以金箔，名爲龍

香劑，因之始有油煙墨之製。元祐間造墨之名工潘谷，最爲東坡山谷所推重。曾撫摩山谷所藏李廷珪墨於錦囊之上，誇爲天下之寶。其對於墨事極精，所製有狻猊墨、九子墨等。墨之樣式，雕刻亦漸見奇巧。金章宗之蘇合油煙墨，亦爲有名精品，後有求之者，雖倍黃金一斤，難得墨一兩，因不能仿造，世稱爲墨妖。又章宗宮中用張遇之麝香小御團，爲畫眉墨。李潘之外，歙州耿氏，宣州盛氏，兗州陳氏等，俱造墨之世家。其他王迪，蘇浩然，沈珪，景煥，梁果，蒲大韶，葉世英，鐳士先等之所製，亦賞用於墨壇，皆各有名士之詠贈也。王迪之墨，以遠煙鹿膠爲勝，葉世英製德壽宮墨，鐳士先製緝熙殿墨，蘇浩然，蘇東坡，王晉卿皆能自製，并愛藏佳墨。浩然之墨，松文皴皮，堅緻如玉。東坡墨竈失慎，幾焚及家屋，嗣造墨作罷。晉卿製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等於金。此種宋代之墨，除張遇之龍香劑，金之蘇合油煙外，皆爲松煙，以東山，西山，宣歙諸山之松爲重，燒之高窯，取其頭煤，和鹿膠，擣以千萬杵，加以香物，入之於模，而形成焉，因名松煙，其色甚黑。若注意宋代之書畫碑帖，可以知其墨色，與今之油煙墨相異，并可爲鑒識之一助也。筆工自唐代有宣州陳氏，與諸葛氏。東坡山谷之時，有名人諸葛高造舊法之鼠鬚筆，及長心筆，常州之許頤，亦工製筆，嘉陽之嚴永，製獼毛之無心棗核筆，弋陽之李展，能製雞距筆，侍

其瑛製紫毫之棗心筆，吳無至製無心散卓筆。其餘宋代筆工，於當時之詩文中得見者甚多。自唐之柳公權求長鋒之筆，至熙寧以後，則無心之散卓筆行於世，致筆制一變，蓋書風變遷，筆亦然也。硯則南宋以來，歙州龍尾硯，名高天下，而羅紋，眉子，水舫，水蕨，溪頭，葉九，金星，驢，濟源，洞靈，浙石等坑，亦均開產。硯工名手，有上述李少微之子李明，及周全等，又有劉周，戴等姓之匠手。其式則有月樣，圭樣，瓢樣，八角，辟雍，馬蹄，新月，蓮葉，人面，風字，寶餅，古錢，靈芝，蟾蜍，犀牛，鸚鵡，琴龜等式。端溪亦於唐時，採石之龍岳之後，開下巖之坑，而探掘之。治平四年，石裂爲所壓倒，故封閉不用。後漸次開中巖，上巖，蚌坑等坑，東坡時曾鑿一洞於下巖之傍。仁宗以前，賜與史官之硯，皆下巖之端石。自熙寧至宣和之貢硯，則皆上巖之石。端石之中，以下巖水底之石爲最佳，其南壁石次之，中巖，半邊，山北諸巖，龍巖，上巖，蚌坑，則又次之。無論何硯石，均有鋒芒，善於澄墨，呵之而能生水者爲佳。歙石概近於黑。端石之色，以青色，與溫潤之紫色爲佳，深紫，青綠次之，灰蒼，黃褐爲下等品。下巖舊坑之青花子石，漆黑卵石等，慶歷間卽已絕跡，故最珍賞。眼則以鴿眼，鸚哥眼，翠綠圓正，而有瞳子者爲佳。又有稱雀眼，雞眼，貓眼，菉豆者，亦愛玩之。喜活眼而卑死眼。然眼與潑墨無關，不過愛其美觀而已。火黯，一名熨火焦，明清時有

所謂火捺者，有如火燒之斑紋。青花之佳石，有堅滑不能磨墨之病。有所謂黃龍者，形如黃色龍蛇，又斜走石上之金線鐵線等，宋代已論及之。形製，則端硯有如上所述，歙硯之諸樣式。風字則有平底，有脚，琴足，垂裙，古樣式等。四直則有古樣，雙錦，合歡等。又有玉台，天研，曲水，仙桃，雙魚，竹節，八稜，琵琶，腰鼓，房相，蓬萊，鼎鐘，壁笏，梭團，阮呂，箕斧，瓜卵等式。宣和御府之硯，刻海水龍魚及神仙山水，池作崑崙之狀，其四周列以日月星斗，以供太上皇書府之用。歙端二石之外，青州之蘊玉石，紅絲石，青石，陝西洮河之綠石，湖北歸州之綠石，四川夔州之黟石，甘肅成州之栗石，湖南潭州之谷山石等，均見賞於世。洮河之綠石，在大河之底，多不能採取，頗屬珍品。瓦硯，以著作郎劉義叟所造者爲絕佳。米海岳之硯，蘇易簡之文房四譜，唐積之歙州硯譜，歙硯說，及端溪硯譜，晁貴之之墨經等，關於文房之撰述，實爲不少。硯屏始於東坡，山谷，或勒銘於硯，或刻於屏。東坡用安徽無爲軍所產之月石硯屏，山谷用烏石之硯屏，世亦效而行之。硯山者，取有山峯形狀之石，置於硯之一端，似始於南唐之李後主，卽如其二硯山之事，前已述之矣。不僅限於硯山，凡奇石，怪石，各地所出，形如山峯岳岫之自然石，或江蘇太湖所產嵌空穿眼之奇石，或安徽鳳府靈璧縣所產之臥牛，伏虎，幡螭，菌菴奇形之石，皆供文房之清

玩。蓋由唐之李勉李德裕等，開始行之者也。如米顛之奇癖，袍笏而拜石丈，故傳布尤著。宣和宸賞之六十五石，其形其名，今尚有傳入圖籍者。杜綰石譜之出，想亦決非偶然。書畫碑帖，文房異石，及銅玉器，等古玩之鑒賞收藏，前代固無論，即如李後主亦其著者。至宋代此風大興，歐陽修趙明誠薛尚功，各有金石之著錄，李龍眠趙彝齋等，皆愛藏鐘鼎圭璧。元祐宣和內府，初僅藏三代物，嗣古器出土漸多，終則收及秦漢之物，爲數計一萬有餘。宣和殿之後，更築保和殿，左右有稽古博古，尙古等閣，以貯古玉印璽，鼎彝禮器，法書名畫，紹興內府，亦收藏銅器不少。淳熙內府，則富有古玉。如考古圖十卷，博古圖三十卷，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古玉圖譜百卷等，今尙能識其物而觀其形焉。古錢譜，有洪遵之泉志，金石文有洪景伯之隸釋，至趙希鵠之洞天清祿集，始有古玩諸品十門之詳細論述，并說及愛賞之樂。其言曰：法書名畫，古琴舊劍，羅列於明窗淨几，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蹟，以觀鳥篆，蝸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如親見商周，端研巖泉涌，焦桐玉佩鳴，而不覺此身之在人世，所謂受用之清福，孰有踰此者哉？云云，實善於道破文玩鑒賞樂意之真髓也。

佛像雕塑之風，剏始於漢晉，而盛行於元魏，以至於唐。至宋時已如上述。蓋自興密教興盛以來，

寢就衰廢，更以道學家之依附，禪宗獨盛，至有斥佛像爲乾屎橛者，故像設不重，僅造觀音，羅漢，祖師等像而已。太祖建隆元年，下詔復後周顯德之滅法，并許存置佛像，故藏匿之像，復現於世。雍熙元年，勅造羅漢五百十六尊，置於天台之壽昌寺。端拱二年，成開寶寺之八隅十一層塔，此塔爲杭州塔工喻浩費時八年所造，上安三千佛像，下造阿育王分舍利之像，又修飾峨嵋山之普賢像。又太宗於五台山造金銅文殊像一萬軀。真宗於景德四年，修飾泰山佛像三十二身。大中祥符八年，詔沙門栖像修飾龍門石像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九尊。雍熙中，日本之齋然，命佛工張榮模刻浙江台州開元寺之梅檀瑞像。其所持歸之釋迦像，頗有印度風格，今尙存於嵯峨之清涼寺中。四川富順之羅浮洞大足北山，廣元千佛崖，資州簡州大佛崖，及山東臨朐之仰天山，羅漢洞等處，自國初至紹興時，雖有造像，然已成強弩之末勢也。其餘寺塔之造象，可以徵者，僅有左列之碑記：

龍興寺鑄象修閔記 乾德元年 在直隸正定

易州定意寺剏修佛殿兼裝塑功德記 開寶八年 在直隸易州城內本寺碑上有佛像八尊

重修鎮州龍興寺大悲像並閣碑 端拱二年 在直隸正定

定州張賀等二十七人修大悲菩薩記 大中祥符四年 在直隸定州塔上

趙正造像並崇殿繪壁記 天聖十年 在山西澤州

臥龍寺造像記 熙寧十年 在陝西咸寧

中山府北平縣東朝陽村郎姓造象 政和四年 在直隸定縣西真覺寺

南赤村維那楊祐造象 宣和三年 在直隸唐縣西北香山寺

同上聶最等造象 宣和三年 同

趙某造象 宣和二年 在直隸定州塔上

此等碑記中所言之像，其存與否，今不能詳。但龍興寺之塑壁上，今尚遺存之普賢來儀圖，想係前記端拱重修時之物。宋代主要製作，可謂在羅漢像，而不在此種之造像也。上述天台五百十六羅漢之後，大中祥符元年，成河南輝縣白茅寺之五百羅漢，政和四年，成直隸行唐東北普照院之羅漢一堂，與像十六尊，宣和二年，建羅漢堂於四川閬中之香城宮，造像五百尊，宣和六年，成山東長清靈巖寺之五百羅漢像，前年南京之內學院告予云：「靈巖寺之像，今祇存四十尊矣。」羅漢像，實爲宋代塑

像之最流行者，作風似唐天寶之新樣，而尤翻新。又如前述繪佛師之畫，寫生頗巧麗，技術極佳，所繪之彩色妝變亦美，後卽影響於日本足利時代之雕刻也。杭州西湖雲林寺內羅漢堂之五百羅漢，或亦爲宋代之作。其餘夏臺，南河，靈武，甘肅等地，所謂巡城之夾苧佛之行像，今尙流行。南宋初，建炎元年，隆祐太后孟氏安置摩利支天母像於西湖畔中天竺寺。此外能徵之於史傳者甚少。近時由山西古寺傳入日本之觀音及觀音勢至二菩薩之木像，乃北宋時之珍遺物。經幢雖夥，然多刻陀羅尼，佛像則甚少也。遼金皆出經幢甚多，實物或拓本，予所見者，已數十種，往往用梵書刻陀羅尼；亦有雕出佛像者，則甚稀也。如直隸易州涑水城內大寺，所有遼彰德皇后所造之石幢，卽其尤物，八面有造像四十一龕。徽宗之世，帝一時爲有名之道士林靈素所感，宣和元年，併道佛二教而爲一，稱佛爲大覺金仙，菩薩爲大士，沙門爲德士，甚至佛菩薩之像，衣以道教之冠服，其詔令多不能行。靈素旋卽賜死，迺下詔復舊。佛教之像設，終不免大受打擊，致道教像因之而出。非如唐代之天尊老君，混淆佛像，及淫祠像，其名已無正典可據，製作亦極惡劣，有如現存各地廟觀所見之物也。非道非釋之關帝像等，亦爲其一種。

宋代之雕刻，除佛道像外，尚有可記者，蓋大半爲工藝的雕刻，遺品能徵信者，今幾無有，然真宗賜伎巧夫人之名與嚴氏，氏爲沙門蘊能之妹，雕木之技極妙，能以檀香造瑞蓮山，龕門花綱之中，透雕五百羅漢，及其侍者，衆相悉備，極神巧細密。其後高宗之世，有名人詹成刻宮室，山水，人物，花鳥於竹，纖毫悉備，玲瓏活潑，使觀者嘆爲鬼斧神工之技。又王劉九以各種石鐫刻壽星，呂洞賓，觀音，彌勒等神像，非但妙肖，且似談似笑，意態流動，宛有生人之趣。石之外，又於蚌殼中，雕觀音普陀坐像，或山水樹石等物，觀音之毛髮衣紋，一見有如白描之遊絲，巧刻於刀所不能及之深殼中，或刻諸天，羅漢於牙板，牙籤，技藝之細，巧奪天工，後有仿之者，然終不能及也。玉之雕琢，則宮廷中設有玉院，使作古禮器服玩之屬。古玉圖譜所載，似非盡爲三代秦漢之法物，或係北宋至南宋淳熙時所仿造，而採錄之者，諒甚多也。對於物象，能巧就玉材之色澤，而施以適宜之雕刻，亦始於宋代，似大半由玉院之製作而起。稱之爲取用材料，略稱取材，或稱巧色玉。孝宗之甘黃玉葵花盃，中央有天生之紫心，黑處爲人物之髮，白處爲其體，瑤斑爲其衣紋；又子母貓之母貓，爲白玉，六子則有如黃黑瑤瑁者，有純黑或黑白相雜者，或螭黑雲白，或黑首黃胸之螭蟬，其雙翅則渾白。其巧合自然，一絲不亂，爲人心思所不

及，誠至妙之物也。不僅限於取材，又有如宋玉於周漢古器所仿之六瑞六器。印璽刻有獅子，蟠螭，天祿，辟邪等紐者頗多。書鎮之類，則有兒童，辟邪，蟾蜍，龜魚，蟠螭，馬牛，羊犬，猿鹿，花果等。又杖頭，壓尺，笛管，鳳釵，簪珥，縑環，盃，盂等物中，此種名物頗多。

宋器漆工，亦重雕刻，就中剔紅尤爲美麗，塗朱漆於木胎之上，重至數十層，并於其上雕人物樓臺花草等，與唐之印板刻相異，刀法奇巧，鑄鏤極妙，又不似明清剔紅之稜角鋒芒，過於尖銳，藏鋒清楚，隱起圓渾，而成纖細精緻之物也。宮中御器，有金胎，銀胎，或錫胎者。金銀胎之剔紅，則於鑄鏤之間，能見其胎。錦文所刻者，則器內不塗漆，漆亦不限定於朱。所謂蠟地，塗黃漆於底，上染朱漆，刻紅花黃地者有之。以五色之漆爲胎，由鑄之深淺，現各種顏色，紅花，綠葉，黃心，黑石者有之。或朱其地，黑其面，刻以錦地壓花，爲愛紅黑色者之所喜。器具以合子爲多，亦有盤匣之類，遺品雖稀少，然曾於燕京見宋時剔紅蟋蟀盆，刀法藏鋒，有花文隆滿之趣，誠屬上品。螺鈿亦以宋內府之物爲最精，亦有嵌用銅線之物。犀毗一作犀皮，或書西皮，或作攢犀，以宋代所製者爲最佳。塗以朱黑黃三色之漆，雕刻人物花草等圖。又有現片雲圓花松鱗等斑文者，以黑面紅中黃底爲常，亦有反是者。其物象之輪廓，所

鑄刻之斑文，實與犀牛之皮無少異也。琴亦以宋製者年代爲久，揩光退盡，如烏木，并生蛇腹龍紋，牛毛細條，梅花，冰裂，龜紋，荷葉，亂絲，穀紋等斷紋，古漆器中所最尊重愛賞者也。斷紋則髹法牢固之物多，疏斷，細斷則不甚尊重，其真僞能以劍鋒辨別之。

宋之工藝，除雕漆之外，瓷器亦極發達。漢窯尙未出土之時，若言窯工，則常以宋代之瓷器爲最古之物。火度甚強之本窯物，雖有自唐代，然真爲良器者，除後周之柴窯，則推宋代矣。繼柴窯之後，有定窯汝窯，定窯燒自定州，卽今之直隸真定府，以白瓷爲主。南渡後，對於景德鎮仿造之南定，一名粉定，而稱之爲北定。政和宣和間所造者，其質極薄，其體極輕，土細色白，釉以有如淚痕者爲最上。有光素與所謂劃花，繡花，印花，堆花，凸花等雕刻於釉下之胎者，其花文多牡丹，萱草，飛鳳，螭等。色之黃者，在白之次，間亦有紫定，黑定等色。彝爐，鼎爐，尊，觚等，爲定器之最上品，皆官造之御器也。北京武英殿列品中，定器之佳品最富，爲研究定窯者，不可不觀之物也。汝窯則因北宋定州之白瓷器有芒之故，命於河南汝州，建青器窯所燒者也。色主淡青，釉厚而瑩潤如堆脂，有蟹爪紋之開片，有無之者，以無開片之物爲貴。真者則器底有芝蔴花大小之掙釘甚多。卵白者，蓋指青色之最淡者而言，其稍濃

者，稱爲天青，尙有帶微黃之豆青，蝦青，及茶末等色。未上釉者，稱爲銅骨，色似羊肝。官窯則有大觀政和間，於京師卽開封，置窯所燒之青瓷，體薄，釉亦薄如紙，色則當時尙月白，粉青大綠等色，後世則以粉青爲上，淡白次之，油灰色又次之。開片以冰裂爲上，梅花片次之，細碎紋爲下。釉斑則愛鱗色，墨紋次之。器式則鼎爐，葱管，空足，冲耳，乳爐，貫耳，壺環，耳壺及尊等，爲當時進御之最良品。其他則有仿古銅器形之鼎彝爐，觚餅及筆筒，筆格，水中丞，雙桃，臥瓜，茄子，硯滴，四角，八角印色池等之佳品。南渡之後，邵成章於修內司所燒者，名官窯，或稱內窯。後又於郊壇下，別立新窯，所燒之物，亦稱官窯。二窯之中，以修內司窯爲上，然不及舊京之窯，皆屬青瓷也。修內司窯在杭州鳳凰山下，因其土色紫，稱其器爲紫口鐵足，亦有蟹爪紋者。哥窯與龍泉窯，俱爲民窯，在浙江處州之龍泉縣，爲兄弟二人所設，兄章生一與弟章生二所燒者。生一之物，稱爲哥窯，或琉田窯；生二者，稱爲龍泉窯，或弟窯，又稱章窯。哥窯頗似官窯，而略有不及，色淡白者，卽所謂米色，稍濃者稱爲豆綠，斷紋如魚子，又有所謂百圾碎者，見之宛如裂百條，亦以紫口鐵足爲多。龍泉窯與哥窯相異之處，則爲無斷紋；色則有粉青翠青二色；未上釉者，如瓦屑，呈赭色，器式以觚餅，鬲爐，葵花，菱盤等爲最上之器。均窯成於宋初均州，卽今之河南

禹縣，非如上述諸窯之青瓷；釉色之變化，五采皆備，有硃砂紅，葱翠青，即鸚哥綠，天藍，茄皮紫，墨黑等色，其色純者爲佳品，又有豬肝紅，火裏紅，青綠之錯雜，如垂涎鼻涕，及蚯蚓走泥紋等品。火工雖云欠足，實亦美麗之品也。釉厚如堆蠟淚，釉中往往有兔絲紋與蟹爪紋，無釉之處，呈羊肝色。其餘吉州窯在江西廬陵縣永和鎮，仿定窯製白紫色等器。磁州窯在直隸彰德府磁州，亦仿定窯製畫花，凸花，墨花之白瓷，又常用黑釉，行世甚廣。終則誤瓷器而稱之爲磁器也。霍州窯在山西平陽府，亦仿定窯。耀州窯在陝西西安，仿汝窯，製青器，建窯在福建泉州府德化縣，製紫黑，烏泥，黃兔斑，滴珠等雜器。廣窯在廣東肇慶府，建於南渡之後，仿均窯製天藍等器。江西饒州府景德鎮亦自景德中置監鎮督造瓷器，然宋代尙未大著。高麗自後梁貞明四年至明洪武二十四年西歷九一八年至一三九一年亦於康津仿定窯磁州窯製凸花及墨花，即繪高麗等之白瓷，後又燒細花紋相嵌之一種青瓷，及日本所稱之三島手。并仿建窯燒油滴玳皮盞，與鶉手之天目等，繼續至元代。

錦於宋代，亦頗發達。元豐六年，尙書左僕射呂大防，建錦院於蜀成都府治之東，募織匠五百人，置監官，使爲織造。蓋六朝以至唐代，成都歷出美錦，故蜀錦之名，聞於天下。南渡以後，建炎三年，亦於

茶馬司置錦院，前所有者，則稱轉運司錦院，兩院皆行織造也。其時所出錦之品目，有八花暈，六花暈，盤毬簇，四金鷗，葵花，翠池獅子，大窠獅子，天下樂，大窠馬，大毬，雲雁，雙窠雲雁，宜男百花，瑞草雲鶴，如意牡丹，穿花鳳，雪花，毬露，櫻桃，水林檎，天馬，百花孔雀，聚八仙，六金魚等之諸色錦。內府書畫裝褫之錦，則於前述之外，用篔文，紅黃霞雲鸞，紫鸞，樓臺，龜背，龜蓮，百花龍，曲水，荷花，落花，滴珠龍團，團花，方勝盤象，寶照，練鵲，方勝，練鵲，綬帶銀鈎雲，細花盤鷗，盤毬，水藻戰魚，徧地雜花，徧地翔鸞，徧地芙蓉，七寶龍，倒仙牡丹，牡丹，方勝之各色錦。篔文之五色者，俗稱山和尚；青綠者，俗稱闍婆或蛇皮錦；曲水，俗稱落花流水；黃霞雲鸞，則俗稱絳霄錦。徽宗之時，置官局於蘇杭兩州，役工匠數千，督造織繡，及牙角，犀玉，金銀，木竹雕刻等品，以供御用。日本所謂爲有名之道元緞子，則爲寶慶三年，日本自宋歸朝之道元禪師之袈裟。又大燈金欄，爲大燈國師之師，南浦紹明國師，由宋回朝時，咸淳三年在其師虛堂之處，所攜來之傳衣也。以上二物，必爲宋之綾錦。金欄之名，見於大中祥符之初，由西域而來之僧覺稱之傳記中，似始織於宋初也。剋絲卽隋唐所謂之織成錦，至宋代非僅爲文樣物，似兼織畫圖，蓋織有崔白落款之花鳥圖等也。筆粗圖樣亦大，絲則麤細雜用，亦有織成斜緯者，定州之所織最爲精巧。南

宋以後，樓閣山水等之圖樣，均甚緊密，用絲亦細勻，或若書畫，作為掛軸，或用之於上等之錶裝。今則用於宋製剋絲之掛軸，或用於名畫卷冊之引首者，常有遺存。高宗時，雲間江蘇松江著名人朱克柔，其製作極佳，非元明清物之所能及，固亦理之當然。綾亦有雲鸞，大花，樗蒲，盤鵬，濤頭水波，仙紋，重蓮，雙雁，方棋，龜子方穀，鸞鷲，聚花，鑑花，疊勝，及回文等名目。宋代之繡，亦針線細密，設色精妙，山水，樓閣，人物，花鳥，宛然如畫，所謂十指春風，令人欲動，有後世所不能及之稱焉。

第十五章 元

元為蒙古種族，太祖鐵木真

成吉思汗，南宋寶慶三年

於南宋之開禧二年，西歷一二〇六年

即位於斡難

河。黑龍江

嘉定三年，西歷一一〇一年

滅西夏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西歷一一〇一年

據甘肅夏州

兵力遠及歐洲。太宗定都和林，庫

倫之西南，南宋紹定三年，西歷一二三〇年

尋滅金。至世祖忽必烈而建中統之元，元年

南宋景定元年，西歷一二六〇年

至元元年，景定五年

一四二六

奠都於北京，八年始定國號曰元。十三年乃滅宋。自至元十四年，西歷一七七年

至惠宗至正二十

七年，南宋正平二十二年而亡。其間雖不過九十一年，若云美術之盛，則不減於唐宋。如繪畫之軒冕

七年，南宋正平二十二年

而亡。其間雖不過九十一年，若云美術之盛，則不減於唐宋。如繪畫之軒冕

賢才，則有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魏國公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臨波，謚文敏，浙

知湖州總管府事趙雍，字昂之子，刑部尚書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其先爲西域人，籍集賢殿大學士

李衍，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薊北（北京）人，皇慶元年官尚書，編修官儒學提舉朱德潤，字澤民，河南睢陽（商邱縣南）人，

七十，奎章閣鑒書博士柯九思，字敬仲，號丹丘，浙江都水庸田副使任仁發，字子明，號月山，吳江令康

棣，字子華，泰安知州廳事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湖州人，趙子昂之外甥，明洪武十八年卒，其間雖有訾議者，謂子昂爲宋室胄裔，

而乃委身仕元，於氣節不無虧損，然其文學書畫，皆具天才，終有不可磨滅處。其畫，人物鞍馬，則摹擬

李伯時之筆意，山水竹石，亦入神妙之品格；書法鍾王，晚學李北海而不雜近體，兼擅篆隸行草，尤以

小楷爲最勝，實爲有元一朝之開國宗匠。畫之遺蹟，雖贗品不少，然予至北京，曾見其佳者。有清內府

之鵝華秋色圖卷，寒木堂之秋郊瘦馬圖卷。在日本唯一之真蹟，有山本氏香雪書屋之怡樂堂圖卷，

其細筆披麻之皴法，出乎前人典型以外，可謂自成一家者也。其書法之真蹟，亦往往而有。法帖之存

於今者，以刻於皇慶元年之太倉州學李愿歸盤谷序四石爲冠，洵明刻佳本。此外其碑雖多，惜已散

佚。其夫人管道昇，字仲姬，延祐六年卒，亦以才藝受皇上尊榮，尤善晴竹新篁，運筆靈妙，聞名當世。其子仲穆，嗣

其家學，亦能山水人馬，花石尤妙，一門風雅世所罕觀也。高房山好畫米家之雲山。李息齋、柯丹丘均善枯木竹石，皆可推爲元代翹楚。朱澤民曾以子昂之薦，而仕於世祖，成宗兩朝，後以淡於仕進，謂欲飲三江之水，食吳門之蓴，辭官還家，杜門讀書者三十年，會江淮用兵，又進爲參謀，收復郡國，厥功甚偉。其詩文書札，妙絕時人。出其餘緒而作畫，以善繪蒼潤之山水著稱。任月山究心水利，學擅專門，尤長繪畫，曾奉旨畫天馬，時論榮之。水監之畫馬，名著於世，又以高古之描法，作人物，雖專門之畫工，亦莫能及，是已入於神妙之域矣。我友早崎天真，自燕京獲得張果演技圖卷，實日本所有唯一之妙品也。唐子華儒雅風流，著名江左，得趙承旨之指授，善畫山水，有筆潤蒼鬱之趣。王叔明爲元季四大家之一，尤善山水，從松雪法中，脫化而出，獨創渴筆之解索皴，對於米法之行草，比之如蝌蚪篆籀，有金蠶鏤石，鶴嘴劃沙之妙，永爲後人師法，曾與陳惟允共畫岱宗密雪圖之彈雪，傳爲藝苑之佳話。此皆廊廟之士，從政之暇，出其餘緒而爲之。至若在野文人，則有錢選，字舜舉，號玉潭，又號巽峯，清癯老人，八駿之一人。宋景定鄉貢進士。曹知白，字又玄，又貞素，號雲西，江蘇華亭人，至正十五年卒。年八十。吳鎮，字仲圭，號梅花道人，浙江嘉興人，至正十四年卒。年七十五。黃公望，一名堅，本姓陸，字子久，號一峯，大癡，道陸廣，字季弘，號天倪，字元鎮，稱號東海瓊，懶瓊，奚玄朗，一名堅，本姓陸，字子久，號一峯，大癡，道陸廣，字季弘，號天倪。倪瓚，字元鎮，稱號東海瓊，懶瓚，奚玄朗，字元鎮，稱號東海瓊，懶瓚，奚玄朗。

陽館主，蕭閑，仙鶴，雲林子，迂翁，江等。道士則有張雨，一名天雨，字白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蘇，無錫人，明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居錢塘人，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二。方從義

字無隅，號方靈，江西貴溪人。等。錢舜舉則師法趙昌，而能徐氏體之花卉，好畫折枝。自趙吳興出世，同居於上清宮，明初尙在世。

鄉者皆依附之以取功名，而玉潭則不屑苟合，流連詩畫，以終其身。曹雲西雖於至元中曾一度爲崑

山教諭，然閒雲野鶴，不樂居官，乃辭而隱居讀易，縱筆圖畫，仿李熙咸、郭河陽作山水，深得古雅蒼茫

之意趣。吳仲圭山水師巨然，墨竹法湖州，俱臻妙品，又長於詞翰草書，惟高簡孤潔，雖有權勢，不易得

其作品。元季四大家中，筆力之勁健者，當首推斯人。黃大癡幼有神童之譽，經史九流，靡不通曉，工詩

文，嫻音律，晚年好道，爲高逸之士，曾開三教堂於吳中之聞德橋，後隱居於富春山，浙江桐廬縣西。山水師董

巨，而峯巒渾厚，草木華滋，自成蒼老之一格，多淺絳之山頭，善用礬石，而筆勢雄偉，少用水墨皴擦，筆

意尤爲簡遠。四大家中，此爲最勝，後世諸家，殆無能學之者。陸天游長山水，仿黃鶴，又似雲西，而以蕭

散幽澹爲旨。倪雲林爲無錫之高士，家饒資財，乃輕之而好學問，建清祕閣，收藏古書畫，故所作詩文，

極合古意，筆札得晉唐之韻，性狷介，而有潔癖，其瀟灑之風情，有類米海岳。至正之初，海內無事，忽散

其資財，以給親故，而獨泛扁舟，與漁父野老，混迹於五湖三泖之間。到處作山水，以應人之請，若以金

帛求之，則不之應。曾斥張士信，謂其後將有殺身之禍。旅客有患瘵者，乃洗以庭院之梧桐，雅事軼聞，著稱於世。其歿後，江南地方，以有無雲林之畫，而別其家之雅俗云。其畫氣韻甚高，以清淡閒逸之趣勝，古雅簡樸，不作人物，多疎樹孤亭平遠之小景，或爲枯槎竹石之類，皴法得渴筆之折帶皴意，四大家中，不遜於大癡之畫品也。張伯雨則博學能書，兼長樹石人物等。方壺則得意於米法之山水云。專門畫家，則有顏輝，字秋月，浙江江山人。之人物，王淵，字若水，號澹軒，浙江杭州人。之花鳥，孫君澤，杭州人。丁野夫，回紇人。張遠，字梅巖，華亭人。盛懋，字子昭，嘉興魏塘人。之山水。顏秋月之道釋人物，自吳生之風脫化而出，如蓴菜條之描法，筆意雄壯，生氣煥發，神異逼人。遺作有蝦蟆鐵拐兩仙人圖，自昔卽流傳於日本，爲著名之立軸。王澹軒兼黃徐二體，山水似朱澤民，自昔多傳於日本，其黃氏體之設色絹本，大都爲贗物。孫君澤用南宋馬夏之水墨院體，奪二家之妙。丁野夫亦從夏禹玉之風而出，極瘦峭之筆，別成一趣。張遠亦能紹述馬夏之遺風。盛子昭篤守趙千里劉松年之遺法，稍有工氣。傳於日本之名畫，秋月，君澤，野夫之外，有稱月湖，卒翁，因陀羅等，在中國之畫傳，爲無名禪僧之水墨草畫。阿加加之閩秀畫觀音等，無大幅者。佛教畫，前述南宋之羅漢圖，至元代，在寧波邊，尙能爲之，後以需用日廢，畫者漸少。其在北京，世祖至元六

年，西藏有稱爲八思巴之喇嘛，來爲法王，建寺以弘其教。而西藏之佛教畫，卽謂梵像。提舉梵像監業可觀，雖爲天台人，然提舉等之畫工，嘗以西藏之型儀，督造佛畫。今考元代之作，往往有此種古畫也。書法如趙子昂外，當推太常寺典簿鮮于樞字伯機，號困學齋，流陽人。至元中以才選用。直爲巨擘。伯機工詞賦，亦作松竹等畫，長於書，尤善行楷，小楷酷似鍾元常，爲趙承旨所推重。其所書之碑，除刻於大德三年浙江蕭山縣之新文廟碑陰記外，其真蹟亦如趙子昂之多散佚矣。

元代以野蠻民族，入主中夏，諳習汗馬之勞，未睹文物之盛，故內府之收藏鑒別，遠不如唐宋之淹博，卽目錄亦已無傳。唯大德四年藏於祕書監之畫，選其佳者，馳驛杭州，命裱工王芝呈取所用之綾，在大府監，用玉軸或象牙之軸頭，以鸞鵲木錦，天碧綾裱裝，押以玉刻之圖書，用江南之佳木作木匣漆匣，入之而納於祕書庫。此種畫軸手卷，有六百四十六件。此時之鑒識，多由於趙承旨。英宗在東宮時，以「遵訓閣章」及「宣文閣寶」，「宣文之寶」等印記，用於古畫。文宗天曆之初，開奎章閣，置鑒書畫博士，令鑒別貯藏之書畫，以虞集之篆文，造「奎章閣寶」與「天曆之寶」二璽用之，柯九思爲博士，專當鑒識之任。英宗之皇姊魯國大長公主，亦好書而愛藏之，至治三年，集中書議事執

政官，翰林集賢學士，賜宴而出圖書，令各就所長以爲題識，翰林侍講學士袁伯長敘其事，公主藏畫之名目，是其記也。臣下之鑒藏，次於趙子昂者，有鮮于伯機之困學齋，伯機頗長法書名畫，古器物之鑒識，與子昂稱伯仲，其藏畫目，爲清河書畫舫。子昂及其他諸家鑒藏之名品，觀周公謹湯允謨二家之著錄，甚爲明瞭。遵訓閣章，宣文閣寶，宣文閣鑒藏書畫博士印，及趙子昂之松雪齋，吳興世家等之印記，今猶屢見之。觀於夏文彥之裝褫定式，可知元代掛軸之裱裝，上下引首，上下標，經帶，打撇竹等皆備，比之於宋，形式大爲完整。掛軸之較重於橫卷，占繪畫之重要部分，其形式皆至元而大成也。繪畫史之撰述，成於至正二十五年者，有夏士良之圖繪寶鑑五卷，然非繼鄧公壽劉道醇之後而作，乃敘述古代，與之相類，唯與前人所著，無重複者。以南宋末以下之畫人傳爲主，其餘關於記畫諸事則不記。此種體裁，蓋本自張河東歟？然議論偏駁，明清承學之士，頗多病之。專論畫法之作，則有黃大癡之寫山水訣，李息齋之竹譜，湯屋之畫訣等。然趙文敏經濟文章，名重當世，以廊廟之餘暇，寫山林之韻事，時人因欽仰其學問，遂亦推重其藝術，故軒冕高才，巖穴逸士，一時輩出，占翰墨之壇坫，致使僅挾專門技術之畫工，未免相形見拙，而院體之不絕如縷，尤爲可注意之現象。故當時藝人幾遍宇內，

而傳於世者，僅有四家，其此故歟？論書之撰述，則有蘇霖之書法鈎玄，劉惟志之字學新書，陳繹曾之翰林院要訣等。

筆，於文房用具中最爲重要。元代製筆名工，則有湖州之馮應科，與松雪，舜舉，稱吳興三絕。張進中亦與松雪等遊，屢屢持筆，出入禁中。自吳昇，姚愷，陸震，楊鼎等之工輩出，而湖州遂成爲製筆之場。至今湖筆，徽墨，風行於天下。兔毫之外，用鼠毫，羊毫。兔毫則中山之產爲善；羊毫以吳興爲第一，秀水所產次之。墨，以元明，江西，清江之潘雲谷，豫章之朱萬初，湖南，長沙之胡文忠，錢塘之林松泉，宜興之於材中，福建，武彝之杜清碧，松江之魏學古，天台之黃修之等所製最爲有名。至於朱萬初則於天曆二年開奎章閣時，進稱御旨，食祿於藝文館。紙，在江西出白藤紙，觀音紙，清江紙，趙松雪，祝枝山，鮮于樞，張伯雨等皆用之。紹興出彩色粉箋，蠟箋，黃箋，花箋，羅文箋，其他亦有黃麻箋，春膏箋，冰玉箋等。畫絹有宓機絹，以浙江，魏塘之宓家所織者爲良品，勻淨厚密，不遜宋絹。趙子昂，盛子昭，王若水等皆用之於畫也。硯則元代無可稱者。印章，趙子昂頗正款制；其次，至正間，吾丘衍著學古篇，雖稍復篆學，而仍尙朱文，以玉筍爲宗，文敏之所刻爲最善。其他概仍宋弊，絕鮮古樸之妙味，觀黃大癡之用芝蘭室

銘之印，便可知矣。蓋元代多用蒙古人爲官吏，不解中國文書，卽通行函札，亦不能自署其名，於是始刻行象牙木質之印章以代之。考押字用印，始於五代後周平章李穀之病臂。惠宗之刻「明仁殿寶」，「洪禧」之二璽，用中奉大夫楊瑀之篆文。「洪禧」之璽，係白玉身墨色龜紐之巧色玉也。

佛像之雕刻，於元代起一變化。前述世祖之國師八思巴，因欲弘大喇嘛教，泥波羅之雕工阿尼哥，隨之而來。阿尼哥於大德三年，奉旨塑作北斗殿前三清殿之神像一百九十一尊。壁飾六十四扇；八年又奉旨補塑修裝城隍廟東三清殿內之神像十三尊，側殿西廊九十三尊，東廊七十三尊，及山門二神之像，更造三清像及侍神九尊；九年又奉皇后旨塑千手眼大悲之像，鑄造阿彌陀等五尊，均見當時之記錄。次於阿尼哥者，於皇慶二年，有塑作大聖壽萬安寺之佛像大小一百四十尊之稟。擲思斡節兒八哈式及提調阿僧哥；延祐四年有塑造青塔寺三門四天王之塑畫像匠令阿哥撥；同年有鑄造玉德殿之三世佛，五方佛，五護佛，陀羅尼佛之鑄石像，及造文殊，彌勒之布漆像之諸色府總管朵兒只；天曆二年奉皇后旨，有鑄造八臂救度佛母，夾侍十臂，八臂，六臂，四臂，二臂之善菩薩二十三身之鑄石像之八兒卜匠等。蓋皆阿尼哥之徒，爲西藏及蒙古人也。師阿尼哥而學西天之梵像，堪

稱絕藝者，則有劉原字秉元，薊之寶坻人，曾爲黃冠學士，師事青州之杞道緣，其藝無一不傳，最長於塑造。至元七年，世祖建立大護國仁寺，求造梵天佛像之奇工，有薦之者，乃召之，及從阿尼哥，得見重於朝廷，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延祐四年，奉旨塑青塔寺三門之四天王，五年塑香山寺之四天王，毘盧佛，及夾侍文殊，普賢之九尺立像；其餘兩都名利之塑土，範金，搏換諸像，亦悉成於其手。阿尼哥，劉正奉之造此等諸像，卽謂之梵式，對於在來之風，則稱漢式。然所謂梵像，梵式，非指印度，係指西藏而言，卽西藏式也。劉正奉之弟子張提舉，於延祐七年，奉旨塑興和路寺之馬哈哥刺佛。此外於延祐五年塑青塔寺後殿之大師，菩薩，三尊，千手鉢文殊，千手眼大悲，及三門之四天王之吳同僉，天曆二年奉皇后旨而以白金鑄佛九身之李同知等，亦劉正奉之徒也。其時所云「搏換像」，北京俗稱脫活，以布幔於土偶之上而髹之，後去其土，而髹帛儼然，卽與昔之夾苧漆像手法相同，可見由劉正奉而復興也。自阿尼哥，劉正奉之後，梵式之像，至清代亦能爲之矣。在北方諸寺，元代之遺作卻少。獨有宋風之作，如至正五年所作居庸關過街塔之穹窿，刻喇嘛教之曼荼羅，其佛像，神王等，皆宋風也。至於南方，喇嘛教未行，故梵式亦無影響。造像仍如舊式。經幢亦往往造作，中雕佛像。

元代之瓷器，於宋時諸窰中繼續製造，故與宋器難以識別。河南一帶所出者，多仿均窰而帶紫，天藍色，其器概稱元瓷，釉較厚，卽其特徵。在景德鎮，則改宋之監鎮官爲提領，至泰定後，使本路之總管監之，若有命則以樞府窰燒御器進之。亦能爲白瓷，青瓷，印花，畫花，雕花之諸器。湖田窰則造黃黑釉之器。創金匠彭君寶仿定窰在霍州燒器，以整齊稱，時謂之新定或彭窰也。其餘如江西有臨川窰，南豐窰，皆以製仿定窰之器爲主。臨川窰則質薄色白而微帶黃色。大食窰或稱佛郎嵌之物，日本謂之七寶燒，以銅爲器骨，嵌以磁粉（卽珫瑯，「佛郎」卽「珫瑯」之訛。）燒成五色之花文。大食爲回教國，在阿拉伯，元代始傳其製法，至正年間所造者，往往有遺傳至今。漆器於元代浙江嘉興西塘之楊匯，有張成楊茂二家，其所製之剔紅，以刻之深峻，著名於世。張成所作之針刻銘，剔紅之花盆，尙遺留於日本京都西郊之龍翔寺，雕法圓渾而無鋒芒，誠上品也。前述之彭君寶，亦爲嘉興斜塘匯人，長於餞金銀之製品，山水樹石，人物故事，亭臺屋宇，花竹翎毛，種種皆極巧妙。黑漆爲地，以針刻之。於新羅漆，創金則和以雌黃，創銀則和以鉛粉，加於罇中，而入以金銀屑。螺鈿亦爲元代之富室，不計時日以造成者，人物等之細巧可愛者極多，鑄工，則杭州之姜娘，平江蘇州之王吉最有名，煉鋼，撥蠟均精。

文勝，龜紋，回文等錦地，花文亦極精巧。造鏤金之器，姜之方法，較王爲善。

氈罽之爲物，未能道其詳。氈則蹂獸毛而造之，罽則爲毛織之物。宋世，中國猶未能爲之，又稱氈

氈。在大秦

即羅馬

及東海諸國

即土耳其波斯之邊境

之所產，均以羊毛，木皮野繭絲織成之，有五色，九色，鳥獸，草

木，人物，雲氣等百種形象之文，又有如鸚鵡之形者，遠望之宛然如飛。漢代輸入之韃席等，或曰南海，天竺之產，元時已自中央亞細亞至歐洲，一時風行，傳其製法矣。又在和林之地，於中統三年，命工部設置局院，使之織氈，歲產三千二百五十段，用毛至一十四萬一千七千斤，染料油柴，不計其數。當時無花紋者，爲剪絨氈及毛裁氈，有花紋者稱絨毛氈，又稱羊毛氈，更謂之毯。毛氈用於案席帽衿等，罽多數於室內之地，今稱爲地氈，氈與罽之名稱已亂矣。元時之氈，有白，黑，青，粉青，明綠，柳黃，柿黃，赤黃，肉紅，深紅，銀褐等色，有厚至五分者。唐時尙不能爲花氈，但罽有織成種種花文。中國之罽，卽以剪絨織之，及明代則用木棉，有稱萬曆氈者是也。明清時之棉罽，多輸入於日本，織物之用於書畫裝褉之，一二錦綾之名目外，餘不明知。日本之有名者，爲嵯峨金欄，夢窗國師之袈裟，蓋是元錦。稱大雞頭之金欄等，亦元物也。

第十六章 明

明太祖都南京。成祖遷北京。二七六年。代建國之初，一如宋制，設翰林圖畫院。初於武英殿置待

詔，後於仁智殿置畫工，授以錦衣指揮，錦衣鎮撫，錦衣衛千戶，百戶等銜獎勵之，故當時作品，成爲一

種院畫之風格。初洪武之際，有於南京之宮殿，畫山水壁畫之周位。成祖繪飾大廟，乃召天下之名工，

其時人物則有蔣子成，江蘇宜興人。山水則有營繕所丞郭純，幼名文通，浙江永嘉人。直仁智殿上官伯達，福建詔武人。花

鳥則有范暹，字啟東，人稱葦齋先生，崑山人。武英殿待詔邊文進，字景昭，福建沙縣人。蔣子成之水墨觀音，當時稱爲第一，又善

山水。范暹兼善書法。上官伯達亦能作人物。邊文進博學能詩，宣德之際，供奉內殿，與呂紀齊名，善黃

氏體。宣宗皇帝亦有天才，略次於宋之徽宗，善山水人物，花鳥草蟲。用「廣運之寶」與「武英殿寶」其

時院人，則有錦衣衛千戶謝環，字廷循，永嘉人。錦衣指揮商喜，字惟吉。直仁智殿李在，字以政。直仁智殿鴻臚序班

周文靖，福建莆田人。商喜善畫山水人物，李在次於戴進，當時稱山水第一。周文靖於「枯樹寒鴉」之御

試，得第一名，其畫風獨正，祖述馬遠。其次爲供奉內殿錦衣衛百戶林良，字以善，廣東人。與其子錦衣鎮撫直

武英殿林郊。字子達。良長於水墨花鳥，爲寫意派之元祖，其遺作有蘆雁圖等，自昔往往傳於日本。郊亦

曾試第一。成化弘治之畫院，則有錦衣鎮撫直仁智殿吳偉，字次翁，號小仙，湖北江夏人，正德三年卒，年五十。及錦衣指揮直

仁智殿呂純，字廷振，浙江鄞縣人。指揮同知直仁智殿呂文英父子。吳小仙之畫，見賞於孝宗，嘗授以錦衣衛百

戶，更賚以狀元之印，時論榮之；其畫初本馬遠，後創爲浙派。呂氏父子，專工花鳥，亦爲浙派。黃氏體之

畫，其流傳日本者，頗多僞作。正德畫院，有錦衣千戶直仁智殿王諤，字廷直，浙江奉化人。錦衣指揮直仁智殿朱

瑞，字克正，號一樵。王諤稱今之馬遠，朱瑞則有欽賜一樵圖書之印，押於圖之中央，二家均染浙派之風。概言

之，明之院體，花鳥邊文進，呂紀等，則屬黃氏體，外有林氏父子之寫意派。山水則周文靖等，本自馬遠，

屬於浙派者也。

稱浙派者，自戴進始，進字文進，號靜菴，又號玉泉山人。進浙江錢塘人，宣德中召入畫院，見忌於謝環，曾斥其秋

江獨釣圖中，畫以朱衣之人物，謂係漁獵朝服，因不用而窮於野。其畫法自南宋院體之水墨派一變

而出，雄偉壯拔，誠爲上品。無論院人與畫人，南北各地，殆無不受其風化。院外之人，最著者有張路，字

號平山，大梁人，爲廩生而學於大學。蔣嵩，號三松，金陵人。等。今見其遺作，可知明代士夫文人之山水，大抵皆浙派，不然則爲

劉松年風之青綠派院體也。平山三松二家，筆墨粗獷，終被人目爲狂態邪學。此派之作，與院體之物，皆不見重於墨林，謂習畫者所當誠避。昔時傳於日本之明畫，此派之物，最多者爲院體無款之青綠山水，與黃氏體之花鳥。

院體，浙派，漸次漸滅之後，於嘉靖以降至於明末，繼浙派而興盛，其最足以風靡藝林者，是爲士

夫文人之山水竹石。其尤著者，有沈周。

字啟南，號白石翁，人稱石田先生。蘇長洲人。正德四年卒。年八十三。

唐寅，字子畏，又字伯虎。六

年卒。年五十四。

翰林院待詔文徵明。

初名璧，字徵仲，號衡山。長洲人。嘉靖三

年卒。年九十四。贈南京國子監博士。禮部尙書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

禎九年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文敏。

四大家。沈石田幼有神童之譽，十一歲時遊南京，上巡撫侍郎崔恭以百韻之詩，

面試「鳳凰臺賦」，援筆立就。蓋其天資卓絕，得之天授，而風神蕭散，望之如神仙中人。其文翰暉曠，

論者謂百年來無過之者。其畫則淹貫唐宋以下之名流，而自創一格，與六如衡山，同出自龍門之絕

代大家也。山水花鳥，皆所擅長，禿筆遒勁之中，雅韻澎湃。唐六如本應天府

京

會試解元，因其賦性之

疎朗任逸，不樂羈縻，故絕意仕進，遂一生放浪於詩酒，嘗刻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之印，押於書畫，可以

想見其豪放矣。其畫學石田與周東村，但自創有一種秀靈之作，其巧妙有似非出於文人之手者。文

衡山詩文之外，兼長書畫，四方之請求其墨寶者，接踵而至，筆蹟徧天下。片楮零墨，人亦視若鴻寶。畫

雖不逮石田，六如，而聲望則遠過之。其子國子博士彭，字壽承，號三橋，萬曆元年卒，年七十六。和州學士嘉，字休承，號文水，萬曆十年

卒，年八十三。及從子伯仁，字德承，號五峯，萬曆三年卒，年七十四。皆長於詩文書畫，一門風雅，人擬之於趙文敏，無多讓焉。董

思白與文太史齊名，其畫煙雲微茫，墨氣秀潤，爲四家中之最富於書卷氣者。晚年又好渴筆。當時文

酒風流，頗多韻事，至今猶類能道之。大抵四家之畫，筆意縹緲而遒勁，筆法清秀而綺麗，不斤斤於模

仿陳法，而絕無斧鑿之痕，是其所長也。又四家皆屬吳人，故對於浙派而言，有稱爲吳派者。此外文人

士夫之工於繪事者，則有王冕，字元章，號煮石山農，浙江諸暨人，永樂五年卒，年七十三。及中書舍人王紱，參孟端，號友石生，九龍山人，無錫人，永樂十四

年卒，年五十五。王元章少時家貧苦學，卒成通儒，磊落奇行，時號狂生。曾謂天下將亂，乃攜妻孥隱九里山。畫

竹石及梅，以幅之長短爲取米之等差。其梅師法楊補之，筆致清秀。孟端、洪武初以能書入詞林。山水

師法黃鶴，長江、遠山，叢篁怪石，莫不妙絕。而尤長於畫竹，當時稱第一。性高介絕俗，曾於月下聞人吹

簫，卽乘輿畫竹贈與其人。後有商人贈紅氍毹，再請畫者，則先與畫，旋又取回裂棄之。當時傳爲趣聞

也。其次有以墨竹著名之太常卿夏景，字仲昭，崑山人，成化六年卒，年八十三。文名藉甚，書亦著聞。周臣，字舜卿，號東村，吳人。亦爲

成化時人，兼善山水人物。其山水峯巒峻嶒，頗似李唐，少帶院體。六如得盛名時，日不暇給，聞舜卿曾爲其代作，未知信否？其次，嘉靖時有錢穀，字叔寶，號馨室，吳人。萬曆六年卒，年三十五。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居士，浙江嘉興人。萬曆十八年卒，年六十。六。徐渭，字文長，號青藤，天池，浙江山陰人。萬曆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三。周天球，字公瑕，號幼梅，吳人。萬曆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二。等。錢叔寶詩文書畫，皆受文太史之指授，善畫整齊之山水。項墨林博學多聞，山水仿大癡雲林，松竹古木蘭梅，輕淡頗有逸趣。徐天池善古文詞，能書行草；畫亦潑墨淋漓，筆意縱橫，山水人物花蟲，並皆佳妙。周天球出自文衡山之門，以書著名。畫則好寫花卉蘭草，有書卷氣。又有謝時臣者，字思忠，號樛仙，吳人。得石田之法而變化之，好作巨幅長卷，筆揮墨舞，意態淋漓。其次有湖廣學政鄒迪光，字彥吉，號愚谷，無錫人。萬曆二年進士。禮部右侍郎王思任，字季重，號遂東，山陰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建極殿大學士張瑞圖，字長公，號二水，又白菴主，福建泉州晉江人。萬曆三十五年殿試第三。李士達，字仰槐，吳人。李流芳，字長蘅，號檀園，江蘇嘉定人。萬曆三十四年卒，年五十五。太僕少卿米萬鐘，字仲詔，號友石，陝西關中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崇禎二年卒。等，皆萬曆時人。鄒迪光山水脫盡時流，自成一格。王思任文詞書畫，在董文敏、陳眉公伯仲之間，仿米家之雲山，據文人之才藻。張二水書畫皆蒼潤，山水尤工。唯其人品不高，後竟獲罪。李士達山水人物並擅，好畫瑰異之神鬼。皴法布置，皆有一定之型，無局促零亂之弊。李流芳天性孝友誠信，與程嘉燧等，共稱爲

四君子之一。山水有清標之致，逸氣飛動，雅有風韻，蓋人品既高，則藝事自無塵俗之氣，故彌足珍賞也。米友石以收藏奇石著名，畫則山水花卉並佳。盛茂燦亦爲同時人，其山水人物，取法李士達，頗得其似。萬曆至崇禎間，有陳繼儒，字仲醇，號學公，又號眉公，華亭人。崇禎十二年卒，年八十二。程嘉燧，字孟陽，號松圓，安徽休寧人。居戶部尙書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順治二年卒，年六十。惲向，初名道生，字本初，號香山，江蘇禮部尙書黃道周，字幼元，一字螭若，號石齋，福建漳浦人。清順治三年殉國，年六十二。兵部侍郎楊文驄，字龍友，貴州人。吏部司務祁豸佳，字止祥，山陰人。宋旭，字初陽，浙人。趙左，字文度，華亭人。顧正誼，字仲芳，號亭卜文瑜，字潤甫，號浮瓜，長洲人。邵彌，字僧彌，號瓜疇，長洲人。王建章，字仲初，其居曰硯田，莊福建泉州人。等。陳眉公博學高才，繼董文敏之後，爲騷壇盟主，而跌宕風流，或且過之。其書師法蘇米，畫格頗似思翁，遺作以山水爲多。程孟陽亦博學能詩，與李長蘅爲詩畫之友。山水師法大癡，筆墨以腴潤見勝。倪元璐以詩文書法重於當世，畫亦有蒼潤古雅之致。黃道周與楊文驄皆善書，而以山水竹石見長。三家者，皆晚明殉國之士，氣節文章，標炳當世，故其筆蹟彌爲世所尊重，殆畫以人傳歟？惲香山之山水，出自北苑，而別成一家。祁豸佳書詩皆學於思翁，但畫頗巧整。趙文度師法宋旭，沈士充則出文度之門，畫皆有雲烟變滅之趣，誠妙手也。以上諸家，有謂之爲蘇松派。顧正誼

之流，則稱華亭派。然總屬於董文敏之遺風。下文瑜之山水樹石勾剔，甚有筆意。邵瓜疇詩，書畫兼長，山水極古秀之致。王建章書畫遺作，均未之見，但其手蹟日本德川石時多有傳入，山水兼張瑞圖，祁豸佳兩家之妙。

花卉於前述屬於黃氏體之系統邊呂二家，林氏父子之水墨寫意派之外，文人則有沈啓南，陳淳，字道復，又字復甫，號白陽山人，長洲人，嘉靖十八年卒，年五十八。陸治，字權平，號包山，吳人，萬曆四年卒，年八十一。周之冕，字少谷，長洲人。四家。啓南之花卉，輕淡沒骨，設色或水墨皆備，較前人別成一調，是以徐氏體爲本，爲明代花卉文人派之開始。陳白陽，陸包山，周之冕，皆出自啓南。白陽，包山，詩書兼長，畫花多用勾勒，謂之勾花點葉體。周之冕爲黃氏體，其畫多有傳至日本，但日本所存，與元王若水之畫，同爲贗物者多，包山亦善山水，其奇峭之骷髏皴，頗有趣緻。

人物畫，前之蔣子成而後有阮福，山東北海人。萬曆時則有丁雲鵬，字南羽，號聖華居士。吳廷羽，字左千，休寧人。丁南羽，博學能書，仿龍眠松雲，長於白描之佛像羅漢，曾供奉內廷。吳左千亦屬畫家，有名之程氏墨苑，方氏墨苑之刻本之畫，即丁吳二家之筆。較以上諸家，更爲優長，實明代第一大家，而最馳名者，則爲仇英。

字實甫，號十洲，江蘇太倉人。仇英由漆工出身，學畫於蕭東邨，而有青出於藍之譽。最長於士女風俗畫，鋪陳得法，

情景如生，至於樓觀旗輦車器之類，亦極巧麗微密。其神采生動，稱趙伯駒後身，不使任仁發專美於

前。觀九成宮圖卷，其巧麗誠可驚也。山水仿周水邨，唐六如，而工整過之，其風格有似劉松年。能傳實

甫之畫者，除其女杜陵內史外，其他極少。傳神寫照之名，則曾鯨字波溪，莆田人，順治六年卒，年八十三。出而轟動一

時。萬曆十年，意大利耶穌教士利瑪竇P. Matteo Ricci來明，畫亦優，能寫耶穌聖母像。曾波臣

乃折衷其法，而作肖像，所謂江南派之寫照也。此雖不入當時雅賞之列，而歐西畫風之傳入中國，實

自利瑪竇始也。至明末，又有南陳、北雀之名人出，卽雀子忠字道貫，初名丹，字開予，號北海，又與陳洪

綬，字章侯，號老蓮，又號海遇，諸暨人，順治九年卒，年五十四。是也。子忠以文學知名，規撫晉唐之古蹟，別出新意，而描寫人物，其妻

及二女，並能設色，相與爲樂。後明傾覆，眷懷故君，不勝故宮禾黍之思，乃入土室而死。平生不輕爲人

作畫，故遺蹟極罕。老蓮曾以明經應制入朝，然隱居不仕，其所畫人物，或白描或吳裝，有一種高風亮

節，肖其爲人。畫之顏貌衣褶，皆甚奇古，軀體偉岸，蓋得之禪淨爲多，又憑其天縱之才，興到忽成，名重

當世，有三百年來筆墨獨冠之譽。遺品真蹟不少，刻本之圖卷，有水滸傳、西廂記、離騷圖、博古圖、葉子

格五種。清代之人物畫，從其風者最多。至於明之佛教畫，雖甚巧麗，但像法與道教混亂，已非真純，故不具論。

元代之扇，皆係團扇。明代則多用褶疊扇，一曰聚頭扇，或曰撒扇。永樂中，由朝鮮所獻之日本褶扇，成祖喜其褶疊便利，命工人仿作用之，因此褶扇代團扇而流行天下。其與元以前之紈扇，咸爭欲請名手作畫於上而賞玩之。然宋元之小品團扇，揭本雖多，至明以後則無有，蓋當時名家之書畫，皆集於褶扇中也。

諸書：刻印之圖本，至明代始大發達，如前述宋槧之本，皆為重刻。陳老蓮五種之外，刻成者又有下列

帝鑑圖說四卷 張居正 萬曆元年

方氏墨譜八卷 方于魯 萬曆十六年

歷代名人畫譜四卷 顧炳 萬曆三十一年

程氏墨苑二十四卷 程君房 萬曆三十二年

三才圖會一百六卷 王圻 萬曆三十五年

圖繪宗彝八卷 蔡冲寰 同年

素園石譜四卷 林有麟 萬曆四十一年

集雅齋畫譜六卷 黃鳳池 萬曆四十八年至天啓元年

名公扇譜一卷 張白雲 萬曆

唐六如畫譜一卷 唐寅 萬曆

十竹齋畫譜八卷 胡曰從 天啓七年

同 牋譜 同 天啓

名山勝概記首卷 趙左 藍瑛等畫 崇禎六年

觀音大士慈容五十三現象贊 胡應麟

人鏡陽秋二十二卷

樂書 鄭載堦

隋煬豔史 女範 黃河清

元人百種曲首卷

隋唐演義首卷

其餘予未見者尙多。以上十竹齋之二譜，係五采。刻本之技術，至是進而采色摺。當時刻板之精者，以安徽之新安爲最。如刻老蓮五種之黃子立，刻程氏墨苑之黃鱗，刻女範之黃元吉，刻黃河清之黃一彬及黃汝耀，刻奪天工之劉炤等，皆新安手民之最佳名工。其他杭州之項南洲，劉啓先等次之。精究繪畫史之人，不可不考察此等圖本。顧氏畫譜，收載古畫，選擇甚精，然真蹟之遺品尙少，故後人考察名家之畫風，仍以上之圖本爲最善之資料。書本之印刻，自萬曆中至崇禎間之常熟毛氏晉所刻之汲古閣本爲最精美。所刻有十三經，十七史等。

自趙文敏以來，繪畫成爲文人之韻事，故至明代，凡能畫之士，未有不工於書者，蓋畫之名家，多屬士夫文人之故也。如文董二家，詩文書畫，皆所擅長，爲明代第一大家。其他畫人之能書者亦衆。其有專工於書者，如應天通判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長洲人。王穉登，字伯毅，吳門人。南京刑部尙書王世禎，字

美號奔州太倉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太僕少卿邢侗，字子愿山東臨邑人李日華，字君實號九疑嘉興人崇禎八年卒年七十一等，學問與書並重於世。

李日華亦善畫，諸家之筆蹟，頗多遺傳。法帖有明初洪武中泉州知府常性翻刻淳化之泉州帖，周憲王之東書堂帖，文徵明之停雲館帖，董其昌之戲鴻堂帖，華東沙之真賞齋帖，莫是龍之崇蘭館帖，王肯堂之鬱罔齋帖，及陳眉公所刻蘇東坡書之晚香堂帖，米海岳書之來儀堂帖等，最爲著名。書家傳，則有陶宗儀之書史會要，論書則有豐坊之書訣，汪挺之書法粹言，項穆元泮之子之書法雅言等，所見撰述不少。

篆刻至明代亦漸有進步，一洗宋元之惡俗，蓋秦漢以來之官私印章，多爲銅玉等質，性堅硬不易刻鑄，其文字雖出書家之手，然鑄刻仍假手於工人。自元末王元章得浙江處州麗九縣天台寶華山所產之花乳石，一名花蕊石，（宋代土人曾取爲作器皿）愛其色斑斕如玳瑁，用之刻爲私印，於是石印流行天下。刻石乃不假工匠之手，故書法佳妙，鑄刻亦精，始能與書畫並爲士夫文人之愛賞。因嗜好鐵筆者，多曾究心古籀說文，則篆書易精，而操刀之際，自能得心應手，神與古會，故其作品自成一種高雅之氣，不似宋元之醜陋，蓋以此焉。至於官印，仍緣引九疊文之朱印，以屈曲平滿爲主。隆

慶時武陵顧汝珍集古印作印藪流行於世，頗能正印章之荒謬。明之印象，著名者，有成化時禮部尙書兼學士吳寬，字原博，號匏菴先生。所刻之印，至今頗有遺存。更有精於原博，以篆刻盛名，藉甚天下者，卽前述之文三橋，可謂印家之祖，著有印史行於世。三橋居南監時，在西虹橋與賣石人買得四筐之石，中有處州之燈光石，亦稱凍石，自此燈光石作爲印料，爲世所喜，明卽用花乳石，燈光石爲刻印。文徵明、文嘉、項子京、董其昌、祁豸佳、李流芳等，亦兼以治印著名，其遺作亦有見及。又有與文三橋爲師友之何震，字主臣，又長卿，號雪漁，新安婺源人。稱徽州印家之祖。李流芳見何雪漁之印，戲仿之，遂與雪漁並駕一時。

書畫之鑒藏，明代極盛。宣宗雅好古書畫，內府收藏之富，不亞於宋之紹興。其有宣德祕玩，武英殿寶，廣運之寶等印記之名蹟，今尙得見。諸家鑒藏之品目，有都穆之寓意編，朱存理之鐵網珊瑚木難，豐道生，郁逢慶之題跋記，何良俊之銘心錄，詹景鳳之東圖玄覽，張丑之真蹟日錄，清河書畫舫，董其昌之畫禪室隨筆，茅維南之南陽名畫表，汪砢玉之珊瑚網，文嘉之鈴山堂書畫記，嚴氏書畫記，朱之赤之臥菴藏書畫目，張泰階之寶繪錄等，大概可考。其最富者，首推嚴嵩，世蕃父子之鑒藏。太倉王元美之爾雅樓，嘉興項子京之天籟閣次之。嚴氏以當日勢傾一時，承其意旨，爭相饋獻，而幕友中有

趙文華，鄔懋卿，長於鑒識，故收藏頗多精品。印記用分宜嚴氏之章。僅畫一項，有挂軸，橫卷，冊頁，計三千二百一件，可以想見其宏富矣。爾雅樓之藏品，有瑯琊王氏之寶之印記，今亦往往見之。天籟閣之物，於英國出版之子京之著錄歷代名磁圖譜之外，未有著錄。唯古書畫之有印記者，至今尚多，往往傳至日本。大抵三家之中，收藏之富，自是分宜；鑑別之精，當推墨林，故真蹟神品，所藏獨夥，惟印記纍纍滿幅，知美人之黥面，未免大殺風景。茲舉予之所見者，記之如下：

項元汴印 子京父 子京之印 項氏子京 項叔子 子京 墨林 墨林生 墨林氏 神

品墨林山人 墨林祕玩 墨林項叔子章 天籟閣項墨林父祕笈之印 項墨林鑑賞章 子

京所藏 項墨林鑑賞法書名畫 項元汴氏審定真跡 構李項氏世家寶玩 子京珍祕 項

子京家珍藏 得密會心處 遊方之外 寄放 神遊心賞 平生旨賞 子孫永保

惜墨林沒後，凡五十年，其子孫不能守，付之市肆，旋經順治二年之亂，清兵南下，蹂躪甚酷，多半散佚，間有流入乾隆內府者，殆劫火之餘也。張秦階，崇禎時人，其所記寶繪錄，率皆偽物，或謂係圖利者所作。但其中如趙吳興之怡樂堂圖卷之佳品，亦有載入，疑其僅作題跋，全部恐非其作也。沈石田，

文徵明，董思白，陳眉公，汪穉玉，字玉水，曾爲山東鹽運使判官，居嘉興。及無錫之華夏，字中甫。吳縣之趙宦光，字凡夫，精篆書。金陵

之黃琳，字美之。長洲之陸完，字全卿，成化進士，兵部尙書。王延喆等，皆善於鑒賞，各有收藏。就中華夏與文衡山祝枝

山友好甚篤，書畫鼎彝之品鑒，一時稱江東巨眼。建眞賞齋於東沙，收藏名畫古器。其眞賞齋與趙宦

光之小宛堂，沈石田之沈周審定，沈周寶玩，黃琳之黃琳美之休伯，琳印美之，黃黃美之氏之印記，予

屢於古書畫之角隅見之。陸完之藏品，有神品之名畫千餘卷。王延喆之三代銅器，數倍於博古圖所

載，見陳眉公文。金石之書，有都穆之金薤琳瑯等。稱書畫古器物爲「骨董」，始於蘇東坡時，見韓子

蒼詩，明代更盛稱之。書畫文房骨董之品評論述，有趙希鵠之洞天清祿集，其次爲曹明仲之格古要

論，高深甫之遵生八牋，屠長卿之考槃餘事，黃一正之事物紺珠，張茂實之清秘藏，董其昌之骨董十

三說，項子京之蕉窗九錄，文震亨之長物志，陳眉公之妮古錄等出，而好尙益弘也。

冊頁，亦名冊葉，又簡稱爲冊，蓋創始於宋代徽宗之「宣和睿覽冊」，然宣和畫譜中興館閣錄，

畫繼等書中，絕無畫冊之記載。至周公謹元至大年卒之著錄，始有莊蓼塘所藏之冊葉十二頁，其餘元代

僅見高房山之臨米冊十頁，梅道人之明聖湖十景冊而已。至明代始漸多見，畫冊實興於明代也。南

宋之時小幀與紈扇，甚爲流行，而扇雖經年便損，然其畫因名人所作，往往揭取保存，以資鑒賞，但此物過小，不能成軸，不能成卷，祇可貼於冊頁，上下裝木板收藏之。迨積之既久，都爲一部。初稱一葉爲一冊，十葉爲十冊，或十二葉爲十二冊；後來更將此十頁或十二頁之一部，稱爲一冊。然此不能呼之爲帖，因帖祇限於書，山陽及竹田尙不明此，未免可笑。冊式無定型，蓋依畫之廣狹而成；有近於正方形，亦有爲橫長之形，高者曰高冊，近於方者曰方冊，橫長者曰橫冊，謂橫冊之前後開者曰推篷冊，或簡稱推冊。冊之面後添浮頁，備題跋之用。又用異錦剋絲等，裝裱其面。有打開之一方貼畫，一方書贊，或畫兩方並貼。冊本是集合小品古畫之物，集古冊卽其本體，其數亦最多。永樂中金文鼎之集元季十二名家冊，都穆之宋人畫冊等爲先，至嚴氏之所藏則更多，有古今名筆十二冊，大小詩畫七冊，宋元神品名畫二冊等，皆集古冊也。晚明董其昌，汪砢玉，黃越石最多作集古冊。董其昌之唐宋元寶繪冊二十頁，唐宋元人畫冊十四頁，宋元名家冊二十頁，董氏集冊十四頁，名畫大觀四冊百頁。汪砢玉之墨花閣霞上寶玩冊，韻冊，眞賞冊，六法英華冊，丹青三昧冊各二十頁，諸家摩詰句意圖冊百餘頁。黃越石之畫苑大觀冊二十五頁，宋元名圖集冊二十頁，名畫大觀高冊二十九頁，同推蓬冊九頁，歷

代名畫高册二十三頁。他若王世貞之宋人雜畫册二十八頁，項子京之集明人盤礴漫興册，李日華之國朝名繪大册等亦皆集古册也。足以見嘉靖以後至萬曆崇禎間集古畫册製作之盛矣。亦有專集一家之畫者，名爲獨册，以沈石田爲元祖，其遺品至今尙多。嚴氏畫目之文徵明瀟湘八景册，陳道復詩畫册等，亦獨册也。迨至清代，此風尤盛。獨册亦尙集古册之遺風，如十二頁竟仿十二家之法畫成，頗覺有趣。

元代關於繪畫之著述，僅有畫人傳而無畫史。明代則有徐沁之明畫錄，姜紹書之無聲詩史，王穉登之皇明吳郡丹青志，與作昔人畫人傳之朱八桂之畫史會要。論畫則有王孟端之書畫傳習錄，唐伯虎之六如居士畫譜，顧凝遠之畫引，唐志契之繪事微言，莫是龍之寶顏堂畫說，董其昌之畫眼，沈顯之畫塵等。又唐宗儀，王世貞，李日華，高深甫諸家之遺文，散見於隨筆中亦多。其中當注意者，則爲莫是龍所倡之南北二宗說是也。考南北二宗說，蓋自高齊之顏之推始，至唐之張愛賓，宋之郭若虛，鄧公壽，趙希鵠，元之趙子昂等，則以爲胸羅萬卷之文人高士，當與僅挾技藝之職業畫工有別，於是傳至明代之莫雲卿，遂成南北二宗說。其說曰，禪家有南北二宗，至唐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

自唐始。北則有李思訓父子之著色山水流傳，而至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驢，以及馬夏之輩。南宗則王摩詰始以渲淡，一變鉤斫之法，其傳則爲張璪、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此等情形，亦如禪家六祖之後，馬駒、雲門、臨濟諸家之盛，北宗則寢就衰微云。其後董其昌之畫眼亦與之有同一之論，或係蹈襲其說而衍述之，蓋莫是龍字廷韓，又雲卿，號秋比董其昌更爲先輩，但年方五十而歿，故其所倡導之畫說，遂不及董其昌所撰述者之流行。其中有謂馬良及李唐、劉松年等，又是大李將軍之派，爲吾人所不當學，此殆爲董其昌所附加。沈顯亦蹈襲其說，而附浙派於北宗，貶其爲日就狐禪之衣鉢塵土云。王摩詰爲南宗元祖，其所作山水之輪廓，用鉤斫皴法極少，此卽文人畫之特色。然未創渲淡之法，如明四大家之畫，則全由北苑二米，元季四家而出也。此說在明末清初盛行，成爲畫壇之定論，是以浙派之漸滅，馴致文人之極盛也。其餘書畫論著，則有陶宗儀之畫家十三科，汪砢玉之描法皴法等名目亦足取。繪畫專門之分科，唐時分人物、山水、雜畫三種。人物有佛像、仕女、鞍馬、松石則屬於山水。花鳥則歸於雜畫。宋郭若虛則分人物、山水、花鳥、雜畫四門。人物門中，添傳寫一部。宣和睿鑒集分十四門。宣和畫譜分道釋、人物、宮室、番族、龍魚、山水、畜獸、花鳥、墨竹、蔬果十門。鄧公

壽立仙佛鬼神，人物傳寫，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獸蟲魚，屋木舟車，蔬果藥草，小景雜畫之八門。至明陶宗儀分十三科，徐沁分九門。十三科，乃佛菩薩相，玉帝君王道相，金剛鬼神羅漢聖僧，風雲龍虎，宿世人物，全境山水，花竹翎毛，野驪走獸，人間動物，界畫樓臺，一切傍生，耕種機織，雕青嵌綠是也。徐沁之九門，卽道釋，人物，山水，獸畜，龍魚，花鳥，墨竹，墨梅，蔬果是也。古今諸說，互有出入，然分科殆盡於是。汪砢玉之諸名目，可資研究畫史畫學之助者頗多，揭之如下：

繪事名目

染 不描用彩色塗染

渲 翎毛謂之渲

界 界畫屋宇

描 白描人物

臨 看真本對臨

摸 用紙搨影

傳 對面而傳

寫 花果草木禽獸之寫生

畫則

白描 水墨 淺絳色 輕籠薄罩 五色輕淡

吳裝 大著色

古今描法一十八等

高古游絲描 用十分尖之筆而描如曹之衣文

琴絃描 如周舉之類

鐵線描 如張叔厚

行雲流水描

馬蝗描 馬和之，顧興裔之類，一名蘭葉描

釘頭鼠尾描 武洞清

混描 人多描法

撇頭描 用秃筆如馬遠，夏珪

曹衣描 如魏之曹不興恐是北齊曹仲達之誤

折蘆描 如梁楷之用尖筆細長撇捺也

橄欖描 江西之顏輝

棗核描 尖大筆也

柳葉描 似吳道子觀音之筆

竹葉描 筆肥短之撇捺

戰筆水紋描

減筆 馬遠，梁楷之類

柴筆描 龐大之減筆也

蚯蚓描

皴樹法

松皮如鱗皴 寫針時有鼠尾，蝴蝶，車輪，爪離等名。

柏樹如繩皴

柳身皴文交叉麻皮皴

梅身要點擦橫皴

梧桐樹身稀二三筆橫皴

樹枝四等

丁香 范寬

雀爪 郭熙

火燄 李遵道

拖枝 馬遠

樹葉二十七等

靜存處士續增十七等。備寫形狀，在繪事指蒙之內。

描葉 有八等

墨葉 一等

著色葉 一十八等

皴石法 會集諸名家之論

麻皮皴 董源，巨然之短筆麻皴

直擦皴 關同，李成

雨點皴 范寬，俗名芝麻皴，諸家皴法俱備，賴頭山之丁香樹芝麻點綴皴

小斧劈皴 李將軍，劉松年

大斧劈皴 李唐，馬遠，夏珪

長斧劈皴 許道寧，顏輝等是又名雨淋牆頭

巨然短筆皴 江貫道，巨然

泥裏拔釘皴 夏珪師李唐

米元暉拖泥帶水皴 先以水徧抹山形坡石大小之處，然後蘸佳墨，橫筆拖之

又亂雲皴

彈渦皴

鬼面皴

骷髏皴

馬牙勾 如李將軍趙千里先鈎勒成山，卻以大青綠著色，於方之處用螺青苔綠碎其皴染，兼石

脚泥金

寫石二十六種

飛白 無色用於竹蘭之上

雲母 中等

山字 大青石

太湖 大黑石

盤陀

石筍 上尖下大

佛座 大石

鬼面

骷髏 同上

獅子 必爲大石

臥虎 同上

羊肚 白色之小石，立於竹蒲盆中

馬牙 勾描

馬鞍 半大石

鵝子 小碎石

鷹座 大石

蚪蛤 小石

牡蠣 如雲母

蝦蟆

彈窩 大石

漿腦 白粉點出之小石，亦是置盆上

筆架 如山勢

插劍 如細長之劍

坡脚 亂石

靈碑 青黑色，用於仕女竹木之上

勾勒 白描

筆自元代以來，吳興之製，最行於世。明初有名匠陸文寶，陸繼翁等，多與名士交遊。弘治之時，施文用造進呈御用之筆，湖筆之名益盛。畫筆則以杭州張文貴爲最有名。揚州之中管鼠心畫筆，亦見

稱於世。墨則於宣德時有方正邵格之，成化時有羅小華，嘉靖時有查文通，方冕，郭青田，汪海厓，萬曆時有程君房，方于魯等名匠出。而製油煙之佳墨，皆出於徽州，故徽墨徧行天下。宣德御墨之光素大定，龍香御墨，嘉靖御墨之探微神品，皆徽州所製也。程方二家之墨式，有墨苑與墨譜之分，其楷模畫樣，爲丁雲鵬，吳左千之筆，雕刻亦極精巧，至今尙有遺存。紙則於永樂中置官局於江西之西山，使造連史紙，觀音紙等。宣德之貢箋，有大內所用之細密洒金五色粉箋，印金花五色箋，五色雲龍箋，五色大簾紙，磁青紙，素馨紙等。堅厚如板，兩面研光加磨蠟，潔白如玉。磁青紙，日本謂之紺紙，堅韌如段素，其色以濃爲貴，專用於泥金之寫經。當時民間最賞用者，爲吳中之無紋灑金箋紙，松江之譚牋，新安之仿宋藏經箋紙，白綿紙等。譚箋不用粉造，以堅白之荆川蘇江之簾箋稍厚，用蠟研光，出各樣之花鳥，堅滑古雅可愛。仿宋藏經箋，吳中亦有出，雖不及宋時之物，但白綿紙則爲絕細堅韌之佳紙也。又新安之製，如花邊格之白鹿箋，蠟研五色箋，松花箋，月白箋，羅紋箋等，爲世所喜。此外，江西廣信府之鉛山縣之奏本紙，亦屬良品。浙江衢州府常山縣，亦出有榜紙，中夾紙，及次於鉛山之奏本紙。安徽廬州府英山縣，亦有爲紙帳之榜紙。江西撫州府臨川縣，出有小箋紙。浙江紹興府上虞縣，有厚薄二種之

大箋紙。若楚之粉紙，松江之粉箋，則爲明紙之最下品。高昌國亦出有五色描金山水等之金花箋。高麗之紙，稱爲綿繭紙，色白如綾，堅韌如帛，又有稱爲皮紙，施於簾或雨帽之用。畫絹，則明出之物，亦有同於宋物。南北兩京之所產，皆良品也。硯亦以端溪硯爲上品，爲世所重。元代禁閉之水巖坑、永樂、成化、萬曆二十七年復開採石，但未幾亦禁閉。宣德時有採掘屏風山半之深紫石，所謂宣德硯是也。歙州之硯，次於端溪，亦爲世賞用。湖南之潞溪石，紫綠成層，時見有黃脈之金線，所謂紫袍金帶是也。然後人多有用藥假製成之僞物。廣東萬州懸崖之金星石，浙江之衢州石等作成之硯，亦至明代始見。著錄亦有記載。瓦硯，則宣德中在江西寧王府所造之未央宮瓦硯，頗屬精緻之物也。至於非人工作成而亦爲文房清玩之一者，則爲異石，如上述宋代一節，曾有言及，至明代益流行。靈璧石、太湖石之外，江蘇崑山、浙江衢州、山東兗州嶧山洞、湖北襄陽太和山、湖南潭州湘鄉、江西袁州、廣西融州老君洞等，各地所產之異石，並行於世，爲文房庭苑所賞玩。螺子石又簡稱子石，出自江寧六合縣靈巖山、雨花臺附近之潤水中，係形如瑪瑙之五色石，取之養於書牕之水盤，在宋代已有，但萬曆二十四年米萬鍾爲該地令尹，特雅愛之，乃廣行於世，至今猶流行焉。

明清之雕刻，除小品工藝物之外，世代不遠，研究古美術者尙未能詳，是有待於後賢。然宣德中有曰夏白眼者，能於鳥欖核上雕刻十六個嬰兒，眉目喜怒悉備，又刻荷花九禽，飛走各有姿態，稱爲一代之絕技。其後鮑天成，朱小松，王百戶，朱澐崖，袁友竹，朱龍川，方古林等，皆能刻犀角，象牙，紫檀，黃楊木等，作印匣，香盒，扇墜，簪紐之等種種奇巧，皆過前人。而方古林之取材，尤爲工巧，瓊瓠竹之拂子，如意杖等，皆利用其材料形質作成，其技絕妙，可稱入神。桃核之細雕，天啓時有王毅字叔遠之名工，又吳中有賀四，李文甫，陸子剛，王小溪等名人，以白玉，琥珀，水精，瑪瑙，作種種精巧之小品。福建之象牙雕刻，亦以工緻見稱於世。竹之雕刻，則有金陵之濮仲謙，嘉定之朱鶴字子明，號松麟，鶴之子清父，號小松，清父之子稚征，號三松，及侯嶠曾，字晉瞻，秦一爵，沈大生，字仲旭等，皆用竹根刻作古仙佛像，竹人之名，聞於一時。

明代之工藝物，以金工爲最優，而銅器尤爲精巧。宣德二年詔置鑄冶局，以張護，許百祿爲大使，用工匠六十四人，參酌古式，造種種之鼎彝，鼎爐，彝爐，鬲爐，金猊爐，乳爐，博山爐，香案，銜香金鶴等，皆爲精麗之作，器底匾方，廓內有大明宣德年製之楷書識文。銅色以流金仙桃色，秋葵花色，栗殼色，三

種爲本色，亦有別造仿古青綠色。仿造之物，能發出硃砂斑，一見如三代之物。流金一名鏐金，粟殼一曰蠟茶。流金仙桃，限於御器，故不多見；至今所見之遺品，以葵花色爲最多。日本亦有仿造。鏐金者，是滿鋪金屑燒成，故眞品頗有可觀。是等宣德之局器，有入於圖畫之譜者，然就寫本之外未會見。銀之鑄刻，杭州有岑東雲，沈葑胡，嘉興魏塘有朱碧山，平江有謝君餘，君和，松江有唐俊卿，皆屬名工，以細巧之技稱於世。其餘吳愛山之治金，趙良璧之治錫，蔣抱雲之治銅，皆一時之選。朱碧山用銀所作之馬上王昭君，重僅二三錢，眉目如生，衣帶琵琶，皆極仔細。萬曆時浙人潘銅，被虜在日本十年，學雕金之術而歸，仿日本之物，製鑿嵌金銀花樣之各種器具，一時頗見賞於世。其風能行於吳歙等地，如吳中之徐守素之製品質料之精，摩弄之密，功夫之到，若再經歲月，則後之覽者，亦將摩挲而嘆爲希世之珍品也。

漆工，永樂中官局果園廠所製之剔紅，乃以朱漆塗三十六遍，於鑰胎，錫胎，木胎，刻細巧錦文，底係黑漆，以針刻大明永樂年製之款文，較宋元之物更善。宣德中所製者，於大明宣德年製之銘款，填金屑，其製亦不劣於永樂。民間之製，隆慶中新安平沙有黃成字大成之名人，其所出剔紅，可比果園

廠，其花果人物之刀法，以圓滑清朗，稱賞於人。大成雖業漆工，亦能文字，嘗著髹飾錄二卷，敘述各種漆器之作法，此爲中國唯一之漆工專書。天啓五年西塘楊明字清仲爲之注序，始公於世。剔紅之屬有剔黃，剔綠，剔黑，剔彩。剔彩亦有複色。又有假剔紅，亦曰堆紅罩紅，堆起灰漆以朱漆罩覆，一見頗肖剔紅，亦有雕刻木胎擬之。又有堆彩，以新安方信川所作最有名。宣德間，又出填漆彰髹之器皿，用五彩之稠漆堆成花葉之色，又作種種之斑紋，磨平則成如畫一般。雲南亦有專業剔紅之人，但不善藏鋒，乃稜角露鋒芒之剔法也。螺鈿，明代又稱蚶嵌，或曰陷蚌坎螺，亦有作品。又有鑄鈎，名工有姜千里。永樂至嘉定間，與日本貿易，明人始漸知日本漆工之精，宣宗遣工人往學之，時日本梨子地之灑金或砂金漆，蒔繪之描金或泥金畫漆，皆有研究，稱爲縹霞砂金。如高深甫能造倭人之漆器，極精巧，天順間吳中楊墳習倭法而加以己意，作五色金鈿縹霞之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稱楊倭漆，爲世所重。吳中之蔣回亦仿之製倭漆器，施倭器之鉛鑲口，用金銀花片蚶嵌作泥金描彩之樹石。方信川亦於蚶嵌堆漆之外，作倭法之縹霞砂金，並著名於一時。此雖稱爲汪家彩漆，究亦屬倭漆也。

明代之工藝品，當以瓷器爲最重之物。元代之瓷器，皆以釉色爲主，雕刻花紋，實甚粗劣，僅有磁

州窰簡單之黑花，至明時始出有青花。又所謂上繪者，以五彩繪畫施於白釉之上，再入微火薰之，以完成磁器之美觀。洪武二年建御器廠於景德鎮，設風火窰，色窰，爐櫃窰，龍缸窰，匣窰，青窰之六種。二十座之官窰，後增至五十八座，專造御器，民間之窰，尚不在內。洪武中僅出有青黑二色之純素器，至永樂始有於厚素白之胎，用青色原料畫花文之青花器。以壓手盃深翠之青色，畫鳳凰寶花，底畫雙獅滾球，球內有永樂年製四字之小篆書文識，爲最上品；鴛鴦心，花心者次之。宣德年製之器，比永樂胎薄，青花之色亦稍淡，畫龍，松，梅，茶，人物，海獸等。青色原料，所謂蘇泥，則由外國輸入也。又有細暗花之白瓷，隱隱現出橘皮之櫻眼，此爲最精之品，卽宋之定窰所製者，亦不能出於其上。又宣德年間所製者，青花之外，更有霽紅色，所謂釉裏紅，如紅魚盃，魚之形由胎骨而出，寶光奪目，可謂佳品。霽紅又稱祭紅，鮮紅，寶石紅，醉紅，雞紅等。其冰裂，鱗血，可與宋之官窰，汝窰匹敵。又如澄泥之蟋蟀盆，亦爲宣德之製，精妙絕倫。五彩亦由宣德時始，後更完備。有於白地畫彩花之五彩，亦有於彩地畫彩花之夾彩，又有輪廓內畫彩花，廓外填色釉或錦紋者。於黑白等地畫綠，黃，紫三色花之素三彩，用窰變紅，綠，紫三色之天然三彩，器內外皆畫花之兩面彩，種種精巧，燦爛眩目，此實於前代所未曾見，其技藝之

突進，爲瓷術史上未有之盛。正統初，罷督造之官，減去景泰造器三分之一，後二十年間，稍形頓挫，至天順元年始復舊觀。至成化蘇泥，勃青用盡，乃用平等青，成化之青花，色則不及永樂，宣德然五彩至成化益精巧，頗有畫意。畫樣則以草蟲、牡丹、葡萄、子母雞、人物等爲主，其雞缸最爲有名。有明一代之瓷器，實以宣德成化爲第一，永樂次之，嘉靖又次之。成化二十二年，饒州燒造官廢，弘治之審事遂不著。正德之初，又置御器廠，工匠三百餘人之外，更募畫匠。正德之器，亦有青花、五彩，而尤以霽紅爲最勝。青花亦用外國輸入之回青，重色極佳。嘉靖八年，罷御器專監之中官，使饒州府佐輪流管理。四十四年，添置饒州府通判，使住廠督造，未幾便止。故嘉靖之器，比宣成之品更低。鮮紅材料絕佳之物，不燒，祇以礬紅色製成之，其他回青之濃幽著色與填白亦佳。隆慶六年，又以府佐輪流管理燒造御器。萬曆初亦使通判駐廠兼理審務。故至隆萬造器又佳美也。技術極精巧，變化亦甚富，釉厚如堆脂，粟起如雞皮，至清代所用之釉彩，大抵當時已有。民審亦與之相同，能出青花、五彩之佳品。嘉隆間仿宣成之器最出佳品之崔公審隆，萬間吳門之周丹泉來燒仿定之器，鼎爐、彝爐，不劣於真定之器。又造辟邪、龜象，連環組之白瓷印，爲世見重之周審，製萬曆間壺隱道之流霞盞、卵膜盃，及仿官哥，無冰紋

之壺等之壺窰，在小南街製白帶青地蘭朶竹葉之青花之蝦蟆窰等，其尤者也。景德鎮以外之各窰，如均窰，龍泉窰，廣窰相繼而立。日本足利時代由中國傳入之福祿，砧，千鳥，袴腰，麒麟，天龍寺，浮牡丹等之青瓷，蓋多爲明時龍泉窰所造。建窰初在建安，後移建陽，其器有紫建，烏泥建，白建三種。白建以定窰無開片，出佛像觀音像等。烏泥建與宋時同有兔毫斑，鷓鴣斑，滴珠等種種窰化的斑文。明季自寧波流入日本之天目茶碗，天目，浙江臨安西北之山名。窰變，斑紋，有名爲油滴，菊花，禾芒，建盞，鼈盞等名目。此種名器，富人不惜萬金以爭購之，此卽烏泥建之物也。又至明代始置河南懷慶，宜陽，登封，陝州等窰，則出民間之雜器。廣窰明時移於廣東南海佛山鎮重燒泥均。用烏泥之胎，仿均窰之藍斑器也。江蘇宜興之窰，爲明代邑人歐子明所創，故曰歐窰，其出品所謂宜均，亦仿均窰而作出藍斑深紫之色也。又別稱陽羨名陶之泥壺，一名沙壺，亦有製作，其質有朱泥，紫泥，黃泥，青泥，老泥，白泥，梨皮泥各種，爲金沙寺僧供春所始創，亦稍聞於世。而黃翰，趙梁，時朋，李茂林等相次造之。萬曆崇禎間朋之子時大彬號少山其器以樸雅堅栗，見賞於時。其門出有茂林之子仲芳及徐友泉，名士友泉巧作蕉葉，蓮房，鵝蛋等新式樣，泥式亦出有海棠紅，硃砂紫，定窰白，冷黃金，澹墨沈，香水碧，榴皮葵，黃閃色，梨皮等諸種。陳

仲美婺源人源乃在景德鎮業造瓷之人，來宜興造香盒、花盃、狻猊爐、辟邪鎮紙等。茶壺以花果爲象，綴以草蟲，或作龍戲海濤，或塑觀音大士之像，極其奇工。歐正春沈君用名士良等亦以器式象花果，陳辰字共之以文字鑄款，陳鳴遠名遠號鶴峯、惠孟臣等仿古器刻詩文。並明末砂壺之名人。琺瑯器明時有雲南人住京，宣德造酒琖等，俗呼鬼國窰，又稱發藍，絢采華麗，可供閨閣之用。此雖非士大夫文房之清玩物，但亦流行，置物以景泰中所出最多，一名景泰藍。有「大明景泰年製」之款識之餅盤，至今尙存。

明代織物，因無專書之記載，卽涉獵羣籍，亦不多見，是亦少講述之材料。然應天，蘇，杭，松江，嘉興，湖州諸地，皆遣官督造紡織，其業亦盛。其製品之錦綾，爲古書畫裝褉之用，尙多遺存，其雲龍，鸞鳳，纏緜花紋，是爲一種特徵，刻絲亦能製作彷彿宋製之纖巧之物。是等錦綾之外，亦有所謂印金者，乃印花於紫絹上之物。繼則有松江之顧蘭玉，及夏永字明遠之名人。明遠以毛髮繡成滕王閣，黃鶴樓等圖，其細如蚊睫，工倅鬼神。類此之觀音三十三身圖繡冊，十八羅漢繡冊等之五彩絲繡，經文贊句之字用毛髮繡成之物，屢屢有見，亦想是明物，真極其細麗緻密之至。

第十七章 清

清都北京二六八年四曆一之繪畫，僅南宗一派，有可述者。浙派一稱武林派，雖於明代極盛，然

因董其昌等有「尙南貶北」之論，致墜聲價。終以藍瑛字田叔號蝓叟錢塘人卒於順治間爲後勁，至其三子深字謝青，

濤號雪坪公、孟字次公及門人鴻臚寺序班禹之鼎字尙吉號慎齋江蘇江都人等殆絕矣。藍田叔不遜於浙

派祖之戴進，筆力雄奇老蒼，極盡畫家之能事。浙派之外，又有稱爲袁派者，特長樓閣之畫，樹石布置

亦巧妙。此派之最著者，爲雍正間內廷供奉袁江字文濤及袁耀、袁雪、袁耀之傳記不詳。三家之後，絕無

能繼其畫法者。此二派外，全爲文人士大夫之畫，作者皆長於文學，多不以畫爲業。清初以國子祭酒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爲首。是時所謂畫中九友，如董其昌、李流芳、楊文驄、程嘉燧、卞文瑜，已

物故。唯王時敏字遜之號煙客又號西廬老人太倉人、王鑑王世貞之孫字圓照號湘碧又號染香庵

十張學曾字爾唯號約庵山陰人官蘇州知府及邵彌之四家尙在世。王時敏與王鑑均祖述北苑，大癡導清代之畫運，

可謂於斯道有開繼之功。此二王加以王翬字石谷號耕煙山人清暉主人常熟人康熙五十六年卒年八十六、時稱江左三王，更加王

原祁字茂京，號龍臺，時敏之孫，官少司，稱爲四王；又加惲格，字壽平，一字正叔，號南田，白雲外史，雲溪外史，康熙五十四年卒，年七十四。

卒，年五十九。吳歷，字漁山，號墨井道人，常熟人，稱爲六家，以高名相標榜，爲清初之巨擘。有清一代之畫人，

殆皆其兒孫。王石谷爲王鑑所賞識，又得王時敏之指導提挈，古今名蹟，無不學習，終合南北而爲一，

可謂一代之大作家，百年來之第一人，其師王時敏及吳梅村等亦呼之爲「畫聖」，聖祖並賜以「山

水清暉」之匾額云。王時敏極推稱之，具載於其題跋。唯惜其學問不高，故在六家中，彼最乏書卷氣。

王麓臺在四王中學問最高，曾任佩文齋書畫譜及萬壽盛典之編修總裁，其畫受祖父煙客及王廉

州之指授，最能得黃大癡之真。其淺絳山水烘染畫法，詳記畫徵錄中，惜其題跋多用相同之語，布局

亦乏變化之趣，爲遺憾也。惲南田見石谷之山水，服其才，讓之獨步，自恥爲天下第二手，專畫花卉，寫

花不用鉤勒，創一種之新沒骨體，爲常州派之祖。然山水亦能具妙趣。吳墨井亦師事王時敏，而得力

於黃鶴山樵之處最多，筆勢蒼莽，在六家中爲最勝。入耶穌教，曾赴歐洲，頗稱道西洋畫之巧，但其作

品，則受歐化甚少。廉州，石谷，麓臺之門人甚多，不能列舉。唯麓臺門下之四弟子，其最能傳其衣鉢者

曰黃鼎，字尊古，號曠亭，獨往客，淨垢老人。則甚著名。沈德潛之歸愚文鈔，列舉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曰

憚壽平，吳歷，王原祁，王翬，黃鼎，煙客，廉州，麓臺之徒，稱婁東派；石谷之末流，稱虞山派云。四王，六家，五

人之外，又有江左二家，海陽四大家，鼎足，四大名僧，金陵八家等；江左二家，又稱孫蕭，即蕭雲從，字尺木，

無悶道人，安徽蕪湖人，孫逸，字無逸，號疏林，徽州人，寓蕪湖，蕭雲從所畫太平山水三十九圖之刻本，為日本池大雅

之藍本，離騷圖傳三卷，康熙四十四年刻之刻本，其人物甚精。孫無逸自謂文待詔之後身，其歙山二十四圖之

刻本，與尺木之太平圖並稱焉。又與查士標，字二瞻，號梅壑散人，山東海陽人，康熙三十六年卒，年八十三，汪之瑞，字無瑞，安徽休寧人，及釋弘

仁，字漸江，歙州人，稱四大家。查士標之書畫，並祖董文敏。弘仁取法倪迂，以清閔為宗，為新安派之祖，其門人

以高翔為最著。程正葵，初名葵，字端伯，號鞠陵，又清溪道人，湖北孝感，工部侍郎，順治十四年挂冠，方亨咸，字吉偶，號邵邨，安徽桐城人，順治四年進士，官侍御史，

顧大申，本名庸，字震雄，號見山，華亭人，順治九年進士，官洮岷道簽事，時稱為鼎足名家。弘仁與八大山人，本姓朱，名奇，字雪個，前明石城府王孫，及石

濤，名道濟，號清湘老人，大滌子，苦澗和尙，嗜尊者，前明楚藩之後，石谿，名髡殘，一字介邱，湖南武陵人，為四大名僧。八大山人於明亡後為僧，兼善山

水花鳥。石濤精於山水，麓臺稱之為江南第一。二家皆筆情縱恣，不泥成法，逸氣橫逸，為玩世之畫。八

大山人之落款，為笑之哭之二字，蓋示其哀宗室絕祀之情也。清末時人喜其畫，為今海派之本。石谿

之遺作，往往有大簾全紙之鉅幅，金陵八家，以龔賢，一名豈賢，字半千，又野道，號柴文，崑山人，流寓金陵，為首唱，他即樊圻，字會

高岑，字善長，又蔚生，鄒喆，字方吳宏，字遠度，江西金葉欣，字樂木，華亭胡慥，字石謝蓀等數人。龔半千

之畫，用短筆之披麻皴，陰陽明暗甚著，別成一家。其他七家，皆以巧整擅長，而乏逸雅之致。半千曾為

初學山水者作口訣畫法冊，除集雅齋之蘭竹譜外，殆為習畫本之嚆矢矣。半千之門人王槩，初名安

節，浙江秀水人，住金陵。增修李流芳所集之古來名家山水樹石之畫法成編，康熙十八年，李笠翁刻於芥子園

畫傳，大行於世，為古今第一之習畫本，後無復有及之者。安節又與其兩弟宓草，司直，合著四君子畫

法冊，宓草更著花鳥草蟲冊，康熙二十六年，沈心友刻之為芥子園畫傳二集，三集，於是習畫之本益

備。以上所述之外，順治康熙間之畫家，尚有方以智，字昌公，號虎起，又密之，桐城人，明崇禎十二年進士，官檢討，入清為僧。項聖謨，字孔

易庵，胥山樵墨林之孫，順治十五年卒，年六十二。程邃，字穆清，號江東布衣，垢篴，重光，字在辛，號江上外史，句容人，官侍

字遠公，號瞿山，宣城人，康熙三十四年卒，年七十五。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官檢討。傅山，字青主，又青竹，又公之他，號

熙三十六年卒，年七十五。張風，一名觀，字大風，江蘇羅牧，字飯牛，江西寧翁嵩年，字康鮑，號蘿軒，錢塘人，康熙十二年

年八十。張風，上元人，前明諸生。羅牧，字飯牛，江西寧翁嵩年，字康鮑，號蘿軒，錢塘人，康熙十二年

力，但伸張過甚，乏蒼古之趣。翁羅軒之箋譜，意匠極雅典，於五采套印之外，更用如定審印花之壓印，

爲極可珍異之畫本。章谷之二子采，字子聲，子鶴。亦皆能山水。南京盛胤昌，字歷開。及其二子丹，字伯舍。琳

玉，字林。亦皆能畫。與虎林章氏，秣陵盛氏，一時並稱焉。其畫咸以巧整見勝。專寫花卉之人，於南田外有

孫克宏，字允執，號雪居，華亭人。官漢陽知府。康熙九年卒。年七十九。王武，字勤中，號忘庵，吳人。康熙二十九年卒。年五十九。蔣廷錫，字揚孫，號西谷，南

正十年卒。等。孫克宏屬黃氏體，有勾花點葉體之遺風。王勤中與南田同畫沒骨法之花卉，彼一出而

學者宗之，於是黃筌一派，少有言者矣。蔣南沙之畫，亦類忘庵，但門下之代筆及僞作極多。南田之門

人，以馬元馭，字扶巖，號栖霞，又天虞山人。常熟人。最有名。墨竹以魯得之，字孔孫，號千岳，錢塘人。寓嘉興。康熙五十九年卒。年七十六。諸昇，字日如，號

人，爲最著。魯得之爲李日華之弟子，而諸昇傳得之之法。

雍正，乾隆間之畫家，以朱文震所稱「畫中十哲」爲首；更有揚州八怪，五君子，浙西三妙，後四

王，輩出。十哲之中，以高翔，字鳳岡，號西唐，江蘇甘泉人。高鳳翰，字四園，號南村，又南阜老人。山東膠州人。官欽縣丞。乾隆八年卒。年六十一。李世倬，字漢

穀齋，朝鮮人。官副都御史。張鵬翀，字天扉，號南華，嘉定人。官詹事。乾隆十年卒。年三十八。董邦達，字孚存，號東山，浙江富陽人。官禮部尙書。乾隆三十四年卒。等五人爲著。

其中高鳳翰之左手書，最縱逸而有味。東山合北苑，思翁稱爲「三董」。揚州八怪，卽羅聘，字兩峯，號

嘉慶四年卒。李方膺，字虬仲，號晴江，又秋池，江蘇南通人。官合肥知縣。乾隆十九年卒。年六十。李鱣，字宗揚，號復堂，江蘇金農，字壽門，號冬

普耶居士。心出家。華粥飯僧。仁和人。黃慎，字恭懋，號癡瓢。鄒人。鄭燮，字板橋，與化人。汪士慎，字近人，號巢林。寓維揚。乾隆二十五年卒。年七十四。

加以高翔。五君子即高翔、高鳳翰、汪士慎，加以蔡嘉、蘇丹、陽人。朱冕，浙西三妙，即黃易，字小松，仁和人。寓揚州。

慶七年卒。奚岡，字純章，號鐵生。蝶野子。蒙泉外史。鶴渚生。吳履，字竹虛，號瓦山。野。後四王，即王廷元，字贊。年五十九。

朋石谷。王三錫，字邦懷，號竹領。原。王廷周，字愷如，號鶴池。石。王鳴韶，原名廷諤，字夔律。凡清代畫人之後。

中，輕視技巧，直寫己之胸臆，人物、花卉、山水，皆出人意表，全脫作家之窠臼者，唯金冬心與大滌子，無

能出其右矣。羅兩峯學冬心而走於奇癖。黃瘦瓢師上官周而得人物之妙，草筆之粗描淡染，別成一

家，山水則帶北宗之習氣。李復堂師蔣南沙而紹述陳白陽。鄭板橋之墨竹，於魯諸以外，自成一

外，尚有可傳者，如華岳，字秋岳，號新羅山人。錢維城，字宗磐，號綬菴。又稼軒。茶山。武進人。官工

字默存。又墨岑。號篁邨。方士庶，字循遠，號小獅道人。勵宗萬，字衣園，直隸靜海人。雍正。張庚，原名養，字

吳縣人。官工部主事。方薰，字蘭坻，號蘭士。又蘭如。象兒。鄉農。浙。翟大坤，字子屋，號雲屏。又無。沈

山。又瓜田逸史。白苧村桑者。方薰，字蘭坻，號蘭士。又蘭如。象兒。鄉農。浙。翟大坤，字子屋，號雲屏。又無。沈

宗騫，字熙遠，號芥舟。又。陸隴，字日為，號途山樵。浙江遂昌人。等。華新羅類金冬心稍加精巧，頗以奇逸。勝。錢維城受董東山之指授，侍直內廷。張宗蒼出黃尊古之門，乾隆十六年供奉內廷，十九年歸老，卒

年七十。錢張皆爲清之院人畫，雖精巧然屬南宗。方士庶中壽夭折，然與張宗蒼其名聞一時。翟大坤以畫傳於其子繼昌及門人等，時稱爲翟派。陸曉之畫，挑筆密點，濃淡布置，別具一幟，時稱雲間派。院人尙有意大利人耶穌教士郎世寧，F. Josephus Castiglione 乾隆三十一年卒，年近八十。焦秉貞，膠州人，官欽天監，五官正。冷枚，字吉臣，號金人，唐岱，字誠東，號靜巖，又默莊，滿洲人，官內務府總管。沈瑜，官內務府司庫等。郎世寧自康熙中供奉內廷，折衷西洋與中國之畫法，最工畫馬。焦秉貞學之，能遠近法，其弟子冷枚傳之。佩文齋之畊織圖，爲焦秉貞所畫，康熙三十五年刻之，此最能見其得意之遠近法。冷枚等所畫之刻本，卽康熙五十六年之聖祖萬壽盛典圖。沈瑜所畫之圖冊，卽康熙五十一年所刻之避暑山莊圖詠，與圓明園圖詠。唐岱出麓臺之門，人物家當推上官周，字文佐，號竹莊，福建長汀人，乾隆八年卒，年七十九。呂學，字時敏，號海山，浙江烏程人。金史，字古良，山陰人。劉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官蕪關樞使。及前述瘦瓢子等。上官周之晚笑堂畫傳，刻於乾隆八年，可謂清朝人物圖本之傑作。金古良紹陳老蓮之風，其乾隆五十九年所刻之無雙譜，今尙行世。劉伴阮能人物山水，及寫意之花鳥，尤長龍與水，時稱上官周與金古良爲金陵派。花鳥家除李復堂外，鄒一桂，字原襄，號小山，又讓癩，無錫人，官禮部尚書，乾隆三十七年卒，年八十九。張莘，字秋穀，和人居吳門，曾遊日本。並紹南田風。沈銓，字南蘋，吳興人，能爲巧密之勾花點葉體寫生，曾東遊，其畫風被於日本。邊壽

民原名維祺，字頤公，號漸僧。之蘆雁，亦一時聞於世。指畫首推高其佩，字章之，號且園，又南村，滿洲鐵嶺人。官都統，雍正十二年卒。

夢中自得之創作。高鳳翰亦時作之。朱淪瀚，字滄齋，康熙五十年進士，官都統。等傳其佩法者不少。

嘉慶道光之畫品稍下。茲列舉其聞人如次：董誥，字嘉慶之子，字西京，號蔗林，官大學士。王學浩，字孟

椒，哇崑山人。乾隆五十七年舉人。張問陶，字樂祖，又仲治，號船山，多冠仙史，寶蓮亭主。羣仙之不欲昇官教諭。道光二年卒。年七十九。湯貽汾，字若儀，號雨生，弼翁，武進人。官浙

府黃鉞，字左田，號井西老人，安徽當塗人。湯貽汾，字若儀，號雨生，弼翁，武進人。官浙

松屏，井東居士。錢塘人。道光十二年。張賜寧，字坤一，號桂巖，直隸

輸林，官刑部侍郎。咸豐十年殉難。張賜寧，字坤一，號桂巖，直隸

即朱本，字灑夫，號素人。朱鶴年，字莖雲，江都人。朱璉，字若賢，號石

大興人。官其中朱鶴年有大滌子風，最饒奇趣。黃佐田亦傳蕭尺木之餘韻。人物家有改琦，字伯蘊，七

兩淮運判。其中朱鶴年有大滌子風，最饒奇趣。黃佐田亦傳蕭尺木之餘韻。人物家有改琦，字伯蘊，七

蘇玉壺山人。本與張士保。字鞠如，山東掖縣人。道光十

至光緒五年刻本行世。張士保學陳老蓮，斯派賴以不墜，其筆跡有道光二十六年所刻之雲臺二十

八將圖。咸豐同治，至光緒間，最有名之畫家，當推滬上三熊。張熊，字子祥，號鸞湖外史。之山水，力追四王；

朱熊，字夢泉，號吉之，花卉規仿白陽；任熊，字渭長，浙江蕭山人，祖述老蓮。任熊所畫之圖本，有咸

豐四年刻之列仙酒牌，六年刻之三十三劍客圖，八年刻之高士傳圖像，及於越先賢像傳贊，共四種

行於世。列仙酒牌之原板，現為予所藏。其次有錢杜，初名榆，字叔美，號松壺，又壺公，居士。錢

字益甫，號搗叔，又悲盒。錢叔美之山水，似嘉道之董，王諸家。趙之謙之山水花卉，出自八大，石濤，為今

日海派之源。人物家，有費丹旭，字子荇，號曉樓，烏程人。道咸間久居滬上。紹改七鄉甚著名，其筆蹟有道光二十四年之刻

本陰騭文圖證。光緒時有任渭長之族子任頤，字伯年，山陰人。寓滬，仿老蓮法最勝。吳嘉猷，字友如，江

畫報之風俗畫知名。近年能山水花卉之人，有吳熙載，原名廷鳳，字讓之，號

谷，本姓朱，新安籍。家廣陵。光緒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三。陳元升，號叔齋，又金蛾山，呂石仙，以字行。金陵人。陸恢，字廉夫，號猶盒，吳

十餘等，及今民國之我友吳昌碩，字俊卿，號缶廬，安吉人。住北京。今年六十餘。蕭俊賢，字屋泉，號鐵夫，湖南衡陽人。住北京。今年六十餘。陳衡恪，字師

朽道人。江西義寧人。住北京。金城，一名紹城，字登伯，號北樓，浙江王震，字一亭，號白龍山人。浙等。

民國十一年卒。年四十九。清之以書傳者，固非久歷年代不能下定評。至如高宗到處所留之碑額，姑置勿論。此外碩學大

官之書重於世者，有顧炎武，初名絳，字亭林，真厲鶚，字大鴻，號雙樹，錢塘畢沅，字纘，號秋帆，江蘇鎮

湖廣劉墉，字崇如，號石菴，山東諸城人。乾隆梁同書，字元穎，號山舟，不翁，長翁，翁方綱，字正三，號羣溪，總督。十六年進士。官體仁閣大學士。錢大昕，字及之，又曉微，號辛楣，竹汀，嘉阮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體仁閣大學士。洪臚，寺卿。錢大昕，字及之，又曉微，號辛楣，竹汀，嘉阮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體仁閣大學士。伊秉綬，字鴻臚，寺卿。錢大昕，字及之，又曉微，號辛楣，竹汀，嘉阮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體仁閣大學士。以，號墨痴，福建寧化人。乾隆吳榮光，字荷屋，廣東南海人。嘉慶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道光五十四年進士。官揚州知府。吳榮光，字荷屋，廣東南海人。嘉慶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道光基，字子貞，號東洲，蛟叟，湖南道州人。道光曾國藩，字濂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青主，查二瞻，鄭板橋等之書蹟，亦皆爲世所寶重，有刻成法帖者。後述之篆刻家，亦皆能書，傳於後世。法帖當以康熙之懋勤殿帖，乾隆三希堂帖各二十八卷，及嘉慶成親王詒晉齋帖四卷爲首。民間所刻者，有梁蕉林之秋碧堂帖，笮重光之東書堂帖等，不勝枚舉。乾嘉以後，因考據學及金石學之盛，注重於碑板，法帖之刻遂衰，以至今日。論書之撰述，亦甚多，如魯一貞，張廷相之玉燕樓書法，包世臣之安吳論書，笮重光之書筏，何良俊之四友齋書論，趙宦光之寒山帚談，梁同書之頻羅菴論書，朱和羹之臨池心解，周星蓮之臨池管見，魏錫曾之書學緒聞等，皆其著名者。書人傳則祇有吳隱之古今楹聯彙刻小傳等耳。

篆刻在清大興，足以光耀文運。順治康熙之間，吳門顧苓，字云，與徽州程邃，並以印章名於世。自

雍正，乾隆，至嘉慶，秦祖永所稱七家，及西泠六家輩出，始分別篆刻之流派。七家，卽丁敬，字敬身，號龍

人，卒年七十一。錢塘金農，鄭燮，黃易，奚岡，並見。蔣仁，原名秦，字階平，號山堂，又吉羅居士，女林。陳鴻壽，字

秋，號曼生，種榆道人。錢塘人。嘉慶六年貢生。官江蘇海防同知等。西泠六家，卽丁黃蔣奚陳及陳豫鍾。字俊儀，號秋

間之浙派，丁敬身為其祖。陳曼生名高當時，又稱曼派。與之相並者，有安徽之鄧石如，號完白，又笈遊

道人。龍山樵長，鳳水。紹述何雪漁，程穆倩，盛名遠馳，學者亦多，時稱鄧派，又完派，與何程並稱為徽派

或皖派。顧云美以下蘇州之印人，稱吳派，又說文派，漢印派等名。黃景仁，字仲則，號鹿麕，字丕文，號

人之翻沙撥蠟；孫韓，字棟英，號漱石，怡之竹根；魏聞人之紫檀黃楊印等，亦一時之秀也。咸豐同治間，

浙中有趙之琛，字次閑，號獻父，毛庚，字西堂，錢松，字耐蓮，徐林，字問等。近時趙之謙，合浙皖二派稱為浙派。吳讓之

祖述完白。徐三庚，字辛穀，號袖海，又金山民，浙江上虞人。別樹一幟。現代仿石鼓文而變化者，為吳缶廬，此派極流行。我

友陳年，字靜山，號牛丁，浙江山陰。齊璜，字璜生，號白石，湖南湘潭。及缶廬之次子藏龕，原名滄，字子茹，等皆屬

之，是猶畫苑之海派也。因印章之盛行，關於其論著如印人傳記，印譜等亦甚多。周亮工之印人傳，汪

秀峯之飛鴻堂印譜，吳雲之兩鬢軒印考漫存，近時陳簠齋之十鐘山房印舉，吾友慶小山之松月居

士集印等爲著名，其他諸家之印譜，不勝枚舉。字體有懸針，柳葉，鐵線，大白，細白，滿白，切玉，圓朱等目。用中鋒之刀，有正入，單入，雙入等刀法，自乾隆以來，已有言之矣，又因篆刻之盛，石亦隨之而顯。清初出青田，壽山，昌化等石，至嘉道出田黃石。青田石，原出浙江處州青田縣，卽爲凍石。於文三橋之時，除燈光凍外，又有魚腦凍，以嫩潤如新白果之半透明光澤爲最佳，又有帶醬色之斑紋者次之。唯凍石性軟，如山東萊州產者，腐爛不堪雕刻。壽山爲福建侯官之山，其石出於五花坑，宋世已採之，後因其累民坑路遂塞。清初耿藩鎮閩時，搜山採之。康熙間閩人陳日浴等入坑大採其石，佳石漸盡。今以舊藏爲貴。初尙艾綠色之石，旣而將軍洞，芙蓉巖所出之五色石，皆爲世所珍賞。田黃亦爲壽山之石，由田坑出，其石結晶成蘿蔔形，以深黃如蒸栗而透明者爲貴。印材中以此爲最貴重。其白色者爲田白，亞於田黃。又有由水坑山坑出者。昌化石，由廣東昌化縣出，青紫如瑇瑁，但以有紅豔如硃砂斑紋者爲貴，稱爲雞血紅，與田黃並重，以舊坑石爲善。新坑出者，日久變黑。印紐之雕刻，興於清代。清初刻紐之名工，有尙均，楊玉璇，王定，字文安，無錫人。張鶴子等，次之有張溶，字鏡心，號石泉，江蘇婁縣人。郭紹高，號憩山，又號棄翁，吳縣人。道光時，紫檀之雕刻名家，有徐漢，字子滿，號馬文雙，紅豆館。其祖父與沈南蘋爲友，故子瀟乞南蘋畫螭虎，蛟龍，走獸等。

種種印紐，而自刻之。今所傳之印石材，及刻工古奧者尚多，咸同以後，製紐之技亦衰。印色用草麻油見文三橋印史；古時有水印與蜜印，我友楊獻谷爲我言之。

書畫古器物之鑒藏，以乾隆內府爲最盛。其著錄有石渠寶笈，初編已印行，重編存否不
明，三編僅有目錄印行。祕殿珠

林，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硯譜，未刊，又阮芸臺之石渠隨筆，胡敬之西清劄記，南薰殿圖像考，國朝院

畫錄亦記之。其後大概散落人間，唯今尚存清室內府者不少。予往年承陳太傅之力，得周覽其影寫之物。宮城及圓明園之外，奉天之故宮，及熱河之離宮，所收藏者。唯圓明園因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

之變，多所散佚，奉天熱河所藏，於民國元年，送往北京古物陳列所。奉天古銅器八百件，記載於西清

續鑑；翔鸞閣書畫四百四十九件，記載於金瓜圃之盛京故宮書畫記；所稱爲十萬件之瓷器，並見於

文華殿，武英殿之陳列；其在宮城者，於甲午變後，情形如何，不得詳知。高宗深愛名畫，法書，畫中多自

題贊，常用之印，如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鑑賞，乾隆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希天子寶，太上皇帝之寶，

八徵耄念之寶，八旬天恩，三希堂精鑑璽，石渠定鑑，石渠寶笈，寶笈重編，寶笈三編，石渠繼鑑，壽，宜子

孫等，又間用西洋文字之印者。現存內府之佳品，及散佚世間之舊藏品，今皆見之。又有御書房鑑藏

寶，重華宮鑑藏寶，乾清宮鑑藏寶，樂壽堂鑑藏寶，養心殿鑑藏寶，寧壽宮續入石渠寶笈，嘉慶鑑賞，嘉慶御覽之寶等印記。怡賢親王允祥，爲聖祖之第二十二子，最長鑒賞，建明善堂於邸內，收藏古名畫。今日屢見鈐有怡親王寶，明善堂珍藏書畫印記之物，皆爲真蹟佳品。民間之鑑賞家：如梁清標，卞永譽，高士奇，安儀周，孫承澤，宋犖，阮元，孔廣陶，陶臬鄉，顧文彬，吳榮光等，以及近代秦州江蘇之宮本昂，湖州之陸存齋，直隸之端陶齋等，鑒藏皆極盛。梁清標之印：如梁清標，梁清標印，蕉林書屋，蕉林鑑定，蕉林，蕉林祕玩，蕉林珍藏圖書，清勤堂梁氏書畫記，窠定真蹟，河北棠邨，棠邨窠定，卞永譽之印：如式古堂，卞氏令人清玩。高士奇之印：如高詹事，高澹人，江邨，士奇，竹窗，高士奇圖書記，高氏江邨草堂珍藏書畫之印。安麓邨之印：如安岐之印，儀周珍藏，儀周鑑賞，安儀周家珍藏，安氏儀周書畫之章，安定心賞。孫承澤之印：如北平孫氏，北海孫氏珍藏書畫印：承澤。宋漫堂之印：如商邱宋犖審定真蹟，宋犖審定。阮元之印：如文選樓。孔廣陶之印：如臣孔廣陶敬藏，少唐審定，孔氏嶽雪樓收藏書畫印。陶臬鄉之印：如紅豆樹館。吳榮光之印：如臣吳榮光敬藏，吳氏筠清館所藏書畫。凡有此等鈐記之書畫，大抵爲真蹟之佳品，蓋因此諸家之鑒識甚精也。就中以安儀周爲最，儀周曾給事於納蘭太傅之家，以

苞苴之財，而營麤商，富甲天下，其鑒藏可方駕明項墨林。唯儀周沒後，曾幾何時，其子孫將所藏典鬻，長洲沈文懿購其精品，進於內府，餘皆散落江湖間。是等收藏鑒賞之著錄，亦因之而起，予平生參考之書畫錄，今在座者，略舉如次：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 康熙二十一年

高士奇江邨消夏錄 康熙三十二年

姚際恆好古堂書畫記 康熙三十八年

吳子敏大觀錄 康熙五十二年

安麓邨墨緣彙觀 乾隆七年

孫退谷庚子消夏記 乾隆二十六年

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 乾隆四十二年

張鹿樵自怡悅齋書畫錄 道光十二年

胡積堂筆嘯軒書畫錄 道光十九年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畫記 道光二十年

韓泰華玉雨堂書畫記 咸豐元年

孔少唐嶽雪樓書畫錄 咸豐十一年

蔣放菴別下齋書畫錄 同治四年

李竹朋書畫鑑影 同治十年

定遠方夢園書畫錄 光緒元年

陶彙鄉紅豆樹館書畫記 光緒七年

葛景亮愛日吟廬書畫錄 同年

杜鶴田古芬閣書畫記 同年

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 光緒八年

楊恩時眼福編 光緒十一年

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 光緒十八年

邵松年澄蘭室古緣萃錄 光緒二十九年

吳榮光辛丑銷夏記 光緒三十一年

龐元濟虛齋名畫錄 宣統元年

其中過雲樓之物，尚依然爲蘇州顧鶴逸所收藏，惜未得訪覽之機會。龐元濟之虛齋藏品，頗有可觀，今與虛齋爭雄於滬上者，爲蔣孟蘋密韻樓之鑒藏，予曾經閱覽。小萬柳堂舊藏之明清書畫扇一千五十三葉，爲宮本昂字子行，山東知縣與其弟昱字玉甫，直隸知州一生蒐集之物。子行歿後，此物入於吾友廉南湖之手，轉歸長崎富室橋本辰次郎，其清之六家畫扇，藏於日本之學校。揚州蕭氏，亦以富於收藏著聞，唯予未得一觀之爲憾也。今北京天津之鑒藏家，當推完顏樸孫最有眼識；藏品之多，則推顏世清，關冕鈞，楊蔭伯，汪向叔等諸家。予往年歷訪諸家，影寫其尤品，以供研究之資。自來至明之書畫錄，祇列記其品名；高江邨之書畫錄，始開極詳密之新例，後人盡仿之，凡紙之高闊尺寸，圖式畫樣，水墨設色，題跋款識之文字圖章，以至玉池隔水之收藏印記，一一記載，今日遇此等物，足爲鑑識之證據，予平生常實驗之，凡研究古書畫者，不可不閱此書也。若不讀此等著錄，漫然以自己管見鑒定古書

畫，則不免貽笑方家也。觀印不可僅觀印文，須從印鑑而考其物之來歷，西清古鑒、寧壽鑒古之外，民間所收藏，及訪覽之著錄，亦甚多，今試舉其圖譜類，大略如次：

陳經求古精舍金石圖 嘉慶十八年

馮雲鵬等金石索 道光二年

張燕昌金石契

吳雲雨鬻軒彝器圖釋 同治十一年

陸心源千甃亭甄錄 光緒七年

吳大澂古玉圖考 光緒十五年

周韓侯劉北溟荆南萃古編 光緒二十年

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 光緒

陳簠齋古泉匯

端方陶齋吉金錄 光緒三十四年

同 藏石記 宣統元年

吳隱懸龕秦漢瓦當存 宣統二年

長安獲古編

羅叔言古鏡圖錄

同 明器圖錄

同 歷代符牌錄

同 金泥石屑

同 古器物範

同 殷墟古器物圖錄

以上著錄，皆受乾嘉金石學隆盛之影響。集錄金石之文，以王昶之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爲首，又有孫星衍、邢澍之寰宇訪碑錄，劉喜海之金石苑，繆荃孫之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寰宇貞石圖等，又中州山左、兩浙等地方之金石錄，不勝枚舉。關於骨董鑒賞之著錄，有谷應泰之博物要覽，及徐康之

前塵夢影錄等皆精作也。陶齋藏物甚多，迨歿後未幾散佚，予往年在天津見其有名之柘禁十二器，及毛公鼎，又最近流入日本之銅器亦頗多。篋齋有名之十鐘，今歸日本住友男爵所藏，但聞尙有多在濰縣者。

畫傳及論畫之書，在清極多，題跋與論畫詩亦不少。關於文墨書畫骨董之隨筆雜錄尤多。不精讀此等書，則不能詳清代藝術之趨勢變遷。畫傳之書如左：

周亮工讀畫錄 康熙十二年

聖祖勅修佩文齋書畫譜 康熙四十七年

厲鶚南宋院畫錄 康熙六十年

同 玉臺畫史 康熙

張浦山國朝畫徵錄 雍正十三年

魚翼海虞畫苑略 乾隆十年

離垢軒繪林伐材 乾隆四十五年

陶元藻越畫見聞 乾隆六十年

黃左田畫友錄 同年

胡敬國朝院畫錄 嘉慶二十一年

彭蘊璨歷代畫史彙傳 嘉慶

馮津雲歷代畫家姓氏便覽 道光四年

頤道居士畫林新詠 道光七年

魯駿宋元以來畫人姓氏錄 道光十年

馮金伯國朝畫識 道光十一年

同 墨香居畫識 道光

蔣寶齡墨林今話 同治十年

楊峴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同治十二年

秦祖詠桐陰論畫 光緒六年

謝佩禾書畫所見錄 同年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 光緒二十年

寶鎮國朝書畫家筆錄 宣統三年

楊東山海上墨林 民國八年

其中佩文齋書畫譜爲類書之體，凡歷朝至明代論畫及鑒藏之事，皆載之，並且錄明以前之畫傳。上述之書畫錄中，有兼載畫人傳者，繼海上墨林而作者，爲予之禹域今畫錄。評賞之最得中肯者，當推畫徵錄，與桐陰論畫。其他論畫之著作尙多，茲聊舉座右者數十種，以備初學者之披覽焉。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錄

王麓臺雨窗漫筆

王昱東莊論畫

笏重光畫筌

高其佩指頭畫說

唐岱繪事發微

龔半千畫訣

王安節青在堂畫學淺說

宋牧仲朱竹垞論畫絕句

華翼綸畫說

鄒一桂小山畫譜

何良俊四友齋畫論

蔣驥傳神祕要

黃左田二十四畫品

張庚浦山論畫

沈芥舟學畫編

金冬心論畫雜詩

陸時化書畫說鈴

孔石村畫訣

盛大士谿山臥遊錄

方蘭士山靜居畫論

吳修青霞館論畫絕句

錢叔美松壺畫憶

王學誥山南論畫

秦祖永繪事津梁

同 桐陰畫訣

同 畫學心印

戴醇士賜硯齋題畫偶錄

戴以恆醉蘇齋畫訣

葉德輝觀畫百詠

其中畫學心印，爲蒐集前人之說。至於書畫題跋之書，汗牛充棟，姑置不列。學美術者，眞非容易之業也。

畫圖之刻本，除前述畫人之一節外，於圖書集成中有數十冊。其畫皆出名手之筆，鑄工亦精絕。徐子晉謂自兵燹以來，不復見此種珍本，今日尤爲難得。予僅得圖書集成本之熱河三十六景圖詩而影刻之，然惜因去秋東京地震，此版遂歸烏有，唯幸尙藏原本。萬壽盛典與南巡盛典之首卷，有上官竹莊之人物，與王石谷之山水，此與康熙耕織圖之初版，及朱賓古所畫之凌烟閣功臣圖，皆爲名工朱圭手刻，精妙無比。朱圭後之手民，傑出者，爲蔡照。原名照初，字容莊，浙江蕭山人。前述任渭長之四種與沙山舟，在咸豐中爲容莊所刻。其他亞於此等之圖本如左：

欽定授時通考 乾隆七年

皇清職貢圖 院人門慶安等畫 乾隆十六年

南巡盛典圖 院人徐揚畫 乾隆三十三年

汪氏列女傳 明仇英畫 乾隆四十四年

授衣廣訓 嘉慶十三年

鴻雪因緣圖記 汪英福畫 道光二十七年

明狀元圖考 明黃應澄畫 咸豐六年

緝齋畫牘 陳元升畫 光緒二年

蘭石畫譜 吳煥采畫 光緒二十年

百花詩箋譜 五采

文房四寶之玩賞，每隨文運之興盛而更爲發達。康熙中張長人，宋牧仲收藏古墨，著有墨品，周櫟園蓄墨萬種，除歲時嘗以酒祭墨。陸友仁則撰墨史，戴光曾作墨表，金冬心錄墨志。乾隆之頃，金冬心，黃小松，陳曼生輩，皆能自己製墨。又康熙中，徽州有墨工曹素功出，繼程方之後，以紫玉光之名聞於天下。至嘉道間，汪近聖亦最著名。洪楊亂後，胡開文出，製墨亦盛行於世，至今不衰。紙則於康熙中，有杭州良工王誠之所造之闊簾羅紋紙，有名於時。其簾係用銅線織成，製甚精巧。誠之歿後，繼起無

人，遂成絕響矣。此後所製，專有竹簾，卽坊間所稱之狹簾羅紋紙是。然乾隆時之狹羅紋紙堅厚潔白，稱爲良品，至今猶有遺存，背面有印記年月。仿澄心堂紙，浙之側理紙，雲間鞠松之粉箋等，亦乾隆時之佳紙也。前有之金花雲龍五色箋，灑金箋，研光磨蠟花文箋等，亦皆良品。至於玉版，楮確等，爲宣城之產，至今亦不變。小箋則有五色界欄，山水，花鳥，種種新樣，逐年產出。畫絹一名吳絹，盛行於日本，近年則稍遜矣。筆在乾隆之時，梁山舟，蔣山堂等專用羊毫，故羊毫最爲流行，至今亦然。然劉石菴則專用純紫毫，吳門陸榮昌所製，尤爲精良。道光時有名工李馥齋者，以紫穎兼羊毫而造古法卷心之筆。大則可書擘窠，小則可作細楷，朝考廷試皆用之，惜其值太昂，故至今已不多見。但紫穎，狼毫，及羊紫兼毫等筆，今之湖州，杭州，蘇州，上海等處，多有製造。梁同書所撰筆史，敘述詳瞻，可考見其原委焉。端溪之硯坑，自順治三年至康熙二十六年，已開採六次。中以熊文燦及耿藩所掘之石爲最精良。其後康熙三十六年，及雍正三年，復次第開掘水巖。至乾隆四十七年，又開大西洞，所獲有百二十方硯之多。嘉慶元年，復開水巖坑，從大西洞得硯石六千塊，小西洞得硯石千塊。至六年，再開大西洞，其開掘或奉朝旨，或由省府官吏指令，每次各有特種之良材出現。蕉葉白，清產爲多。魚腦凍，冰紋，油涎光，五

采釘，硃砂釘等，並出大西洞。火捺變種之馬尾紋，胭脂暈，及朱竹垞所稱之翡翠紋，麻雀紋，玉帶，計壽
喬所稱之鐵捺，鳳涎，硃砂斑，古斑，蟲蛀，鉅血等，其名皆前代所未聞。歙州產有他種之石，亦能製硯，惜
佳石頗少耳。硯之製作，在清最善雕飾，如丹鳳朝陽，鳳舞蛟騰，龍吟虎嘯，龍馬負圖，海天旭日，五嶽朝
天，天保九如，太平有象，壽山福海，景星慶雲，福自天來，五福奉壽等圖樣，均爲富於美術思想者之所
作也。他若仙桃爪荷，梧桐梅竹，牛鹿鸞雀，鯉魚鵝鳩，黼黻斧鉞，鐘鼎貨布等，或以硯體象其形，或以雕
刻肖其物，鑄工精妙，意匠超絕，真令人驚嘆愛賞，而不自知也。然硯工之妙手，除印人知名之張圻字
一吳外，傳者甚少，文獻無徵，爲可惜也。抑又言之，愛玩硯石者，或喜其潑墨之便，或賞其色澤之瑩，或
鑿其琢製之精，或者其銘款之語，及收藏傳遞之跡，而愛屋及烏焉。然以藝術家之眼光觀之，須以其
雕飾之巧拙，精粗，而論其優劣。就此點言之，予不得不嘆服乾嘉時代之製作也。

清代知有塞外懷柔之必要，乃於順治中建黃寺於北京，以供養信奉佛教之西藏蒙古教徒。復
於雍正帝潛邸之雍和宮，造喇嘛寺。是以關於北方之佛教圖像，無論其屬於元代之梵式，或西藏式，
及宋人仿造之中國式，皆兼採並蓄，一體收藏。然當時主持之人，無美術與歷史之觀念，不能鑑別其

精粗雅俗，分類陳列，以便於研究，爲可惜也。以予觀之，雍和宮所列之佛像，及清初建築之白塔寺塔之雕刻，與陳列於英武殿之清室內廷之金銅象及佛具，其價值適等於去秋遭劫之日本大倉集古館之所藏而已。武英殿之諸佛像，康熙乾隆時所製，頗多精巧之物，然雅俗並蓄，識者病焉。卽稱爲純密瑜珈之像，亦不過從墮落腐敗之喇嘛教，與劣等文化之西藏民族所仿造之樣式而成。其無高尚美術之觀念，於此可概見矣。宮廷佛像而外，其在民間者，有道教像與廟祠像，及南方之佛教石刻，則與明代無大差異。然考其事蹟，卒以僞託附會爲多，故不具論。石刻而外，工藝品之精巧者，有木、竹、牙、角、玉石之雕刻及雕漆等。在清代亦爲空前之發達。雕木多用黃楊、紫檀，而席玩如意、硯屏、筆格、筆筒、硯匣、扇墜、杖頭、拂柄等，多有鐫刻動植物之種種形象。又有施之於屏風、掩障、几桌、書架、廚匣等之裝飾，極應用變化之自由。而嘉定之竹刻，尤爲特色。蓋繼明代松隣、小松、三松之遺業，而突過之。如清初

沈兼，

一名參，字兩之，號無靜道人，康熙十四年卒，年五十九。

爾望兄弟，周乃始，

字萬周，又石文，號墨山。

吳之璠，

字魯珍，號東海道人。封錫祿，

字儀侯。

兄弟等，均一時名工。錫祿、錫璋，竟於康熙四十二年被召爲養心殿侍直。吳之璠則以薄地

陽文爲得意之作，曾作人物花鳥之筆筒，行草書之祕閣。封氏兄弟長於竹根人物，如佛像、梵僧、採藥

仙翁，散花仙女等，極其奇峭清新。雍正間，錫祿之門人施天章亦以技名得供奉如意館。其竹根人物，以古意渾厚，見賞於乾隆帝，官鴻臚寺序班。乾隆間，更有周顯樞字晉瞻，號雪樞，又芝巖者，能出新意，刻山水木石，與猶子周笠字牧山及天章，共稱爲嘉定三藝人。其後名工繼起，而嘉定更爲竹人之淵藪，有竹人傳之著錄可考。總之無論小像，席玩，筆筒，祕閣，扇骨，香筒，詩筒，杖，盃之類，或細巧，或逸雅，皆以竹幹，竹根刻成，極取材應用變化之妙。又兼工刻木之人亦多，此爲晚明至清之特有藝術。嘉定以外，道光時則有歙州方絜，曾以技遊吳越，能刻竹木作人物之小像，或筆閣，筆筒。咸豐中，浙江海昌之袁馨字萊孫居杭州，篆刻之餘，兼刻竹木，並蔡容莊之刻版，亦兼長之。此皆刻竹之能手，著聞於時者。道光中，蘇州有徐某者，用瑪瑙之厚刀，押胡盧，隱起有三小兒鬪蟋蟀之圖，並無斧鑿之痕，宛如天成。余在武英殿之陳列品中，亦曾寓目，確爲珍奇之藝。桃核雕刻之名工，聞於世者，康熙間姑蘇有金老，乾隆中吳郡有杜士元。邱山邑人，有能雕刻胡桃墜者，人物山水樹木，毫髮畢具。亦有雕成十八羅漢，成念珠一串者，流傳至日本頗多。象牙則裝嵌於小屏，小障，龕廚，小匣等之木器上。又有刻作樓閣動植等之小玩具，繡戶開閉，漏空巧密，是雕技之最細巧者也。犀角，苟施以精細之工作，亦能隨其原形，裝嵌於漏空雕飾

物之上。石之雕刻，其大者如宮殿陵墓之華表，石獸，碑頭，石楹，及種種之建築裝飾。其最易見者，如殿前之石獅子，亦隨琢工之技藝與想像，而成各種不同之形態。有獅頭稍傾斜者，或係明代以後新出之式樣。又殿陛之雲龍，呈浮雕之花文，具森嚴之姿態，有凜然不可犯之勢。其小物之雕刻，亦極玲瓏之能事，如上述之硯，其最精細者也。又有就石之原形，不假雕琢，而成天然之圖畫者，尤可寶貴。故唐代詩人元微之及僧無悶，有詠「山林石屏」之句，宋歐陽修，亦有用「山松石屏」入詩，蘇東坡詩，亦多「月石風林硯屏」等字，陶穀之清異錄，亦曾言「玉羅漢石屏」，其名貴可想見矣。此等石，多產於虢州之朱陽縣，而明州奉化縣之石，亦有寒林煙霧朦朧之狀，濃墨點染高林之態。安徽無爲軍之石屏，亦與此相似。明陳眉公最愛之，常見如董巨所畫之石屏，名曰「江山晚思」。李日華亦有荆關董巨之想，而愛大理石屏。即阮元所稱石畫是也。晚明以來，始見於世，其產地在雲南大理府之點蒼山，故以名焉。該山十有九峯，徧產是石，而以第十之中和峯山腰所產者，最爲佳妙，白質黑章，雅有落霞霜楓之斑紋，最爲珍貴，如鋸斷得宜，則董米石濤所畫之山水，亦無以過之，或雜楓林紅葉，或著春江鳧鷖，或點晚空歸鴉，種種奇景，纖細畢呈。裝之於屏，榻几桌之中，嵌之於楹聯壁匾之上，甚饒雅

趣。道光中，阮元開府滇黔，採獲最多，嘗著石畫記，於該石採掘鑒別之法，言之頗詳，至今收藏家猶能道之。自清代征服新疆而後，產玉名區，古之于闐，即今和闐之崑崙山；古之沙車，即今葉爾羌之玉河，皆入版圖，所謂水料，子兒等玉，皆滿載柳筐，負於駱駝氈背之上，遠道以貢獻於京師，朝廷且設有專官，徵收玉稅。其材料之豐富，遠非玉窟甘肅賀蘭山未入牒圖之明代所能比擬。又緬甸所產之翡翠玉，亦從雲南輸入。所謂九色玉者，即璧玉，如玄澄水；碧玉，如藍靛沫；瑋玉，如青鮮苔；璵玉，如綠翠羽；璫玉，如黃蒸栗；瓊玉，如赤丹砂；璫玉，如紫凝血；璫玉，如黑墨光；璫玉，如白截肪。專就色澤而言，已有各種不同之形態矣。玉材之產額既多，而玉器之製作，亦因而大興，槌碎鋸鑿之後，再施以旋車，鐵鑽，解玉砂等精細工作，即成餅爐，盃，盃，如意，筆筒，筆格，墨床，硯滴，水壺，書鎮，貝光，印章，印色池，及古玉之仿造物等件。餅爐往往有盈尺之大，肖形花文，取材設色，或隱起或漏空，有如細髮，有如薄紙，巧驚神鬼，技奪天工。乾嘉文物之盛，誠超越百代者矣。後有製品，多被美國美術館重價收去。日本亦頗有流傳。惜玉琢良工之名，煙沒不彰，就吾人所知，僅乾隆時有長洲朱宏晉，字用錫，號冶亭。以善刻金銀，瓷竹，牙角，雕漆各種器皿得名。而於琢玉尤為擅長，能於象牙，玉石，玳瑁，蚌殼，木竹，磁器等硬體物上，雕成極精細之

花鳥樓臺亭橋等形狀，惟妙惟肖。又能裝嵌於漆器之細工，其藝之精且博，得未曾有，殆謝佩禾所謂周翥之類，庶幾近之。

雕漆，在清代亦極發達。京師及蘇州等處，多有精品，今亦繼續不衰。但其成品，鋒芒太露，微嫌無渾厚之趣。惟乾嘉時內廷之物，雖屏障几榻，廚匣壺瓶，亦有奇壯巧密之雕刻，令人至可驚異。但道光咸豐之後，則寢就衰落，蓋由宇內多故，無暇致力於此也。金漆，彩漆，平脫之類，以福建廣東所產爲最佳，然明代由日本傳人之描金，縹霞等精品，亦不多觀。福建之金漆，外觀雖稍相似，但高雅華美，則遠不逮，即漆工亦非篤守明代之成法，殆與上述仿造喇嘛教之佛像石刻，同有江河日下之慨也。織物亦仍仿明之制，無甚進步。清代盛時，曾置官於江寧蘇杭督理之。故康熙雍正乾隆時代之錦綾，與瓷器，其花文之繁縟，設色之雅緻，同以精良華麗著稱。即今清內廷之褥枕，與大官之禮服，書畫之裝璜等，多所存留，可考見其製作之精焉。其所刺繡之樓臺花鳥佛像等屏幅壁衣，亦極纖巧華美之能事也。然如上所述各種精美之藝術品，苟不於物力豐阜，兼以帝王注重儀飾之隆盛時代，以督成之，則無由發見。而欲以此期之財物艱窘之民國，自是不可能也。現在杭州等處，多由日本傳入飛機式之

織機，以造日常所用之錦綾耳。蜀錦古昔爲最有名，今果何如？愧予足跡未履其地，不能考察其狀態而詳述之，誠爲遺憾。

清代工藝品之最偉大者，更有與明代相同之瓷器，此物多由景德鎮所造。於順治十一年設有御器廠，然順治十七年卽中止。復於康熙十九年派遣內務府官駐廠督造。如仿古禮器之尊，壘，彝，卣，觶，爵之類，與硯屏，墨牀，書滴，畫軸，祕閣，鎮紙，筆管，筆洗，筆牀，筆格，筆筒等文房通用之品，龜蛇龍虎連環等紐之印章，印色池，尊觚，膽餅，及截半挂壁之花器，盞壺之屬，盃盂盤盃之類，崇卑哆弁，方圓稜角，無美不備。至於香爐，枕屏，牀屏等品，則定汝官哥均諸窯，對於前明所遺留之精品，無不仿製。霽紅，礬紅，珊瑚，桃花，霽青，粉青，葱青，豆青，天藍，鸚哥，羊肝，豬肝，茄瓜，蒲萄，鵝黃，蜡黃，鱗皮，茶花，月白，填白之諸釉，櫻眼，橘皮，蟹爪各種色澤，細碎悉備。金銀漆黑雜色之地，兼施以人物，山水，花鳥，各種寫意之繪畫，凸花，暗花，花果，象生之雕刻，無不精美。琢玉，髹漆，餞金，螺鈿，竹木，匏蠡之諸形，亦能摹之。種種巧技，畢呈於瓷器之中，其變化不可端倪，誠造化之神祕，文明之極軌，自有陶器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康熙間，江西巡撫郎廷助所督造之器，現霽紅色，稱爲郎窯。至康熙末雍正初乃罷。然由雍正六年，再有

內務府官駐廠督造，又有佳品製成粉彩、影青，卽雍正時所造之特長也。此時大將軍羹堯督造之器，則稱爲年鑿，有一種攀紅之小瓶、盃，堪與康熙之郎鑿比美。自乾隆八年督造之事，歸九江關總理乾隆之器，以夾彩見勝，而其中人物之巧緻，有過於康雍。又有署古月軒之款者，其彩繪甚精，具濃淡極優秀。杏林春燕、疎柳野鳧等，明朗清楚，饒有韻致。古月軒者，在昔有種種傳說，然細考之，乃宮中之軒名。蓋當時御用之物，必將盜胎移於京中，使供奉內廷之畫工，施以彩繪，然後燒之，此則較可信耳。吾人從圖畫之筆蹟，亦可考察其年代之變遷，大抵康熙之人物，則似陳老蓮、蕭尺木，山水則類王石谷；雍正器之花卉，則屬南田派；乾隆時歐風東漸，花文兼施以規矩之錦地，其花卉屬蔣南沙、鄒小山之風格爲多；道光時人物，則有近於改七齋；嘉道之諸品，承乾隆之餘緒，別無特別顯著者。咸同以來，因髮匪之亂，而藝術之發達幾中絕；至於光緒之季，稍復舊觀，於是景德鎮之瓦鑿，得重行製造，至今不絕，但如御器廠所出之精，則邈不可得矣。廣鑿，在肇慶府之陽春。近時陽江之鑿最盛。山東之博山鑿，江蘇之宜興鑿，亦皆繼續有出產。建鑿，在德化縣，所出以白瓷最著名。陽羨之砂壺，亦無改變，今尙製有筆洗、水壺之類，鐫刻山水花卉、蘭竹詩文，亦有輸出日本，爲茶客文人所賞玩，其作者爲陳曼生。

於宰是地時所造，故世稱曼生壺。此後則淺就衰落，無復當年盛況矣。可附於瓷器項下而述者，更有玻璃器。山東博山縣附近，多產英石，故有製造玻璃工廠之設。康熙時所設置之北京玻璃廠，其材料亦取自博山，製造而成也。所成之器，如盃、孟、盤、盪、洗瓶之類，皆精巧絕倫。其最奇巧之小品，首推鼻煙壺，鼻煙乃一種粉末，可供鼻嗅之煙草，明萬曆中利瑪竇氏帶來，始流行於中國。雍正三年，羅馬法王貢獻玻璃瑪瑙及各寶之小壺，五年及乾隆十七年，葡萄牙王亦有貢獻，遂更推廣，宮廷貴戚尤愛好之，即乾隆帝亦屢頒賜羣臣，後遂普及於天下。其裝置之小壺，多用玻璃製造。鼻煙壺，在乾隆時雖盛行，但淨素者頗少，大抵係屬套製。所謂套製者，是以凝脂、霏雪、藕粉三種之白玻璃爲地，其上重套以紅藍黃綠黑色之玻璃，兼施以龍鳳蟠螭魚雁花草之雕琢。或亦有用藍綠黑色之地套白色，內中亦稍有紅地套藍者。套色以一采色爲常，然二采，三采，四采之兼套，亦未嘗不有。又地之上，亦有二三采色之重套者，其光采奪目，巧緻驚人，之處實不少，俗稱爲辛家皮，袁家皮，又有稱爲勒家皮者，蓋於藕粉霏雪之地，套入紅紫蒼翠之色，此由於造家所起之名稱也。此等品物，亦以古月軒所製最爲精巧，仙山樓閣，珍禽奇獸，極爲精美。又有稱爲桃花洞，點綴五色，呈諸星燦爛之狀。瓷器之鼻煙壺，則不如

玻璃之多，但雍正之瓷器鼻煙壺，亦有橢圓形，或八角形，以青花，夾紫，釉裏紅爲主。乾隆之物，則較扁，以雕瓷或五采之人物爲多。其外亦有用蚌珠或紅黃白玉，翡翠，瑪瑙，琥珀，珊瑚，松石，端石，及各種異石，裝嵌而成者，集合之，亦足成爲一種古董之樂趣。近時美國波士頓有單獨集合此種物件之博物館。珞珈器，昔所未有，康熙十九年始命工部設工廠製造，惟事屬創舉，成品頗劣。透明之珞珈，則不多用。當時所製之天香爐，燭臺，花瓶等，今仍多遺存於北京之武英殿及寺廟，遊覽者猶或見之。喇嘛教之佛具，亦用珞珈不少。惟廣東肇慶府之陽江縣有輸入西洋之法，亦係造珞珈器者，俗稱洋瓷窰，所製較爲精巧也。關於窰工之專書，至清代始有撰述，乾隆三十九年朱琰之陶說，實爲創作。其後吳槎客之陽羨名陶錄，藍浦之景德鎮陶錄，程哲之窰說，唐英之窰器肆考，近則寂園之陶雅，許守白之飲流齋說瓷等，亦次第撰述。此皆研究瓷史者所當必讀之書也。

建築爲專門學術，予素未研究，不敢妄談，然關於上古之制作，可於經傳中尋繹其變遷，如武梁祠中所留漢代之石刻，及魏晉六朝之石刻壁畫，可考見當時文物之盛，即唐宋元明所遺存之塔廟圖畫，亦可見佛教流傳之廣，與藝術進步之迹焉。其撰成專書，以譚建築法者，則宋之營造法式，與明

崇禎四年計成所著之巧奪天工二書，今尙完整。吾人觀於日本之建築，即可推測中國歷代建築之變遷矣。清代偉大之建築物，今尙有存者，如曲阜之孔廟，明清之諸陵，國子監之辟雍宮，天壇，祈年殿，圓明園之玻璃塔，西山臥佛寺之牌坊，萬壽山之銅樓，及北京，熱河，奉天之諸宮殿，並各處之寺廟亭觀等，其形式之變，輪奐之美，雕刻之工，彩繪之麗，惜非余拙筆所能詳述也。

